

GA306_瑞士教师课程_1923

GA306_儿童变化的意识和华德福教育作为教学方法实践的基础

1923 年 4 月在瑞士多纳赫施泰纳八次演讲

译自德国的 罗兰·埃弗里特

在这里，施泰纳提出了一个关于华德福教育和儿童发展的彻底和可理解的图景。本卷将为家长和专业教育工作者提供关于华德福教育的良好介绍。这一卷也被称为《瑞士的教师课程》。这八次讲座是由罗兰·埃弗雷特从德文翻译而来，由罗纳·埃弗雷特编辑，讲座于 1923 年 4 月中旬至下旬在多纳赫举行。在鲁道夫·施泰纳的作品集中，载有德文文本的一卷题为：《从人文科学的角度看待教育实践》、《儿童和年轻人的教育》。(第二卷)306 在书目中)。

GA306_瑞士教师课程 目录

序言 道格拉斯·斯隆

第 1 次讲座 1923 年 4 月 15 日 多纳赫

【内容提要】教育要重新获得一颗新的心，必须发生什么？知性的时代已经达到了对人的片面看法。它的发现是基于当精神和一些灵魂力量被忽略时变得明显的东西。一个不够真实的灵魂构成的许多要素已经进入当今世界的科学观点。为了达到人类，需要活生生的想法。在教育实践中，需要考虑人的整个生命。

第 2 次讲座 1923 年 4 月 16 日

【内容提要】了解成长中的孩子——前三个能力：走路、说话和思考。从静力学和动力学的角度来看，命运的编织是隐藏的。孩子从环境中吸收周围环境中的灵魂元素。通过思考，它掌握了外在世界的本质。

第 3 次讲座 1923 年 4 月 17 日

【内容提要】模仿作为一种自然规律。对周围世界的宗教信仰。通过孩子的走路、说话和第一次思考，地平线（视界）得以拓宽。通过语言的媒介接近艺术元素。孩子需要画面的，而不是逻辑的方法。在第二个生命期，接受权威成为一种自然的法律。随着牙齿的变化，记忆开始从孩子的习惯生命中发展出来。呼吸和血液循环在节奏系统中的交织在一起，在第九和第十年，通过它，孩子掌握了音乐力量。青春期。节奏系统的性质。

第4次讲座 1923年4月18日 游戏 画画 元音与辅音 九岁之变 植物 动物

【内容提要】模仿的阶段游戏的重要性。把游戏转化为工作，画画和素描的活动，写出来。学习阅读。演讲。元音和辅音。生命的主要时期，特别是第九年。自我和周围的世界。第一自然研究。从尘世的角度看植物的世界。动物的世界作为一个展开或传播的人类世界。

第5次讲座 1923年4月19日 多纳赫

【内容提要】七至十四岁之间孩子的感受的生命。权威的性质。孩子的意志生命。九年级前后幼儿对画面的元素的体验。课程中的艺术的元素，人类成员在生命过程中的不同特征。十二年后，因果关系的感觉开始发展。孩子现在已经准备好接受矿物学、物理学和历史因果解释的课程。过早的判断的有害影响。九年左右的危机。色彩的感知和灵魂的灵活性。学会阅读，知识向能力的过渡。

第6次讲座 1923年4月20日 多纳赫

【内容提要】个体与身体社会的关系。三种基本美德：感恩、爱和责任感及其发展。需要在课程中引入“灵魂呼吸”的元素。严肃和幽默。一种包容的生活态度应该渗透到老师的灵魂和精神中。教育和治疗。教育是自我教育。老师需要培养无私。教育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机构在社会发展中意义不大。在社会领域工作的两项指导原则。

第7次讲座 1923年4月21日 多纳赫

【内容提要】在应对现代生活的需求时，特别是在第十二年之后，需要妥协。通过感恩意识和爱的能力，展开了第三种根本美德，即责任感。在第十二年之后，特别是青春期之后，教育必须进入实践活动：男孩和女孩在编织、缝纫、编织、纺纱和装订方面的课程。引入简单的机械和化学过程用于技术和随后的渗透物理

身体的灵魂和精神力量。由于考试工作的压力，缩短了可用的上课时间。
唯物主义的悲剧。

第 8 次讲座 1923 年 4 月 22 日

【内容提要】根据课程中提出的原则管理一所学校。必须平等地考虑身体、灵魂和精神。教育的卫生和治疗方面。三个主要系统的交织和相互作用：神经和感官，节奏系统，营养和运动。第一个七年期间的儿童疾病。第二个七年时期是最健康的，因为节奏系统辐射到孩子的整个有机体，而节奏系统永远不会厌倦。学院会议是学校的命脉。学校的医生。如何对待各种性情。整个学校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必须反映整个学校的精神。主要课程中的间歇期。语文课。体操和优律诗美。整个人类有机体面向音乐的力量。华德福教育是全人类的教育。

GA306__瑞士教师课程 序言

道格拉斯·斯隆

1919年初，德国斯图加特的华德福阿斯托里亚烟草公司的主管要求鲁道夫·施泰纳就现代世界需要哪些新的社会冲动问题向工厂工人讲课。作为对讲座的回应，工厂工人要求鲁道夫·施泰纳进一步帮助他们根据他为他们开放的人类和社会的知识为自己的孩子发展教育。到4月底，也就是同年春天，决定为工人的子女建立一所新学校，即第一所华德福学校。

今天，华德福学校运动（也称为鲁道夫·施泰纳学校运动）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独立学校运动之一。1984年，全世界有300多所学校，遍布欧洲、美国、加拿大、南美洲、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到1995年，也就是华德福运动七十五周年时，几乎四十个国家有600多所学校。基于对人的全面和综合的理解，对儿童发展的详细描述，以及在每一点上寻求智力、情感和伦理发展统一的课程和教学实践，华德福教育值得每一个关心教育和人类未来的人的关注。

这本书是一本八次讲座的速记稿，加上一篇关于优律诗美表演的介绍，最初是速记的，由施泰纳于1923年4月在瑞士多纳赫给了一群来自几个欧洲国家的华德福教师和其他人——他特别提到了捷克代表——他们在早期也对华德福教育感兴趣。今天的读者可以很容易地感觉到积极参与的质量，贯穿于这些讲座中，鲁道夫·施泰纳探索了华德福教育的基本原则，同时，根据需要，在运动的早期开始时，当第一所学校还没有五岁时，就会遇到一些具体的问题。读者也立即对当今教育的核心问题进行了丰富的讨论。也许这个前言对读者最有帮助的贡献只是强调其中的一些问题。

鲁道夫·施泰纳对人类的整体理解是所有华德福教育的基础。可以肯定的是，现代世界几乎所有的教育改革运动都声称关注“整个儿童的教育”，以这种方式，华德福教育也不例外。然而，在华德福教育中，这一说法并不是一般的。相反，人类的许多层面——身体、情感和智力，以及这些层面的独特特征和无数相互关系——都是以非常谨慎和精确的方式呈现的。此外，他们对课程、课堂和更大的社会的实际、具体的影响是以各种方式详细发展的。

在谈论整个人类时，鲁道夫·施泰纳经常使用身体、灵魂和精神的传统术语。尽管这一术语具有古老的传统，但对于许多现代读者来说，这一术语最初可能会引起一种奇怪的注意，特别是对于大多数现代教育工作者来说。然而，同样的读者也不会对希腊“灵魂”这个词产生任何困扰，“灵魂”这个词在现代词汇中有着坚定而熟悉的地位，就像它最近的同类灵魂一样，变得有些陌生和陌生。而“心身”是一种对身心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的复杂意识的自我表达，然而，这个词很少被阐明，而且通常涵盖的范围比它揭示的要多。细心的读者会发现，鲁道夫·施泰纳以一种精确的、真正的非传统的方式利用传统术语来探索和描绘人类的基本维度和功能，而这正是他时尚的希腊人的心理和心身倾向于概括和模糊，而现代教育文学却完全忽视了这一点。至少，读者最好使用传统的术语，并测试它是否确实准确和真正有效地使用。

然而，鲁道夫·施泰纳并没有以任何方式限制自己使用传统术语。许多读者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熟悉施泰纳关于儿童发展的详细描述。他们可能会认识到，施泰纳的描述的许多方面后来得到了证实，在某些领域，由独立于他工作的教育和发展心理学家填写(Gesell 和 Piaget 想到了)。读者也可能注意到一些重要的差异，加上明显的重叠领域，邀请华德福教育者和非华德福教育者之间的对话比以前更多。同样，施泰纳认为早期学前教育的重要性，特别是因为它关系到一个人的整个生命——已经成为几乎所有发展心理学的普遍现象。然而，没有人探索这些早期的教育意义，充分和关心实际的课程和课堂实践，标志着施泰纳的工作。在这些讲座中的一个例子是，他关心地描述了儿童学习站立和行走、说话和思考的教育和发展重要性——所有这些都是独立的——以及他指出这些早期成就对个人一生的影响。

施泰纳关于儿童发展的叙述的中心是，儿童以特定于儿童的身体年龄和发育的方式来了解世界，这是随后了解其他方式的基本基础。施泰纳指出，最主要的方式是，非常年轻的学龄前儿童通过身体、感官活动来了解世界，而其他人则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了解世界。这是一种即时的、参与性的认识方式，儿童通过体育活动，最重要的是，通过模仿、模仿和游戏，首先了解并使世界成为自己的世界。

在施泰纳对儿童参与性、模仿性知识的描述与其他人自他去世以来所完成的独立调查之间有许多有趣的潜在接触点，这些接触点既不熟悉施泰纳更一般的工作，也不熟悉华德福教育；这些接触点也为华德福教育与其他人之间的富有成果

的交流提供了希望。例如，施泰纳强调的游戏、模仿和活动作为所有后续知识的基础的重要性，甚至是正式的分析认知的重要性，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已经被许多发展心理学家详细地发现了。例如，库尔特·费舍尔写道：“所有的认知都是从行动开始的。童年和成年的更高层次的认知直接来源于这些感觉运动行为。。。。”皮亚杰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写道：“在这个最模仿的阶段，孩子模仿他的整个存在，认同他的模型。”许多年前，在这里转载的讲座中，鲁道夫·施泰纳以其令人震惊的表达，更多地以对教育的实际影响为中心，说“在某种意义上，幼儿实际上只是一个伟大的感官，”模仿和吸收它的整个环境。

施泰纳在这里描述的那种深刻的认识似乎类似于那种认识，即认识科学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后来用“心照不宣的认识”来描述：一种在做的过程中认知的，一种主要存在于心理学家劳伦斯·库比和其他人所称的“预先意识”中的知识。”施泰纳在这里描述的那种深刻的认识，似乎类似于科学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后来用“默契”来描述的那种知识：一种通过做而知道的，一种主要存在于心理学家劳伦斯·库比和其他人所称的“前意识”中的知识。此外，施泰纳在这些关于幼儿的讲座中表达的概念是“感觉器官”，其中意志力量正在发挥作用，这与现象学领域的所有研究者直接相关，而意向性或意愿是所有经验，包括知觉的核心。正如施泰纳还强调的那样，这种对儿童的早期参与的意识包括道德和宗教，因为它涉及到与环境、与他人以及与自己的存在经验的参与。它是一种认识，涉及到知识者的存在，它是菲利普·菲尼克斯所说的“学会和人一样生活”的基本基础。”这是一种真正的知识，正如波兰尼和施泰纳所强调的，它总是以更抽象、更理智的知识为前提。事实上，鲁道夫·施泰纳对孩子第一次数学经历的描述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至关重要。施泰纳指出，幼儿最初是如何在自己早期的身体运动中经历过一次活生生的、但预先意识到的数学经验的，一次经验施泰纳很好地描述为“身体几何”，一次活生生的经验，然后成为后来抽象的、数学概念思维最终发展的基础。很明显，这种预先意识的、默契的、以生活经验为基础的充分发展对于在以后的岁月中出现真正强大和有洞察力的抽象概念是必不可少的。

鲁道夫·施泰纳比其他任何处理过这一问题的人都更详细地阐述了幼儿参与、默契（使用波兰尼的教育术语）的含义）。积极地说，这意味着教育者对学前儿童的首要任务是提供一个值得儿童模仿和与之互动的环境和人。消极地说，这意味着每一次教幼儿分析、概念思维的尝试——在更早的年龄教阅读、计算和计算机技能的广泛努力——都是为时过早的，而且是一种破坏性的入侵，威胁到在以后生活中真正强大、创造性和自信的思维所必需的隐性知识的充分发展。虽然现代教育的主要趋势是继续“热屋”幼儿获得成人阅读和计算技能，但一些重要的教育工作者，如大卫·埃尔金德，开始指出，正如华德福学校一直做的那样，这对儿童最终的教育成长乃至身体健康有多大的破坏性。

在小学阶段，鲁道夫·施泰纳指出，当感受的生活成为主导时，孩子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孩子生活在感受中，这些现在成为孩子认识世界的主要方式——通过感觉、图片的、丰富的图片制作能力，这些让节奏、感受的生命成为可能。也许可以说，虽然学前儿童的智力首先在儿童的身体的生命中觉醒，但小学儿童的智力现在主要在感受的生命中觉醒。施泰纳明确指出，这些年，当想象力出现在孩子的牙齿变化和青春期之间的中心。一些教育工作者显然已经开始认识到，

牙齿的变化可能确实是一个重要的信号，表明儿童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水平。施泰纳说，这是一个信号，表明儿童的力量，以前参与身体成长，现在成为一种新的方式，以富有想象力的思维，因此，需要滋养和培养想象力。

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图像在所有思维中的重要性。每当我们想解释、理解或整合我们的经验时，我们必须求助于我们的图像。我们的图像给了我们我们的世界，我们世界的种类和质量取决于我们接近和理解它的图像的种类和质量。在孩子生活和了解世界的学校期间，一个富有想象力，感受生活，强大的形象塑造能力要么得到发展，要么没有发展。正是这种至关重要的画面制作能力赋予了逻辑和概念思维的生命和洞察力。因此，小学教育的首要任务是教育和滋养儿童的形成图像能力，并引导他或她发展强大、灵活和有洞察力的概念能力，只有发展想象力才能成为可能。

在这里，在认知和教育的道德维度以另一种方式出现。我们对我们给世界带来的那种形象和我们做这件事的方式负责。我们负责帮助儿童发展自己强大的形象塑造能力。在现代美国教育中，它几乎完全强调功利主义、解决问题的技能，完全忽视了孩子想象力的发展。同时，通过电视、电影、文字化的绘本书和详细的玩具，所有这些都没有留给孩子自己的想象力，这些往往是最平庸的，甚至是暴力和强迫性的，孩子们越来越容易被自己的思想和感觉充满现成的、提供的图像——别人的图像，

因此，施泰纳强调，在小学阶段，教育的重要性是彻底的艺术性质。在这些讲座中，他明确批评了任何片面强调情感的发展而忽视智力发展的重要性。他还批评了所有的学习都应该是游戏的荒谬概念。在这方面，他超越了目前所谓的认知教育和情感教育的党派之间的分裂。)与其强调艺术而不是知识的主题，他的主要关注是将智力、情感和对意志活动的默契活动结合在一起。因此，每一门学科，特别包括数学和科学，都应以一种富有想象力、艺术的方式呈现，与儿童交谈，并滋养他们自己的想象力。在华德福学校寻求的教育中，声音、音调、故事、诗歌、音乐、运动、手工、绘画和色彩，以及直接认识活生生的自然和其他人，渗透到教育学和这些小学岁月的课程中。

正是这样一种最充分的艺术教育，在青少年和成人时期产生了强大的概念理解的力量。其他人，如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黑德和约翰·麦克·默里，已经认识到形成图景和小学中感受的生活的中心地位，并敦促这些年来，所有教学都以一种艺术敏感性和方法为特征。甚至约翰·杜威在他最近的一本著作《艺术作为经验》(**Art as Experience**)和后来的一些文章中，也谈到了艺术是众所周知的主要模式，以及将“教育视为一门艺术”的重要性。”在这些著作中，杜威看到了艺术的教育对所有思想是多么的重要。杜威写道：“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的制作可能比那些以知识分子为荣的人所进行的大多数所谓的思考更需要智慧。”但杜威从来没有发展出他自己认识到艺术意象体验的中心性所产生的教育意义，而美国教育——尽管它被杜威的另一个更狭隘的解决问题的技巧所迷住——完全忽视了他后来对艺术想象和教育作为一门艺术的强调。直到现在才有迹象，就像埃利奥特·艾斯纳的作品一样，一些教育家开始认识到，一种艺术的、富有想象力的教育方法是多么的必要。在这方面，华德福教育凭借其 75 年的经验，可

以对目前的教育对话作出重要贡献。当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担心我们的学校做一切必要的事情来发展真正的自信和创造性思维时，华德福教育对想象力、创造力和自信的最深层来源的重视变得越来越明显。

也许这些讲座中的另外两个要素，直接涉及美国当前的教育问题，应该简要讨论。这与当今许多家长和公众人物的要求有关，即在美国学校对宗教和道德教育给予新的关注，以及通常被称为“教学价值观”的要求。”在这些讲座中，鲁道夫·施泰纳强调了以一种与习俗截然不同的方式思考宗教和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在这些讲座的某些时候，读者会注意到，鲁道夫·施泰纳和第一所华德福学校必须努力解决德国目前关于宗教教育的法律要求所带来的困难和具体问题。即使在讨论这些具体问题时，鲁道夫·施泰纳显然也拒绝任何形式的灌输或抽象宗教概念的空洞教学。相反，他强调老师的重要性。这个孩子在最初的几年里给自己的生命带来了一种自然的施泰纳暗示着一种自然的“身体宗教。”教师的宗教伦理任务是以实物来回应——为儿童提供一个值得儿童感激模仿的事物、人和态度的环境；“教师的任务是通过他们的行动和一般行为”，为儿童创造一个值得信赖的现实。

作为小学儿童富有想象力的生命之花，在向儿童提供美的体验、公平的体验、对生命的敬畏以及教师赋予生命的态度和行为方面，将再次寻求基本的伦理——宗教教育。教育的真正伦理和宗教层面与灌输、空洞概念的教学、“你的”态度无关，而是与感恩、爱、奇迹的实际经验、对自己的生活任务和行为感兴趣，以及对发展中个人价值的认可无关。施泰纳写道：“我们不应该太在意自己教孩子们的道德观念，而应该努力了解我们作为教师和教育者应该如何自我约束。”

这指出了美国教育中另一个当前的关注问题，即需要认识到人和教师（和家长）在教育中的重要性。最近美国教育改革的许多呼吁都指出了教师在我们文化中的地位低下，以及纠正这一点的必要性。在这些讲座中，和其他地方一样，鲁道夫·施泰纳有很多至关重要的东西要说。在这方面，他对儿童真正权威的体验（而不是威权主义）与在以后生活中发展自由和自决能力之间的复杂和必要关系的讨论与当前的教育问题特别相关。

也许还应该在结论中指出，鲁道夫·施泰纳在这些讲座中向那些至少了解人类观点的人讲话，他的讲座是以人类为基础的。因此，偶尔，人智学这个词出现时没有解释，第一次见到鲁道夫·施泰纳和华德福教育的读者可能很难理解什么是什么意思。人智学是鲁道夫·施泰纳(Rudolf Steiner)用来描述将整个人类理解为身体、灵魂和精神的方法的术语；起初，对现代眼睛来说，一瞬间的反思将表明，这个词并不比更熟悉的词人类学更困难，只是“爱”与希腊语中的“人类”或“人类”(humanos)一词相结合，而不是希腊语中的“理性”或“智慧”。在其他地方，施泰纳表示他希望人智学不会被理解为木制和字面上的翻译，但它应该被认为是“对我们基本人性的承认。”华德福教育的基础正是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华德福教育的核心是坚信每个学生，每个人，都是一个具有无限价值的个体，进化的自我——一种人类精神，因为精神的本质，施泰纳坚持，是在个体自我的秘密中找到的。正如英国华德福教育家约翰·戴维(JohnDavy)所观察到的，在一个怀疑的时

代，这并不是一种时尚的观点，但它与所有关心我们孩子的教育和进化人性的人有着天然的亲和力。

这个前言只试图触及这些讲座中的一些财富。然而，这一讲座周期本身远不是对华德福教育的详尽描述。对于那些想进一步探索的人，特别推荐 Rudolf Steiner 的以下讲座周期作为对华德福教育的介绍：儿童教育和早期教育讲座；华德福学校的精神；以及童年王国。施泰纳发表了其他关于教育的系列讲座，需要更深入地熟悉华德福教育和人类学。

另外还特别推荐其他人介绍华德福教育：《打开我们的道德之眼》中所载的 Mary Caroline Richards, “公立学校和全民教育”；A.C.Harwood, 《童年时期的人的恢复：鲁道夫·施泰纳教育工作的研究》；Majorie Spock, 《作为一种活泼艺术的教学》；Frans Carlgren, 《教育走向自由》。

道格拉斯·斯隆 师范学院，哥伦比亚大学

GA306__瑞士教师课程 第1次讲座 人的本质的全面理解

1923年4月15日 多纳赫

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朋友们：

在本次会议开幕之际，我谨向各位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它的建筑和室内设计的艺术形式将不断地提醒人们，从这个歌德馆进入世界的意图是什么。然而，新年之夜降临在我们身上的不幸，给所有热爱这座建筑的人造成了如此严重的痛苦，夺走了我们的歌德馆。因此，在目前，我们必须培育精神——没有它的适当的地方家园——在这个材料、艺术的鞘之中，这个精神将支配其它。

我非常高兴地欢迎你们中那些来自瑞士的人，他们通过你们的到来展示了你们对我们的教育目标的兴趣，尽管他们最近在瑞士受到了敌意。我怀着同样的喜悦和满足，欢迎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许多华德福教育(Waldorf Education)的朋友——或那些希望成为其朋友的朋友。你的出席向我证实，教育涉及我们这个时代最关键的问题之一，只有在教师职业的不同成员看到这一点时，它才会得到它所需要和应该得到的动力。

此外，我欢迎你们中那些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他们通过你们的存在表明，在多纳奇正在努力的不仅仅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而且也是全人类都关心的问题。

最后，我想向我们的朋友，华德福学校的老师致意。他们来到这里的主要目

标是从自己的个人经验为这次会议作出贡献。他们与我们的事业密切相关，并表示希望支持这次会议。这是非常感谢的。

今天，作为一项介绍，我想为今后几天将涉及我们的问题做好准备。教育在今天的新闻中非常重要，许多与教育年轻人有关的人正在讨论改革的必要性。许多不同的观点被表达出来通常是以相当大的热情——关于教育应该如何经历一个变化，一个更新。然而，当听到关于这个问题的各种想法时，人们不禁感到某种恐惧，因为很难看到这种不同的观点如何能够导致任何一种统一和共同的目的，特别是因为每一种观点都声称是唯一有效的观点。

但还有另一个原因值得关注。新的教育理念本身并不会引起不必要的关注，因为生命的必需品通常会使锋利的边缘变钝，引起他们自己的补偿。当人们听到几乎每个人都在呼吁教育的更新时，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这种值得称赞的对更好的教育的热情从何而来？

这难道不是人们对童年不快乐的日子的回忆、对自己的教育不尽如人意的深刻记忆所引起的吗？但是，只要教育改革的呼吁仅仅来自这些或类似的感觉，它只是强调个人对自己的学校教育的不满。即使某些教育改革者不会向自己或他人承认这一点，他们的话的细微差别也意味着对自己的教育不满。而今天有多少人分享这种不满！难怪要求改变教育的呼声是否每天都越来越强烈。

然而，这种教育困境提出了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都不是令人欣慰的。首先，如果一个人的教育是坏的，如果一个人小时候受到它的许多有害影响，如何才能知道什么是适当的教育改革？哪里能找到更好的教育孩子的方法？第二个问题来自倾听某些人对自己的教育所说的话。在这里，我想给你一个实际的例子，因为我不想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理论，而是想用实际的期限来处理我们的主题。

几天前，市场上出现了一本书，它本身并没有引起我的特别兴趣。然而，这是有趣的，因为在前几章中，作者，一个杰出的人，已经成为世界著名的，谈论他的早期学校时代。我指的是 GITANJALI 吉檀迦利的回忆录，[GITANJALI 吉檀迦利（1861—1941）印度孟加拉诗人和小说家；1913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被英国封为爵士，但辞去爵士头衔（1919），以抗议旁遮普的英国镇压。] 刚刚出

版的。虽然我对这个人的兴趣不像许多欧洲人一样，但在教育问题上，他的回忆录确实包含了一些值得注意和相关的细节。

我相信你会同意，一个人早年最美好的记忆——不管这些记忆多么美妙——几乎不会包含某些课程中发生的事情的零碎细节。事实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将是令人难过的，因为在上课期间影响儿童的东西应该转变为生活习惯和技能。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们不应该被我们曾经在学校学到的东西的细节所困扰，因为这些东西必须一起流入巨大的生命之流。难道我们不能说我们对学校最美好的回忆与我们所拥有的不同教师有关吗？如果在以后的几年里，一个人能以深深的、内心的满足感回顾被一个或另一个受人尊敬的老师教导，那就是一种祝福。这样的教育对一个人的一生都有价值。重要的是，教师在学生中发出这种感觉；这也属于教育艺术。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泰戈尔回忆录中的一些段落，我们就会发现，他对老师的谈论并没有多少崇敬和钦佩。引用一个例子，他说，“我们小学的一位老师也在家里给我们上私人课。他的身体消瘦了，脸色干燥，声音尖利。他看起来像根名副其实的手杖。”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特别是在我们西方文明中，经常在东方受到强烈批评的地方，一个亚洲人几乎不会如此强烈地强调教育的错误。但在这里，你有一个例子，一个东方的个性，现在世界闻名，回顾他在印度的学校时代。因此，我将使用泰戈尔在他的书中提到的一个词——即“悲惨的学校。”这一表述的含义不仅限于欧洲国家，而且似乎表达了一个世界性的文化问题。稍后，我们将不得不说更多关于教师必须做些什么才能引起学生真正的兴趣。

但现在，我将再举一个例子，从泰戈尔回忆录，他的英语老师如何处理这一任务。泰戈尔写道：“当我回想起他的功课时，我不能真的说阿戈尔·巴布是个很难完成任务的人。他没有用手杖统治我们。”对我们来说，这样的评论将指向过去很久以前，很久以前就被取代了。事实上，泰戈尔在他的书中说了这么多关于拐杖的东西，这表明了我们认为文化上是原始的。我相信，在阅读泰戈尔的描述时，这样的评论是合理的，不仅是关于他的一位老师“看起来像一根真正的拐杖”，而且当他指出另一位老师实际上没有使用拐杖时。谈到另一位老师，泰戈尔继续说：“即使他斥责我们，他也没有对我们大喊大叫。但是，不管他的积极立场是什么，他的课程是在晚上，他的主题是英语。我相信，即使是一个天使，也会像一个真正的妈妈的信使（死亡之神）一样出现在孟加拉男孩面前，如果他在当天‘所悲惨的学校之后的晚上来找他，点燃一盏不舒适、昏暗的灯，以便教英语。’”

嗯，这里有一个例子，一个著名的印度人如何谈论他的教育。但泰戈尔也写了每个孩子如何给教育带来一定的需求。他以非常实际的方式指出了应如何满足这种需要，以及在他的情况下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我将让你用西方的术语来解释这种情况。对我来说，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似乎是非常好的，如果在欧洲背景下引用的话，这些问题很可能会引起强烈的批评。 泰戈尔继续说：

阿戈尔·巴布不时地试图把一股清爽的科学微风引入教室里干燥的日常生活中。有一天，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包裹在纸上的小包裹，说：“今天我想给你们展示造物主的一件奇妙的艺术作品。”他打开纸，显示了一个人的喉，他曾经向我们解释它的机制的奇迹。

我仍然记得这给我的震惊，因为我一直认为说话来自整个人类。我一点也不知道，说话的活动因此可以从整个人类有机体中分离出来。无论每个部分的机制是多么完美，它肯定总是小于完整的人类。不是我有意识地意识到这一点，而是在我感觉的底部，这是令人厌恶的。老师看不见这样的真理，这一定是他的学生不能分享他对这种示威的热情的原因。

嗯，这是人类的本性被介绍给男孩时的第一次震惊。但更糟糕的是，还有另一个跟着。泰戈尔继续说：

另一次，他带我们去了当地医学院的解剖室。（毫无疑问，Aghor Babu 想给他的孩子们一个特别的待遇。）一位老妇人的尸体躺在桌子上。这本身并没有特别打扰我。但是一条被截肢的腿，躺在地板上，完全把我从平衡中扔了出来。看到一个人处于如此支离破碎的状态，对我来说似乎是如此可怕，如此完全缺乏意义，以至于我无法摆脱这种黑暗和面无表情的腿在后来许多天的印象。

这个例子说明了一个年轻人被介绍到解剖学的反应。从根本上说，教育中采用这一程序只是因为它符合正统的科学方法。由于老师确实经过了科学的训练，自然认为用喉的模型来演示人类言语的力学，或者用截肢的腿来解释生理解剖，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因为当代的科学思维认为没有必要把人看作一个整体。

然而，这些还不是从泰戈尔的回忆录中选择某些段落的主要原因——我们稍后会说更多，不是因为它们与泰戈尔的联系，而是因为它们属于我们会议的主题。首先，我想再说一遍。

任何评判泰戈尔文学功绩的人都会正确地认识到他是一个杰出的人。在这位杰出作家的自传中，我们读到了他可怕的教育。这难道不能鼓励一种奇怪的想法吗——他的糟糕教育似乎没有损害他的进一步发展？难道没有人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彻底糟糕的教育不一定会造成永久性或严重的伤害吗？因为泰戈尔没有证明，尽管如此，他还是能够成长为一个好的，甚至是一个名人？（像这样的例子可以乘以数百，尽管它们可能不那么壮观。）

考虑到教育改革的无数动力，一个人很容易被拉到两个方向。一方面，如果一个人不幸遭受了一个坏的教育，怎么可能有人能够改善教育？另一方面，如果

“悲惨的学校”没有阻止某人成为一个好人，不仅仅是一个好人，甚至是一个伟大而著名的人，那么糟糕的教育就不能造成永久的伤害。对改善教育的努力给予如此多的关注有什么意义吗？从表面的角度来看，人们可能会得出结论，最好是用比教育改革更有用的事情来占据自己。

如果人智学，这已经受到了很大的诽谤，仅仅是为教育改革提供更多的想法，就像通常所做的那样，我甚至认为在实践中尝试这些是不值得的。但在现实中，人智学是与大多数人想象的非常不同的东西，因为它源于我们目前文化的最深层需求。

人智学并不像许多敌人那样，因为它可耻地诋毁一切不符合自身原则的东西。人智学不仅仅是准备识别和承认什么是好的，无论它在哪里被发现。更多的这些，因为，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今天的内容只是作为一个介绍。

人智学指出了过去三四个世纪科学成就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它充分认识到的十九世纪科学成就的重要性。然而，同时，人智学也有一项任务，就是观察这些伟大的科学成就如何影响人类的灵魂。认为相对较少的受过科学训练的专家的想法对整个社会没有什么影响是愚蠢的；因为即使是对科学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的人，在他们的灵魂情绪和生活方向上也受到当代科学的影响。即使是从传统和习惯中诞生的严格正统宗教信仰的人，也要归功于正统科学的结果。现代人的态度日益受到科学观的影响，其巨大的成就是不可忽视的。

然而，现代科学奇怪地影响了人类灵魂的构成。科学揭示了越来越多的外在本质，同时也使人与自己疏远。从科学的角度观察人类会发生什么？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在惰性的、没有生命的世界中已经非常彻底地发现了什么。然后根据生理和化学成分对人体进行分析，然后将实验室中建立的东西应用于活人身上。

否则，我们的注意力就会指向自然界的其他领域，植物和动物王国。在这里，科学家们充分意识到，他们还没有能够制定出适用于无机性质的规律那样令人信服的规律。然而，至少在动物领域，已经发现的东西也与人类有关。这就是为什么“街上的人”认为人类是动物的最终进化阶段。动物物种的进化阶梯随着人类的出现而结束。动物被理解到一定程度。它们的骨骼结构或肌肉结构随后被简单地转移到人类身上，因为人类被认为是最发达的动物。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从这些方法中产生关于人类的真实情况，当我们专注于教育时，这将变得非常清楚。可以说，虽然在早期，人类在现有的世界秩序中占据了中心地位，但他们已经流离失所，被地质数据的重量压垮，并被动物进化理论从自己的领域中淘汰。仅仅是将人中耳的一个听骨追溯到下一个动物的方骨(Quadratbein)，就被认为是真正的进步。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但人类身体自然反映灵魂和精神自然的方式似乎被现代研究完全忽视了。

这类事情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正统的方法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它是我们现代文化的副产品，也是如此。事实上，如果没有发生这种变化，那将是一种可悲的局面，因为，以科学时代之前盛行的灵魂态度，人类不可能取得适

当进展。然而，今天，我们需要对人性的新的洞察，基于科学思维模式的洞察，也将揭示整个宇宙的本质。

我经常试图展示一般的科学观点——这本身是可以被高度赞扬的——是如何导致巨大的幻想的，仅仅是因为它与生俱来的不可战胜性。如果一个人能在任何特定的点上证明科学是错误的，那么整个事情就相对简单了。但是，当科学主张在其自身范围内是正确的时，就会出现一种更加困难的情况。

我来说明一下我的意思。是什么导致了康德——拉普拉斯这样的理论？利用这一理论，科学家们试图解释我们地球和行星系统的起源。在他们的计算中，其中一些科学家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当一位科学家谈到大约 2 千万年时，很快他就被其他人认为是天真的，他们说了两亿年。然后其他科学家开始计算今天在地球上发生的某些过程的时间长度。这是一件完全正确的事情，因为从严格的物质角度来看，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观察到岩石的沉积或变质，并根据所获得的数据建立了一张解释某些变化的图片，然后计算了所涉及的时间长度。例如，如果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在下面的岩石上落了这么长时间，就可以计算出这些岩石的侵蚀程度。如果一个人现在把这个计算转移到另一个地方，那里已经发现了更多的侵蚀，你可以计算这必须需要的时间，通过简单的乘法。使用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得出，比如说，两千万年，就计算而言，这是相当正确的。同样，一个人可以从现在开始，根据另一个著名的理论，计算地球遭受热死亡的时间，等等。

然而，这种程序同样很可能适用于非常不同的情况。观察，例如，人类的心脏是如何年复一年地变化的。注意到这些差异，人们可以按照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同样方法来调查这颗心脏在大约三百年前的样子，以及在大约三百年后的样子。从技术上讲，这种方法类似于确定地质变化的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正确的。观察一个大约 35 岁的人的心脏，人们的计算将基于一个已经运行了相当长时间的器官。然而，有一个明显的细节被忽略了——这颗特殊的心在三百年前就不存在了，在三百年后也不会存在。虽然从数学上讲计算是正确的，但它与现实没有关系。

在我们目前的知识时代，我们过于专注于某件事是否正确，它是否在逻辑上是正确的；但我们已经失去了询问它是否符合实际的真正生命的情况的习惯。本周我们将一次又一次地面对这个问题。但有时，当我们遵循明显正确的理论时，甚至根本问题也会被简单地忽略。例如，你可能已经看到了——我并不是说，作为老师，你实际上自己进行了这个实验，因为目前的公司总是被排除在否定的断言时——你可能已经看到了行星围绕太阳的旋转是如何以图形的方式显示的，甚至对一班的幼儿来说。一块纸板被切成一个圆盘，它的中心被一个别针刺穿。然后滴油被放在它的表面，然后圆盘被浮在水面上。当针绕着旋转浮动圆盘时，小油滴会在切线处喷射，形成“小行星”——小油行星——这样就制作了一个最令人信服的行星系统模型。不用说，这个实验应该证明康德——拉普拉斯理论的准确性。嗯，就一个人的道德而言，它是足够高尚的，可以自我贬低，但在这类科学实验中，第一个要求当然是不遗漏任何基本的细节——无论多么小——并包括所有现有的标准。教师旋转圆盘是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因此，这一假设只有在很久很久以前，一个巨大的校长曾经绕着一个巨大的世界针旋转，从而旋转我们的

整个行星系统才有意义！否则，人们不应该使用这样的假设实验。

因此，在科学似乎最正确的地方，可以发现不现实的灵魂态度的许多要素，在那里它的发现是不能被质疑的。因此，这些错误因素很容易渗透到教育中。对于那些教书的人来说，不可避免地是他们自己时代的产物，这就是的。当他们遇到这样的地质计算或天文类比时，一切似乎都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有时，人们不禁对科学解释的不可思议的独创性感到惊讶，尽管它们显然具有信念的力量，但却能使我们远离现实。然而，作为教育者，我们绝不能偏离实际。在教学中，我们一直面对现实，这必须激励我们对人性的真正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未能渗透人性的现象已经渗透到现代教育思想和实践中。

：我想举例说明这一点。每当你在教室里和孩子打交道时，你会发现有些人在一个或另一个学科上比其他学科更有天赋。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将熟悉当前关于这个问题的想法和方法。我在这里指的只是建立相互理解。儿童有不同程度的能力。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尤其是在当今最进步的教育科学中心？从你对教育文献的研究中，你可能知道最近在学校引入的所谓相关系数。根据这种方法，如果一个学生对两个不同的科目表现出相同的能力，则相关系数一被记下来。（这样的事情实际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但假设它只是简单的假设。）另一方面，如果一个自然的天赋存在于两个相互不相容的主题，则相关系数为零。这种方法的思想是测试和测量学生的各种天赋。例如，你可能会发现，绘图和写作携带的相关系数，让我们说：7.。这意味着有一半以上有绘画天赋的孩子也有自然的写作技能。人们还寻找其他天赋组合中的相关系数。例如，写作与学生处理母语的能力有关，在这种情况下，相关系数是：54.算术和写作携带相关系数：2、算术和绘图：19等等。由此可以看出，算术和绘图是最不兼容的合作伙伴，而书写和绘图是最频繁的匹配。在大约50%的学生中，母语和绘画的天赋同样存在。

请注意，原则上我不反对这种科学研究。宣布不应研究这种情况是错误的。事实上，我觉得这些事情非常有趣。我一点也不反对这种心理学的实验或统计方法。

但是，如果他们的结果直接在教育中实现，那就好像你要求某人成为一名画家，而没有提到必须处理颜色的重要性。就好像有人对这样的人说：“看，这是一本关于美学的好书。阅读关于绘画的章节，这本身就会使你成为一个好的画家。”

慕尼黑的一位著名画家曾经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我已经引用了好几次。当他是当地艺术学校的学生时，卡丽尔，[莫里茨·卡丽尔（1817——1895）德国思想家；1815年出版了《美学。》]著名的美学教授，在慕尼黑讲课。有一天，画家和他的一些同学决定去看这位著名的专家，他也在绘画方面讲课。但一次访问对他们来说已经足够了，因为正如他们所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以审美的喜悦欢呼。”

如果人们认为他们可以用上面提到的那种东西来帮助他们的教育实践，这就是我所感到的。虽然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实验可能是有趣的，但对于实际的

课堂情况，需要一些非常不同的东西。例如，教师必须能够深刻地渗透人性，使他们能够认识到内在功能中绘画和写作技能的起源，或认识到什么使学生能够很好地表达母语。要达到这样的能力，就需要对人类进行活生生的观察，这最终可能会导致人们发现一些孩子的特定能力是如何流出的，让我们说，绘画或他们的母语技能。在这里，统计数据用处不大。一个人必须从孩子们对自己的揭示中得到启示。最多，这些统计证据可以作为一个有趣的确认后。统计确实有其价值，但要相信它们是教育实践的工具，只表明一个人对真实人性的疏离程度。

今天，许多人把统计作为理解人类的关键。在生活的某些领域，这是合理的。可以建立一个人类的统计图片，但这样的图片将不允许我们深入了解人类。例如，考虑一下在其适当领域，例如在保险领域，统计数据有多有用。如果我想买一份人寿保险，我会被问到我多大了，我必须为我的健康状况提供证据，等等。从这些数据中，我的保费水平可以非常精确地计算出来，这取决于我是一个年轻人还是一个老糊涂。然后计算我的预期寿命，这些细节正好满足保险业务的需要。但是，如果在我的第三十七年，我拿出了一份人寿保险，比如说，二十年？这会不会让我觉得不得不在五十七岁的时候死去，仅仅是因为纸上的计算？完全进入生命之流与遵循某些既定的标准有很大的不同，无论它们在逻辑上是正确的，还是在其适当的中可能是有益的。

当考虑到最近入学的儿童写作和绘画能力的问题时，人们必须记住，他们已经到了第二个牙列的阶段。在接下来的讲座中，你会听到更多关于儿童发育的不同阶段，以及他们的年龄如何分为三组：从出生到牙齿变化的时期；从第二个牙列到青春期；以及青春期之后的时间。稍后，我们将更详细地讨论这三个时期在儿童身上发生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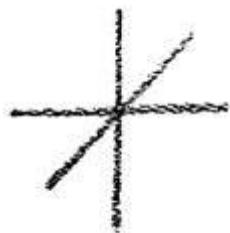
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这个写作和绘画的问题。科学，观察了我们周围的三个自然王国，现在把获得的知识传授给了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对外部自然的思维方式现在成为理解人类个体的关键。然而，如果一个人在人的范围内观察到人，就会认识到真实的情况。人们只需要有勇气，以同样的准确性和客观性来研究外部自然。目前的研究表明，只有在观察外部自然时，才会表现出这种勇气，但在研究人类时，却没有应用同样的方法。

让我们来看看孩子从出生到牙齿的变化是如何发展的。这种牙齿的变化是人生阶段中一个独特的事件，因为它只发生在生命中一次。现在，如果你能体验到一些类似泰戈尔在看到被截肢的腿时表达的感觉，你就会意识到，牙齿变化所揭示的不仅仅发生在颌骨，而是涵盖了整个人类。你会觉得一定有什么东西在整个孩子身上弥漫，直到七岁左右，一些活动必须在牙齿的变化中达到高潮。这种活动以其原始形式存在，直到第七年，然后它不再以其原始状态存在。

例如，在研究物理学时，科学家有勇气说潜热不同于各种形式的解放热。根据这个概念，必须有某种形式的热量，不能用温度计来确定，但可以在它被释放后测量。在描述这些发生在自然界中的现象时，科学家们在他们的解释中表现出了勇气。然而，当人类成为研究对象时，这种勇气就不再存在了。否则，他们会

毫不犹豫地声明：在孩子的第七年之前，在牙齿改变过程中，一直在努力争取解放的东西，在被释放之前，一定是与身体有机体联系在一起的，并以不同的伪装重新出现，就像孩子的内在灵魂属性一样。这一过程也可以在儿童骨骼形成的其他领域得到承认。人们会意识到，这些新出现的力量必须是相同的，尽管是经过改造的，就像以前在儿童的身体有机体中活跃的一样。

只有勇气才需要去看待具有同样认知能力的人，这些认知能力被用来研究外部自然，但现代科学不会这样做。果我们这样做，我们的注意力就会被吸引到所有属于骨系统的东西，所有那些使人类形态变硬以给予其结构和支持的东西。正宗的生理学可能最终会走这么远——如果不是今天，那么当然在适当的时候。科学中最重要的分支刚刚经历了相当大的变化，他们将遵循所指示的课程的时间将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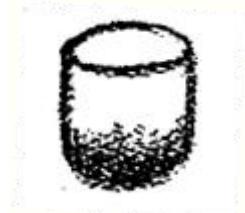


但还必须考虑其他问题。在以后的几年里，孩子将被介绍到许多不同的科目，如几何。在当今的知识时代，一个人有一个抽象的三维空间概念，要选择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一种想象：三条直线成直角，彼此在空间中盘旋，延伸到无穷大。抽象地形成这样一个概念是可能的，但在这种情况下，它并不是内在的经验。然而，三维空间希望被体验为现实。这确实发生在一个幼儿身上，虽然在不知不觉中，在爬行阶段，当一次又一次失去平衡时，它最终会学会获得直立的位置，在世界上达到平衡。在这里，我们有一个三维空间的实际经验案例。这不仅仅是在空间中画三条线的问题，因为这三个维度中的一个与人类的直立位置是相同的（我们可以通过不再假设它来测试——也就是说，通过水平躺着或睡觉）。这种直立的位置标志着人类和动物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因为与人类脊梁不同，动物的脊柱平行于地球表面。每次我们向侧面伸展双臂时，我们都会无意识地体验第二维度。第三维度从我们的前面向后面移动。

在现实中，这三个维度具体地经历了上下、右、左、前、后。在几何学中所做的只是一个抽象。人类确实对自己的身体体验到几何结构中所显示的东西，但只有在他们仍然基本上无意识和梦幻的年龄。后来，这些经验上升为意识，并呈现抽象形式。

随着牙齿的变化，引起内心坚定，内心巩固和支撑的力量达到了一定的高潮。从孩子能够直立的那一刻起，直到内在的硬化过程在牙齿的变化中显现出来，孩子内心试图，尽管不自觉地，“身体的几何”作为一种类似于绘画的活动。当牙齿

变了，这就变成了一种灵魂的活动——也就是说，它进入了孩子灵魂的境界。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类比来更好地理解这种转变：就像当化学溶液冷却时沉积物落在底部，使上部更清晰一样，所以硬化过程也有一个生理方面——沉积物及其对应物：儿童灵魂领域中的清晰溶液，它表现为几何旋转、绘图等功能。



经过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孩子的灵魂品质向外流动。想想这样的发现是如何引起人类真正的兴趣的。我们将更详细地观察这个流出来，以及它是如何再次反射回来的，稍后。

在这方面，人生阶段中的一切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对孩子所做的不仅有直接的影响，而且影响着整个一生。只有少数人准备观察整个人类的生命，但大多数人只关注目前的情况。例如，当一个人创建一个只涉及当前的实验时，情况就是这样。另一方面，你有没有观察过，仅仅是一些老人的存在就像对在场的其他人的祝福？他们连一句话都不用说。善良从他们的存在中散发出来，仅仅是通过他们已经成为的东西。如果你现在搜索这些老人的传记，你可能会发现，当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他们学会了很自然地感到尊敬，而没有任何外在的强迫。我可以同样地说，他们学会了如何祈祷，我的意思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祈祷，其中包括对另一个人的深深尊重和钦佩。我想用图片的形式来表达这个想法。那些在童年时没有学会在祈祷中折叠双手的人，在晚年不能在祝福中传播他们。

生活的不同阶段都是相互关联的，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在教育中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认识到灵魂力量在他们完成身体工作的任务后，直到第一个七年期结束，他们是如何在身体中工作的时候，我们学到了很多关于孩子的知识。

心理学家对灵魂和身体的相互作用提出了最奇怪的假设，而生命的一段时间实际上揭示了另一段时间。 我们可以在孩子的牙齿变化和青春期之间看到的，将告诉我们一些关于以前在孩子的身体领域内工作的灵魂力量的事情。事实不言自明，相互揭示。想想这样的事情会如何激发教育兴趣！今天的教育需要真正关心人类。太多的人认为身体和灵魂的关系——或灵魂和身体——只有抽象的术语。而且，由于几乎没有真正的价值出现，一个相当有趣的理论已经被提出——即所谓的心灵——物理平行理论。根据这一理论，灵魂和身体的过程在平行的过程中并排运行。没有必要为交汇点而烦恼，也没有必要为身体和灵魂之间的关系而烦恼，因为它们应该在无限的地方相遇！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理论听起来像个笑话。

然而，如果你允许实践经验的指导，你就可以发现身体和灵魂之间的实际相互关系。一个人只需要审视人的整个一生。让我们举一个在一定年龄发展为糖尿病或风湿病的人的例子。当试图为这种疾病找到补救办法时，通常只考虑目前的情况；这本身是相当合理的。无论疾病何时发生，尽一切努力治愈它当然是恰当

的。但是，如果你对病人的整个生活进行调查，你可能会发现，很多时候糖尿病是由于一种记忆，在牙齿的青春期之间以错误的方式发展。晚年的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的灵魂生命在童年时期的发展方式。孩子的记忆训练方式会影响一定时间后的新陈代谢。例如，如果未消化的记忆痕迹仍然存在于7岁至14岁的儿童的灵魂中，它们将作为物理残留物释放，大约在35岁至45岁之间，从而导致风湿病或糖尿病。

建议教师至少掌握一点医学知识并非轻描淡写。他们把有关孩子健康的一切都交给学校医生是不对的，学校医生通常甚至不认识孩子。如果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职业都需要更广泛的背景，那么教育最需要它。

这是我想告诉你的，作为我们会议主题的介绍，这样你就可以自己判断，当你听到人们说人智学现在也涉足教育，而其他人则认为它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些有效的说法。那些愿意倾听的人不会被那些认为没有真正需要教育的人所左右，或者认为仅仅因为他们自己在这方面的经历是如此令人沮丧，就没有必要讨论它。人智学始于完全不同的态度。它不简单地想纠正旧的想法，而是从人类的真实图景和知识开始，因为，随着人类的进步，这些东西今天已经成为必要的。

如果你回到早期的教育形式，你会发现它们都来自他们时代的一般文化，来自人类感受和经验的普遍性质。我们必须重新发现一种从人性本身出发的普遍做法。如果我有我的方法，我会每天给人类学一个新的名字，以防止人们停留在它的字面意义上，从希腊语翻译它，以便他们可以形成相应的判断。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事情所附的名字并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都集中在生命的现实上，我们从不忽视它们。我们绝不能被诱惑去实施教派思想。

因此，从总体上看，我们遇到的意见是，已经有许多深思熟虑的教育制度；但是，由于我们都深受我们时代的唯智主义之苦，最好是把智性从教育中驱逐出去。这是非常正确的，但后来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不应该发展一门教育科学，而应该再次呼吁我们固有的教学本能。无论这听起来多么可取，由于人类已进入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今天已经不可能了。过去的健康本能今天已经不在我们身边了。对教育的新的、无偏见的看法必须得到完全有意识的认知的支持，只有当我们的理解能够渗透到人类的本质时，这才是可能的。这就是人智学的意义所在。

还有一点：今天，唯智主义和抽象主义猖獗，以至于人们普遍认为，儿童应该受到保护，不受过于智性主义的教育，他们的心灵和感受也应该受到教育。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在研究教育文献和当前实践时，人们不禁注意到，这样的善意不太可能走得很远，因为它们再次是以理论和抽象的方式制定的。更不清楚的是，这一要求不仅应代表儿童提出，而且也应向教师提出，最重要的是，也应向教学原则本身提出。做到这一点是我的目标。我们不能说我们希望如何教育儿童的内心，而不仅仅是智力，我们不能自己如何才能最好地迎接这一挑战。

我们要做什么才能让教育重新有一颗心？

GA306__瑞士教师课程 第2次讲座 走路 说话 思考 1923

年4月16日 多纳赫

首先，我们将努力更充分地了解成长中的人类的本质，同时考虑到生命的后期阶段，以便从我们的发现中得出关于教育的结论。正如昨天简要概述的那样，通过人智学研究使人类的知识成为可能，这与现代科学和其他研究的结果根本不同。我们当代文明所产生的关于人类的知识，主要是基于当人类精神和人类灵魂的一部分被忽视时剩下的东西。这些知识建立在从解剖学和生理学角度看尸体时能发现的东西上。此外，还通过对疾病或其他原因引起的病理变化进行调查，得出关于健康人的结论。然后，通过这种方法获得的东西形成了对有生命的、健康的人作出判断的态度的背景。

人智学的方法首先是把人看作是一个实体，一个身体、灵魂和精神的组织。它试图不以抽象和死亡的方式来理解人类，而是通过一种活的观察模式来理解人类，这种观察模式可以用活的概念来认识和理解精神、灵魂和身体的人类整体。这种方法使我们能够准确地感知在一生中发生的各种形变作用。儿童是不同的生命，取决于他们是在出生和牙齿变化之间，还是在第二个牙列和青春期之间——后者是他们在班主任照顾的时间——或在青春期之后的阶段。人类是完全不同的生物，这取决于他们正在经历的这三个阶段中的哪一个。但这些差异被深深地隐藏起来，以至于它们逃避了一种更外在的观察形式。这种外部观察方法并不能导致对身体、灵魂和精神如何在生命的前三个时期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渗透的清晰的感知和判断。

教师首先获得理论知识，然后再思考：我在理论上学到的东西，现在我将以某种方式应用于我的教学中。以这种态度，他们只会远离孩子的真实存在。教师需要将他们对人类的知识转化为一种更高的本能，使他们能够对来自每个孩子的任何东西作出适当的反应。这是另一种方式，人类对人智学的知识不同于通常的知识，充其量只能导致一种常规的教育方法，

而不是一种坚实的教学意识和教学实践。要做到这一点，一个人的人性知识必须能够在与儿童打交道的那一刻成为教学本能，以便对来自儿童的一切作出反应时，立即知道在每一种情况下必须做什么。如果我可以使用比较，有各种各样的理论，我们应该吃什么或喝什么，但在普通生活中，我们通常不遵循这样的理论方向。我们渴的时候喝，饿的时候吃，根据人类有机体的体质。有充分的理由，吃和喝遵循某种有节奏的模式，但通常一个人在饥饿或口渴时吃和喝；生活本身就是这样看的。

人类的知识，它构成了一种健全而实用的教学方式的基础，必须在教师中创造，每次他们面对一个孩子时，就像饥饿和吃饭之间的关系。教师对特定教学环境的反应必须变得像通过吃饭来满足饥饿感一样自然。只有当人类的知识已经渗透到血肉、灵魂和精神中，这样你才能直观地知道每次你面对一个孩子时需要做什么。只有你对人类的知识具有这样的内在充实，它才能成为本能，才能导致适当的实践教学。它不会发生在心理学实验的基础上，导致关于学生记忆能力、注意力集中等理论。在这种情况下，理论和实践之间插入了理智的观念。这是一种将所有教育方法和实践外化的不真实情况。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活的理解孩子在其所有的脉动生活。

让我们现在看看年幼的孩子，当他们成长着进入尘世的生命。让我们的意见直截了当和简单，我们将发现，有三件事必须用它们来表达，三项活动成为今后一生的决定性因素。这就是所谓的走路、说话和思考。

简·保罗(Jean Paul)——他给自己起了个名字——曾经说过：“人类在最初的三年里学习的东西比他在大学的三年里学到的东西要多。”这完全是事实；这是事实。因为即使现在的学术研究延长了更长的时间，他们一生的收获也小于在孩子们学习如何走路、说话和思考的时候给到他们一生的收获。

当我们说孩子正在学习走路、说话和思考时，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步行的能力远远超

过一般的实现。这绝不仅仅是幼儿在爬行阶段之后设法站起来，采取第一步，以发展最终将成为一种单独和有特色的行走方式。一个内在的调整是学习走路的基础；有一个幼儿的内在取向。有机体的平衡，及其运动的所有可能性，都与平衡和整个宇宙运动的所有可能性有关，因为孩子站在它里面。在学习走路的同时，孩子们正在寻求将自己的平衡与整个宇宙的平衡联系起来。

他们还在寻求手臂和手的活动与下肢的活动之间的特殊人类关系。**手臂和手的动作对灵魂的生命有着特殊的亲和力，而腿的动作则滞后，更多地服务于身体。**这对以后的整个生活是非常重要的。**腿和脚的活动与手臂和手的活动之间的区别代表了人类对灵魂平衡的追求，这是终身的。**

在抚养自己时，幼儿首先要寻求身体的平衡。但当自由移动手臂和手时，他们也在寻求灵魂的平衡。正如每个人都能发现的那样，隐藏在所谓的“学会走路”背后的眼睛是无限多的。“学会走路”这一表达只意味着我们感觉到的最明显和最外在的重要方面。更深入地研究这一现象将使人们希望以下方式来描述它。学会走路就是学会在自己的内心体验静力学和动力学的原理，并将它们与整个宇宙联系起来。静力学和动力学，静止或平衡和运动的原理，在这和下面的讲座中，这些极地力量活跃在幼儿体内，在行走时充分协调工作，而身体的重量则从一条腿转移到另一条腿上。一个孩子逐渐学会控制这些力量的方式不仅是高度个性化的，而且对孩子的整个生命都是重要的。更好的是，学会走路，就是在身体和灵魂中遇到静力学和动力学的力量，并将这些经验与整个宇宙联系起来。这就是学会走路的一切。**但是，由于手臂和手的运动已经从腿和脚的运动中解放出来，发生了其他的事情。**为实现纯粹的人类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正在学习走路的孩子以自己的节奏和节奏，以及内在的整个内在存在，使自己向外适应外部可见的世界。

所以你看到，一些非常值得注意的东西被编织在人类的发展中。**腿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在身体和灵魂生活中产生更强的联系，什么是节拍的性质，什么是切入生命。**在右腿和左腿运动的特征调谐中，我们学会了将自己与脚下的东西联系起来。然后，通过

我们的手臂从我们的腿的运动中解放出来，一个新的音乐和旋律元素被引入到我们腿的活动所提供的节奏和节奏中。我们生活的内容——或者说，我们生活的主题——在我们的手臂运动中脱颖而出。他们的活动反过来又构成了孩子在学习说话时正在发展的基础。从表面上看，这已经通过这样一个事实来证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右臂的更强的活动对应于左边的说话器官的形成。从腿和手臂活动之间的关系，正如你可以在一个自由移动的人类中观察到的那样，另一种关系就产生了。是孩子通过学习说话而获得的与周围世界的关系。

当你看到所有这些是如何相互关联和相互关联的，当你看到腿在句子形成过程中是如何向上工作成言语的，以及内容，词的意义，如何进入声音产生的过程——也就是说，进入句子结构的内在体验——你有一个印象，运动腿的节拍般的、有节奏的元素是如何作用于移动手臂和手的更具音乐意义和内在的元素的。因此，如果一个孩子走起路来坚定而均匀，如果他的走路不容易邋遢，你就有了身体基础——这自然是精神的一种表现，就像我们稍后会看到的那样——对口语和书面句子的结构有一种良好的感觉。通过腿部的动作，孩子学会形成正确的句子。你还会发现，如果一个孩子有一个懒散的步态，它将很难找到句子之间的正确间隔，并使其句子的轮廓变得模糊。同样，如果一个孩子不学会协调地移动它的手臂，它的演讲就会变得刺耳和不和谐。德语中的 Intervall 一词指的只是音高的差异，而不是时间流动的中断。此外，如果你不能帮助一个孩子在指尖变得敏感，它就不会培养出正确的语音调制意识。

所有这些都是指孩子学会走路和说话的时间。但也可以发现其他的东西。你可能已经注意到，在生活中，某些过程的适当时机有时会受到干扰，某些发展阶段的出现比人们预期的要晚，这取决于自然的发展过程。但在这种情况下，你也可以看到，如果鼓励儿童先学会走路，即如果一个人可以避免让孩子在走路之前学会说话，那么适当的事件顺序就可以得到保障。演讲必须在正确的行走方式和手臂自由运动的基础上发展。否则，儿童的说话就不会锚定在他们的整个存在中。相反，他们只会含糊其辞。你可能遇到过一些人，他们的讲话他的说话听起来并不像哭泣。在这种情况下，对我刚才试图描述的内容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第三，孩子必须在走路和说话的基础上学习思维，思维应该逐渐变得越来越有意识。但是，这种能力应该发展到最后，因为它在于孩子的本性，学会思考只有通过说话。在早期阶段，说话是模仿孩子听到的声音。由于声音是由孩子感知的，其中腿和手臂的运动之间的特征关系是根深蒂固的，它直观地学会了理解它模仿的声音，尽管没有将任何想法与它所听到的联系起来。起初，孩子只把感觉和向它走来的声音联系起来。思维，后来产生的思维，只能出于说话而发展。因此，我们在成长中需要鼓励的正确顺序是学会走路，学会说话，最后是学会思考。

我们现在必须更深入地参与这三个重要的发展进程。**思考，这是——或应该是一——最后发展的能力，总是有质量的镜像，或反射，外部性质及其过程。**我们都知道，道德冲动并非起源于思维领域。它们出现在我们称之为良知的人类的那一部分，我们以后将有更多的话要说。在任何情况下，人类的良知都是在灵魂深处产生的，然后才渗透到思维的领域。另一方面，我们在童年时期获得的思维能力，仅仅是为了感知外在自然的本质及其过程。因此，孩子的所有第一个想法都是为了创造外在自然及其过程的形象。

然而，当我们转向学习说话时，我们遇到了完全不同的情况。关于这一能力的发展，目前的科学只能作一些初步的观察。东正教科学已经取得了相当出色的成果，例如它对动物世界的调查。当它将它的发现与人类发生的事情进行比较时，它已经做出了许多值得我们充分承认的发现。但是，关于理解儿童在学习说话时所发生的过程，当代科学仍然处于黑暗之中。

通过声音进行动物交流也是如此。这里需要先回答一个关键问题。为了说话，人类使用喉和其他言语器官。高等动物也拥有这些器官，即使是以更原始的形式。如果我们忽视某些能够产生声音的动物，在某些物种中，这些声音已经发展成一种歌唱，而不是只发出非常原始的声音的动物，就会想到一个明显的问题（我提出这个问题不仅来自因果关系，而且来自相当功利的观点）。为什么这样的动物应该有喉和它的邻近器官，因为这些只被人类用来说话？虽然动物不能用它们说话，但它们仍然在那里，这甚至非常明显。比较解剖表明，即使在相对愚蠢的动物——与人类相比愚蠢——这种器官也存在。

事实上，这些器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注定只能由人类实现。虽然不能利用这些器官来说话，但动物仍然拥有它们。这是什么意思？一个更先进的生理学将会发现，不同物种的动物形态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取决于动物的喉部及其邻近器官。例如，如果某一动物成长为狮子，则必须在其上胸部器官中寻找其潜在原因。从那里，力量辐射出来，创造狮子的形式。如果一种动物成长为一头牛，这种特殊形式的原因是在人类的语言器官中找到的。从这些器官，产生动物形态的力量辐射。总有一天，这将必须进行详细的研究，以学习如何更现实地接近形态学。然后，你会发现如何正确地研究动物的形式，如何掌握上胸部器官的性质，以及这些器官进入口腔器官的方式。因为正是来自这个区域的力量辐射创造了整个动物形态。

人类在直立行走和自由活动手臂的基础上，将这些器官形成言语器官。他们从周围的声音和言语中获取有用的东西——如果我们正在处理现在的时代。它们以这种方式吸收了什么？想一想，赋予整个人类有机体的潜能是如何存在于这些器官中的。这意味着，例如，如果一个孩子听到一个愤怒或热情的声音，如果它被响亮和脾气暴躁的喊叫包围，它将吸收动物远离的东西。这种动物只能通过喉部及其邻近器官来塑造自己，但人类的成员允许激烈或热情的声音进入他们的内心。这些声音流入人体形态，直接进入最脆弱组织的结构。如果孩子们在周围只听到温柔的话语，这也会流入他们最好的组织的结构中。它流入他们的形成，特别是进入他们组织中更精致的部分。较粗的部分能够承受这些影响，就像动物一样。但是，通过言语获取的任何东西都会流入孩子组织中更精细的部分。各国的不同组织就是这样产生的。它们都从所说的语言中流出。人类是语言的印记。因此，你将能够理解这意味着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许多人已经学会了说几种语言。它产生了使这些人更加普遍的效果。这些东西对人类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因此，我们看到，在童年的早期，人类是如何内在地，直接到血液循环，由来自环境的东西。这些影响成为一个人思想生命取向的工具。一个人通过学会说话而发生的事情是我要求你最认真考虑的事情。这种人类的能力最好是通过与动物发育的比较来理解它的本质。如果一只动物能表达它的形成和塑造中的生命，从它的上胸器官发出，它必须说，我的形式符

合我的上胸和口腔器官的溪流，我不允许任何东西进入我的存在，这将改变这种形式。如果动物能够表达这种关系，它也会说话。另一方面，人类会说，我使我的胸部和口腔的上部器官适应通过语言工作的世界过程，我相应地调整了我内心组织的结构。

人类通过语言来适应最内在的物理组织，而不是外部组织，后者的发展方式类似于动物。这对于了解整个人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出于语言，思想的总方向是发展的，正因为如此，人类在生命的头三年里完全被赋予来自外部世界的东西，而动物则被严格地封闭在自己的内部。因此，在这三年中，我们找到我们的关系的方式，静态和动态，然后是说话，最后是思考，是如此深刻的重要性。这一进程必须以正确的方式发展。毫无疑问，你们都意识到，在每个人身上，这种情况可以以最不同的方式发生。

这些过程是否走上正确的道路取决于许多事情。但在童年的第一阶段，最根本的因素是孩子睡觉和醒来的时间之间的正确关系。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获得一个本能的知识，一个孩子需要多少睡眠，它应该醒多久。例如，假设一个孩子睡得太多，相对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它将发展一种趋势，以阻止其腿的活动。如果一个孩子睡得太多，内心就会失去行走的意志。它在走路时会变得昏昏欲睡，正因为如此，它在说话时也会变得懒惰。这样的孩子在说话时不会产生适当的流动，而且说话的速度会比它根据自己的天性所说的慢。当我们在以后的生活中遇到这样一个人时——除非这种不平衡在随后的学年中得到纠正——我们有时会绝望，因为他或她给了我们机会，人们可以说，在每两个单词之间散步。有些人很难从一个词到另一个词找到自己的路。如果我们遇到他们，看看他们的童年，我们会发现，当他们学习走路时，他们被允许睡得太多。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一个孩子的情况，他的父母或负责人不能确保它有相对较长的睡眠时间适合其年龄。这样一个孩子的内心是无法获得对其腿部运动的必要控制的。孩子不能正常走路，而是会有松软的步态。在它的言语中，它不会用灵魂的力量来控制单词的顺序流动，而是会让单词从嘴里掉出来。句子的单词不会一致。这与儿童难以找到正确词语的情况截然不同。在这里，过多的语音能量阻止了它从一个单词到另一个单词。因此，在前面提到的例

子中，我指的是相反的情况，即缺乏必要的能量。这些词，因为它们相互跟随，而不是由灵魂的流动携带；相反，孩子等待正确的时刻“点击”下一个词。如果这达到极端的比例，结果就是结巴。如果一个人发现有一种对人结巴的倾向，特别是在 20 多岁和 30 多岁的人，你可以肯定，作为孩子，他们没有得到足够的睡眠。从这一点你可以看到人类的知识如何能给我们基本的需要做的事情。

现在，让我们考虑整个人类有机体，看看在最初的三年里，它如何使自己适应尘世的生活条件，它如何允许静力学和动力学的原则，作为自主运动的基础，流入通过塑造言语中的空气而产生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有更多的参与，这对思维的发展是有影响的。将这种情况与成年人的情况进行比较，你会看到，在孩子身上，有一个更强大的共同作用的这些内在的动力——行走、坐立不安、手臂运动和创造精神形象。在孩子身上，所有的一切都比在成年人身上更融合在一起。

在其他方面，孩子仍然是一个比成年人更同质的存在。例如，如果我们成年人吮吸一种甜（我们真的不应该这样做），这只是一个舌头的撩拨，因为甜的味道不会走得更远。但孩子在不同的立场。在那里味道继续蔓延。孩子们没有告诉我们这些，我们也没有注意到；然而，味道仍然对孩子有影响。你们中的许多人肯定会观察到，根据他们的个人构成，某些孩子是如何被灵魂和精神力量强烈渗透的，以及这种品质是如何在他们身上得到外在表现的。看着这样一个活泼的孩子的胳膊和腿，比看着它的嘴，要有趣得多，因为它站在离一张桌子有一碗糖的地方有一段距离。嘴上说的话或多或少是显而易见的，但这样一个孩子的欲望发展的方式，直接到它的脚趾，或在手臂，因为它走向糖碗：你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不仅仅是一个问题的舌头期待甜蜜，但变化正在发生在整个孩子的存在。在这里，品尝流遍整个人类。如果你没有先入之见地进入这些事物，你就会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幼儿实际上只是一个伟大的感官。这主要是在最初的几年里（更普遍的是在出生和牙齿的变化之间），当然，在以后的几年里更是如此。在成人身体外围的感觉器官中，已经被定位的东西渗透到儿童的整个有机体中。

当然，你必须有一定的洞察力来理解这些事情，但从根本上说它们是真实的。它们的存在是如此真实，以至于正统的生理学总有一天能够证明它们是我们所有感官中最显眼的器官，即人眼。人们经常来找我，问：考虑到目前的科学状况，你会推荐什么作为论文的合适主题？（（这些论文也属于关于“学校苦难”的章节。”）如果这样的问题是由生理学的学生提出的，我将他们提到一个局部问题。我告诉他们观察胚胎中人眼的发育阶段，然后将这些阶段与整个胚胎从生发阶段开始的相应阶段进行比较。这将导致他们之间的眼睛和整个胚胎之间的一种倒置平行的发展进程。他们会发现，在某种程度上，眼睛开始它的发展以后，它省略了第一阶段。相反，胚胎作为一个实体，从来没有达到它的最后阶段——就像眼睛一样——但在之前停止了。这表明胚胎学有重要意义。如果你观察胚胎的整个发育，你就会认识到，在这些开始阶段，我们可能会观察到理想的阶段，这些阶段只是作为一个指示。眼睛继续发育成一个完美的感觉器官，而胚胎在发育过程中仍然落后，直到后来继续进一步生长。

但幼儿的情况仍然是，在其整个灵魂和精神发展中，儿童的感官被倾泻出来，就像它一样，在它的所有肉体。在某种程度上，孩子完全是一个感官器官，它面对世界本身。必须铭记这一点，不仅是在教育问题上，而且是在改变牙齿之前儿童环境中发生的一切。我们将在稍后阶段讨论与更实际的教学方法有关的问题。但只有当一个人能从正确的角度看到基本原理时，才能找到特定人类问题的正确答案。其中之一已经交给我，这对任何不仅仅从历史的外部和众所周知的方面看待人类进化的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在过去，正如你所知道的，关于罪和原罪的讨论比今天的习惯要多得多。现在我不想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我只想概述这个表达对那些研究这些问题的人意味着什么，就像我们今天研究一般科学学科（而不是在目前的流行意义上，这些问题已经经历了一定的粗化）。对于那些探究的人来说，原罪代表着所有继承的特征。[德国的“原罪”一词是这意味着一个人从他或她的祖先那里继承的东西被认为代表了原罪。这就是这一表述的实际概念；直到后来，它才改为我们今天将它与之联系起来的概念。在早期，人们肯定认为，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身体特征会导致罪恶。

我们今天该怎么说？我们不仅相信最仔细地研究继承的特征，而且我们甚至鼓励他们的培养！如果一种早期的科学被要求评判现代的态度，它就会回答：随着你的进步，你想出了一个最非凡的原则——你实际上已经教会了社会培养人类的罪恶起源！因为我们只从历史书籍中相当肤浅的记录中了解历史事件，所以我们没有注意到解释的这种微妙变化。

如果你看看我今天告诉你的，即孩子如何通过与动力学和静力学的关系，通过学会说话和思考，适应环境，那么你就能区分纯粹的物理遗传所起的作用和环境影响所起的作用，它们比一般认识到的要强得多。

我们经常听到它说，某人从父亲或母亲那里继承了一种特殊的特征，而在现实中，这仅仅是模仿某种走路方式的结果，或一种独特的手的手势，或一种特定的说话方式，来自他或她童年时与人亲近的人。孩子完全屈服于环境的影响是在最初几年里最重要的，而不是遗传本身。在正确的位置上，遗传理论有它们的理由，但这些也需要在我昨天所说的背景下看到，当谈论软地面时，脚印被印在那里。



如果现在一些假设的火星人出现在地球上，一个与人类不熟悉的人，它可能会用以下方式解释这些脚印的起源：某些力量推动了地球，在一些地方更多，而在另一些地方更少，这导致了这些脚印的结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根据遗传和大脑工作的结果来解释人类灵魂的本质。就像脚印从外面被压进地球一样，环境也有影响，在童年模仿阶段经历过，通过学习走路、说话和思考，被印在身体里，尤其是在大脑和神经系统里。

正统的物理心理学所坚持的是完全正确的。大脑是人类作为灵魂存在的清晰印记。一个人只需要知道，大脑不是原因，不是灵魂元素的创造者，而是灵魂发展的基础。就像我

不能离开脚下的土地一样，作为一个身体的人，我也不能没有大脑思考。这很明显。但是，大脑只不过是思维和说话的活动将从周围世界收到的东西印入的地面。这不是遗传的问题。

也许现在你可以看到，人们往往对孩子在前三个“非学术”时期发生的事情只有不清楚的概念。在这期间，在很大程度上，为一个人的整个内心生活和配置奠定了基础。**我已经说过**，思维是如何向外部世界发展的。它形成了自然世界及其过程的图像。但是，**早期发展起来的说话能力吸收了——至少在细微差别和修饰形式上——语言中的生活在精神中的东西**。语言，来自孩子的环境，作用于孩子的灵魂。通过语言，我们从周围环境中吸收了我们在灵魂领域中创造自己的东西。我们周围的整个灵魂氛围通过语言的媒介渗透到我们身上。我们知道，孩子是一个伟大的感官；我们知道，内在的过程是通过这些灵魂的印象开始的。

例如，如果一个孩子经常暴露在一个过度易怒的父亲的爆发中，他说他的话就像在不断的愤怒中一样，他会通过他的话语的形成方式内在地体验到他父亲的整个灵魂背景。这不仅对孩子的灵魂有影响，而且，通过周围愤怒的气氛，也会导致细腺分泌物的活动增加。最终，这样一个孩子的腺体习惯于分泌的增强活动，这会影响这样一个孩子的整个生活。除非这些有害的影响在以后的正确教育中得到平衡，否则在任何愤怒的气氛中都会出现紧张焦虑的倾向。在这里，您有一个例子，说明某个灵魂条件如何直接进入并影响身体的组织。**人们常常试图理解人的灵魂和身体之间的关系，但这样的事实，在生命的第一阶段，身体状况直接表现为灵魂领域的一种症状，只是不被注意到。**

当孩子进入静态和动态的领域，通过它的环境，它做了一些无意识的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想一想，对于许多年长的学生来说，学习静力学和动力学定律并应用它们意味着多少麻烦，即使只是在力学领域。幼儿无意识地这样做。它将静力学和动力学结合到它的整个存在中。人智学研究表明，在静力学和动力学领域最有成就的专家能够为外部世界考虑的是儿童的游戏，与孩子在学习走路时融入这些复杂力量的方式相比。它是通过模仿来实现的。这里有一个机会来观察模仿在这种情况下的奇怪外部效应。你可以在生活中找到许多例子。我给你一个。

曾经有两个年龄大致相同的女孩，可以看到他们并排行走。这个案子发生在许多年前，在德国中部的一个城镇。当他们走到一起时，他们都一条腿瘸了。当两人都在进行相同的肢体动作时，他们的右臂和右手手指的动作与他们左臂和左手手指的姿势有明显的不同。两个孩子都是彼此的复制品。稍小一点的那个是更大的那个的真实复制品。然而，只有姐姐的左腿受损。年轻的两条腿完全正常。她只是模仿她残疾姐姐的动作。你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类似的案例，尽管其中许多案例不那么显眼，但很容易逃脱你的注意。

当一个孩子学会走路时，当它使静力学和动力学的原则成为自己的原则时，它就会在它的环境中吸收精神。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表述：在学会走路的过程中，我们掌握了我们环境中的灵魂元素。在孩子进入世俗生活后应该先学习的东西中，它占据了周围的精神。

精神、灵魂和身体——精神、灵魂和自然——这是周围世界接近人类的正确秩序。但是，当我们掌握了我们周围的灵魂元素时，我们也为我们未来的同情和生活中的反痛苦奠定了基础。这些东西很少被人注意到。同时，我们学会说话的方式，也是我们获得某些基本同情和反感的方式。其中最令人好奇的一点是，无论谁能为这些事情培养出一只眼睛（当然是灵魂的眼睛），他都会发现孩子走路的方式——无论是脚跟还是脚趾做得更得更多，无论它是否有坚定的脚步，还是它是否爬行——为孩子在以后的生活中养成的道德品质做准备。因此，我们可以说，连同孩子在学习走路时吸收的精神元素，也有一种来自环境的道德元素流入其中。如果一个人能学会感知一个孩子移动腿的独特方式如何预示着它的道德品质，无论它会发展成一个道德上的人还是坏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最自然主义的品质属于我们在童年时通过我们的思维吸收的东西。我们通过语言吸收的东西已经被灵魂的元素渗透。我们通过静态和动态来创造自己的东西，充满了道德和精神力量。但在这里，静力学和动力学并不是我们在学校学到的那种；在这里，它们是直接从精神中诞生的。

最重要的是以正确的方式看待这些问题，这样人们就不会产生主要基于身体方面的那种

心理学。在这种心理中，一个人相当详细地阅读了作者在前三十页的印刷品中所建立的东西，却发现灵魂的相关方面被人为地粘在了上面。今天，我们不能再谈论人类精神，因为一个普世理事会废除了它，宣布人类不包括身体、灵魂和精神，而只是身体和灵魂，后者具有某些精神属性。[君士坦丁堡第八届全基督教理事会，在 A.D.869.]

在中世纪，人类的三分法被教条地禁止，今天，我们当代的“公正”科学开始于它的心理学，声明人类只由身体和灵魂组成。它完全没有意识到它的发现是多么的“不偏不倚”，它仍然坚持中世纪的教条主义。最博学的大学教授遵循这一古老的教条，而没有丝毫的概念。为了准确地描绘人类，必须认识到所有三个组成部分：身体、灵魂和精神。

唯物主义的头脑只能掌握人类的思维——这就是他们的悲剧。唯物主义对物质的理解最少，因为它看不到精神在物质中工作。它只能教条化——只有物质及其影响。但它不知道，到处都是精神。如果一个人想描述唯物主义，就必须求助于一个自相矛盾的定义。唯物主义是对世界的一种看法，它不了解什么是物质。

重要的是要确切地知道身体、灵魂和精神的现象之间的界线在哪里，以及一个人如何进入另一个。这对于儿童在第一阶段的发展特别重要。

GA306__瑞士教师课程 第3次讲座 模仿 艺术 记忆 节奏 1923年4月17日 多纳赫

昨天，我指出，学习走路、说话和思考——幼儿期最重要的三项活动——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多得多。我还指出，如果不区分什么是内在的，什么是外在的，就不可能完全观察人类。

在考慮由身体、灵魂和精神组成的整个人类的组织时，特別有必要培养一种精细的区别能力，在教育领域尤其如此。

让我们先看看所谓的“学会走路。”我已经提到，这项活动的一部分与儿童如何在周围的物理世界中建立平衡有关。这一活动涉及到与静态和动态力的整个、终身的关系。此外，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寻求，这种争取平衡，这种手臂和手的运动与腿和脚的运动的区别，也是儿童言语能力的基础。而新的思维能力又是如何产生的。然而，在这个动态的力量系统中，孩子在学习如何走路时所掌握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是根本不同的特征。我昨天简短地指出了这一点，但现在我们必须更充分地考慮这一点。

你必须时刻记住，在童年的第一阶段，最重要的是，也是牙齿的变化，孩子是一个大的感官。这就是为什么孩子们能接受来自周围环境的一切。但它也会使他们内在地重新创造他们所处环境中正在发生的一切。人们可以说——仅仅选择一个特殊的感官——幼儿就是全眼。就像眼睛接受来自外部世界的刺激，并按照它的组织，再现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样，所以人类在生命的第一阶段内在地再现了周围发生的一切。

但是，孩子以一种特定的、有特色的内在体验的形式接受由此而来的环境。例如，当看到父亲或母亲移动一只手或一只手臂时，孩子会立即感到一种做出类似动作的冲动。因此，通过模仿他人在眼前环境中的动作，宝宝通常不规则和烦躁的动作逐渐变得更有目的性。这样孩子也学会了走路。

但我们不能过分强调遗传在获得这种能力方面的作用，因为这种对遗传的不断提及只是当代自然科学界的一种时尚。孩子走路时是否先放下脚后跟或脚趾也是因为模仿父亲、母亲或其他亲近的人。一个孩子是否更倾向于模仿父母中的一方或另一方，取决于与特定人的联系有多密切，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生命的亲和力“在线条之间”。一个极其精细的心理生理过程正在这里发生，不能被今天的遗传理论的钝器所识别。更形象地表达它：就像细颗粒

在筛子的网格中掉落，而粗颗粒被保留一样，现代世界观的筛子也允许实际发生的事情的更细的元素通过。这样，只有孩子和父亲，或孩子和母亲之间更粗糙的相似之处，只有生活的“粗糙和准备”的一面被考虑在内，而忽略了生活中更精细和更微妙的地方。然而，教师和教育家需要一只训练有素的眼睛来观察特定的人类。

现在，很自然地假设，一定是深沉的爱激励着孩子模仿一个特定的人。但是，如果一个人看着爱是如何在以后的生活中被揭示出来的，即使是在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身上，你也会意识到，如果一个人坚持认为孩子是通过爱来选择的，那么实际发生的事情就没有得到充分的欣赏。因为在现实中，孩子选择模仿是出于比爱更高的动机。孩子是由一个人在以后的生活中可能称之为宗教或虔诚的奉献引起的。尽管这听起来有些自相矛盾，但事实却是如此。孩子在模仿中的整个有知觉的身体行为，从一种身体上的渴望，变成了在以后的生活中，只有在深深的宗教奉献中或在参加宗教仪式时才发现的情感。这种灵魂态度在孩子最早的几年里是最强烈的，它继续，逐渐下降，直到牙齿的变化。新生婴儿的身体完全渗透着内心深处对宗教虔诚的需要。我们在以后的生活中所说的爱只是这种虔诚和虔诚的崇敬的弱化形式。

可以说，直到牙齿改变，孩子从根本上是一个模仿的存在。但这种内在的体验，通过孩子的模仿，作为它的生命之血——在这里，我必须要求你不要误解我要说的话，因为有时一个人不得不求助于不熟悉的表达方式来描述与我们的文化格格不入的东西——这是以身体的宗教，以身体作为伪装。

直到牙齿的变化，孩子生活在一种“身体的宗教。”我们绝不能低估微妙的影响（人们也可以称之为不可估计的影响），只有通过儿童的感知能力，才能从环境中产生，激发模仿的冲动。我们绝不能低估儿童早年这个最根本和最重要的方面。稍后，我们将看到这对于教育的原则和实际方法都具有巨大的意义。

当当代自然科学研究这些问题时，使用的方法似乎非常粗糙，至少可以说。为了说明我的意思，我想告诉你数学家马的情况，这在德国引起了轰动。我自己也没见过这些杜塞尔多夫的马，但我能够仔细观察属于柏林的冯·奥斯腾先生的马，他在这件事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亲眼目睹他的马在简单的数学计算上有多么熟练，真是令人惊奇。整件事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一位大学讲师很快发表了一篇关于这一现象的广泛论文，得出了以下结论。

这匹马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敏锐的感觉，它能在它旁边看到主人奥斯坦先生最轻微的面部表情。这些面部表情是如此的精细，以至于即使是人类也无法检测到它们。当冯·奥斯腾先生给他的马一个算术任务时，他自然知道他脑子里的答案。他用非常微妙的面部表情将这个答案传达给马。这样，它就可以在地上“盖章”答案。

然而，如果一个人的思维比当代数学科学更准确，人们可能会问这位讲师如何证明他的理论。他不可能这样做。另一方面，我自己的观察使我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我注意到，冯·奥斯腾先生穿着灰褐色的大衣，口袋鼓鼓的，从口袋里掏出糖块和小糖果，他在示威时把它们塞进马嘴里。这确保了一种特别亲密和亲密的关系，一种基于身体的亲密关系，在马匹和主人之间。由于这种亲密的身体关系，这种根深蒂固的依恋，不断地被更新，一个人和一匹马之间非常密切的灵魂交流发生了。这是一个远比马应该更理智和外在的观察其主人的面部表情更亲密的过程。事实上，真正的心灵交流已经发生。

如果即使在动物身上也能观察到这样的现象，那么你就可以理解在一个小孩子身上可以存在的那种灵魂交流，特别是如果充满了深深的宗教奉献。你必须意识到孩子是如何从这种宗教情绪中成长起来的，这种情绪仍然完全集中在身体内部。任何人，只要能观察到孩子以其内心的宗教投降态度，如何屈服于周围世界的影响，任何人，只要能在所有这些过程中辨别出孩子个人倾注在静态和动态力量中的东西，就会在这种身体反应中准确地发现其后来命运的内在冲动。不管听起来多么奇怪，歌德晚年的朋友克内贝尔曾对歌德说过的话仍然是真的[Karl Ludwig von Knebel (1744—1834) 德国诗人和魏玛法院的导师。]:

任何回顾过去生活的人都会发现，当我们经历了一个重大事件，然后回顾导致它的原因时，我们显然被引导到它。我们发现，不只是前一步，而是前一系列的步骤，现在使它看起来似乎我们一直在努力争取决定性的事件，从内心深处的灵魂冲动。

如果这样的事件与其他人有联系，有关的人就会思考（只要一个人能从生活的动荡中解脱出来，并感知物质存在的细微差别）：这不是幻觉，也不是我梦想的东西；但是，如果在生命的决定性时刻，我发现了另一个人，我与他的关系比其他人更密切，那么我真的一直在寻找这个人，我一定是在我们第一次见面之前就认识了。

生活中最亲密的事情与孩子如何进入静态和动态领域密切相关。如果你能培养一种观察这些事物的能力，你会发现一个人的命运已经开始以一种奇怪的感觉来揭示——通过一个孩子如何开始把脚放在地上，一个孩子如何开始弯曲膝盖，或者一个孩子开始使用手指的方式，这个人的命运已经开始以一种奇怪的感觉来被揭示。所有这些不仅在表面上或物质上是重要的，而且反映了人类最有精神的东西。

当一个孩子开始说话时，它会适应一个更宽的圆圈。在学习母语时，这个圈子包括所有分享同一语言的人。现在，孩子不再局限于提供更亲密社会背景的狭窄圈子。在生活中母语中，孩子也适应了比静态和动态力量更广泛的东西。人们可以说，在学习说话时，孩子生活在它的民间灵魂中，生活在它母语的天才中。而且既然语言是彻底的属于精神的，孩子仍然生活在某种精神的东西里，但不再生活在一种只与个体人类相连的中，一种关乎个体命运的东西，而是一种接纳孩子进入更广阔的生命圈子的东西。

当孩子学会思考时——嗯，有了思考，我们根本不会停留在个人的领域。例如，在新西兰，人们的看法与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想法完全相同。当我们小时候从说话中发展思维时，我们适应的是整个地球的领域。在说话中，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较小的圈子里。在思考中，

我们进入了整个人类的境界。这就是孩子的生活圈是如何通过走路、说话和思考来扩展的。通过区别，你会发现一个孩子适应静态和动态力量的方式与它在地球生活中的未来命运之间的根本联系。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我们在人智学中所说的人类个体的自我存在。对我们来说，这个词并不意味着任何抽象的东西，它只是用来精确地定位一个特定的人类特征。同样，通过语言的媒介，我们看到人类中出现了一些与个体的“自我”完全不同的东西。因此，我们说，在语言中，人的星体身体是工作的。这种星体躯体也可以在动物世界中观察到，但在那里它不向外工作。在动物中，它更多地与内在存在联系，创造了动物的形式。我们也创造了我们的形式，但我们拿走了这一形成元素的一小部分，并使用它来发展语言。在说话中，星体躯体积极参与其中。在思考中，它具有这种普遍的品质，也与其他两种功能有特别的不同，在我们可以说，人类以太体正在工作的地方发生了一些事情。只有当我们来到人类感官感知时，我们才能在协作中找到整个身体。

我不介意你暂时把这些陈述或多或少地当作定义。在这一点上，这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对分裂哲学没有兴趣。我们只是试图表明生活本身揭示了什么。这需要建立在人类的知识基础上，这种知识可以引导我们走向真正的教育形式，包括理论和实践。

当我们看到这样的发展进程时，我们发现人类最高的成员，I，是第一个出现的，其次是星体体和以太体。此外，我们可以看到灵魂和精神组织，在I，星体和以太体中工作，是如何工作在身体上，直到牙齿的变化。三个成员都在身体里工作。

第二个牙列宣布了一个影响孩子一生的巨大变化。我们可以先在一个特定的现象中观察它。你认为幼儿期最引人注目的因素是什么？正如我刚才所描述的那样，这是儿童对其环境的身体——宗教奉献。这真的是最决定性的特征。然后，孩子失去了婴儿的牙齿，这是随后的几年发展了一定的灵魂精神体质，特别是在年龄之间的牙齿变化和青春期。

你看，在孩子进入青春期后，在第一个生命周期里身体上一直在工作的东西会在以后重新出现，像思想一样转变。幼儿还不能以任何方式发展那种导致宗教信仰体验的思维。在童年的这段时间里——首先是在牙齿改变之前，但也一直持续到青春期——这两件事可以说是保持了彼此的距离。孩子的思维，甚至在牙齿的变化和青春期之间，还没有掌握宗教元素。人们可以将这种情况与某些高山河流进行比较，这些河流的源头在山上很高，在它们下山的路上，当它们流过地下洞穴时，突然似乎消失了，但却沿着它们的进一步的路线重新出现在较低的地方。在导致牙齿变化的岁月里，作为一种自然的宗教崇敬的东西向内退缩，呈现出一种完全改变的灵魂品质，似乎完全消失了。只有在以后的生活中，当人类获得有意识地体验一种宗教情绪的能力时，它才会重新出现，抓住一个人的思维和想法。

如果你能观察到这样的转变，你会发现外部观察更有意义。正如我在第一堂课中已经提到的，我一点也不反对更多的外部观察形式，这是完全合理的。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方法不能为教育艺术提供基础。例如，实验儿童心理学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即父母焦急地试图形成一种宗教态度，试图将宗教灌输给他们的孩子，这些孩子在学校的宗教课程中取得了很差的成绩。换言之，在小学教育期间，儿童在宗教教育方面的成就与其父母的宗教态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很低。

然而，对人性的审视足以发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无论这样的父母多频繁地谈论自己的宗教态度，无论他们说什么漂亮的话，对孩子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他们只是路过孩子。对于任何针对孩子原因的事情，即使制定的措辞是为了迎合孩子的感受，也不会产生任何影响，至少直到换牙的时候。避免这种忽视的唯一方法是让孩子周围的成年人通过他们的行动和一般行为，让孩子有可能模仿和吸收真正的宗教元素，进入血管系统的最佳表达。然后，在大约第七年至第十四年期间，在内部进行这项工作。就像高山河在地下流动一样，它将在青春期以概念化的形式再次浮出水面。

因此，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如果一个慷慨的帮助外部虔诚和宗教情感的目标，儿童的福祉将只是错过标记。只有在孩子附近做的动作才能说话。有些自相矛盾的表达方式，孩子会忽视言语，道德告诫，甚至父母的态度，就像人类的眼睛会忽视无色的东西一样。直到牙齿的变化，孩子是一个模仿者通过和通过。

然后，随着牙齿的变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是以身体为基础向宗教情绪投降的东西不复存在。因此，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的是，当孩子完全不知道任何与生俱来的宗教态度，成为一个不同的存在之间的牙齿变化和青春期。但我刚才所指出的可以揭示，只有在青春期，孩子才会达到智力理解的模式。早些时候，它的思维还不能理解智力概念，因为孩子的思维，在牙齿的变化和青春期之间，只能与图画相结合。图片对感官起作用。总之，在生命的第一个阶段，以牙齿的变化结束，所有在其环境中进行的活动的图片对儿童起着作用。然后，随着第二组牙齿的开始，孩子开始接受以图片形式呈现的实际内容。我们必须把这种图案元素注入我们接触孩子的一切，并通过语言注入我们带给孩子的一切。

我已经通过静力学和动力学的元素来描述了对孩子的影响。但通过语言的媒介，一个更广泛接触到更广泛、更多样的元素。毕竟，语言只是灵魂体验长链中的一个环节。每一次属于语言领域的经历都具有艺术性质。语言本身是一种艺术元素，在牙齿的变化和青春期之间，我们必须考虑到这种艺术元素高于一切。

不要一时想象，用这些话，我正在倡导一种纯粹的审美的教育方法，或者我想用各种人工或审美的人为方法来交换学习的基本要素，即使这些方法似乎在艺术上是合理的。离它很远！我无意用一种明显的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态度来取代我们目前文明中普遍存在的未培养元素。((为了在座的捷克朋友，我要强调的是，我绝不把民族或地理特征与波希米亚语联系起来。我只是在普遍接受的意义上使用它，指的是那些逃避责任、无视公认的行为规则和不认真对待生活的人的快乐——幸运的态度。)其目的不是以无视基本规则或缺乏诚意来取代进入我们文明的迂腐态度。

其目的不是以无视基本规则或缺乏诚意来取代进入我们文明的迂腐态度。在这里，人们必须考虑到，在这个时代，他们的思维还不是合乎逻辑的，而是有一个完全形象的特征。这类儿童对自然的看法是不符合逻辑的。他们想生活在画面里。聪明的成年人对七、九、十一、甚至十三岁的孩子几乎没有印象。在那个年龄，他们对理智的成就漠不关心。另一方面，具有内在新鲜感的成年人（但不排除谨慎），友好善良的人确实给孩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些声音有一圈温柔的人，仿佛他们的话在抚摸着孩子，表达着赞许和赞美，到达了孩子的灵魂。这种个人影响是重要的，因为随着牙齿的变化，孩子不再只向周围的活动投降。现在，一种新的开放唤醒了人们实际上在说什么，也唤醒了成年人用他们所发展的自然权威所说的话。这揭示了孩子在牙齿变化和青春期之间固有的最具特征的元素。

当然，你不会期望我站在这里为威权原则辩护，三十多年前，我写了《直觉思维：自由哲学》一书。然而，就牙齿变化和青春期之间的儿童而言，权威是绝对必要的。这是儿童灵魂生活中的自然规律。在生活的这一特殊阶段，没有学会自然地向抚养他们的成年人、教育他们的成年人的权威屈服的儿童不能成长为一个自由的人。只有在儿童时期自愿向当局投降才能获得自由。

就像在生命的第一阶段，孩子们模仿周围的所有活动一样，在第二阶段，他们也遵循（权威）说出的话语。当然，这必须以一般的方式来理解。极其强大的精神物质通过语言流入儿童，根据他们的本性，语言必须保持典型的图画。如果一个人观察到，在牙齿改变之前，通过第一次学习说话，孩子们梦想着跟随一切将成为以后生活的基本，以及他们是如何在牙齿改变后才醒来的，那么你就可以通过我们在孩子们面前使用语言的方式在第二个生命周期中获得一张与孩子相遇的照片。

因此，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在现阶段，我们如何通过语言来处理儿童问题。

我们带来的一切都必须对他们说话，如果这件事不发生，他们就不会明白。例如，如果你实际上向一个幼儿描述一种植物，这就像期待眼睛理解红色这个词。眼睛只能理解红色，

而不能理解单词。孩子不能理解对植物的普通描述。但一旦你告诉孩子植物在说什么和做什么，就会有即时的理解。对待儿童也必须理解人性。当我们讨论教学的实际方面时，我们稍后会听到更多关于这一点的信息。在这里，我更关心的是提出一个基本的大纲。

因此，我们看到了一个像图像一样的元素是如何渗透和整合我们在孩子的三重活动中遇到的东西，即行走、说话和思考。同样，在孩子周围发生的活动，最初是以梦幻的方式被感知的，奇怪的是，在第二个阶段，从牙齿的变化到青春期，也会转变成图片。孩子开始梦周围的活动，而在生命的第一阶段，这些外部活动被非常清醒和直接地跟踪，并简单地模仿。孩子的思想还不抽象，也不合乎逻辑；他们也仍然是图画。在第二个牙列和青春期之间，儿童生活在语言中，有它的艺术和图案元素。因此，只有沉浸在意象中的东西才能到达孩子。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年龄，孩子记忆力的发展特别强的原因。

现在，我又一次不得不说一些话，这会让有学问的心理学家内心颤抖，给他们以隐喻性的鹅肉。也就是说，儿童只有随着牙齿的变化才能获得记忆。造成这种鹅肉的原因只是这些东西没有被正确地观察到。有人可能会说：“牙齿变了以后，在孩子身上出现的记忆肯定已经存在了，甚至更强烈，因为孩子当时有一个与生俱来的记忆，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比以后更好地记住。”这大概就像说狗，毕竟，真的是狼一样，两者没有区别。如果有人指出一只狗经历了完全不同的生活条件，尽管它是狼的后裔，但它不再是狼，答案可能是：“嗯，狗只是狼的驯养版本，因为狼的咬伤比狗的咬伤更糟糕。”这种事情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说，孩子的记忆在牙齿改变之前比之后更强。一个人必须能够观察实际现实。

在幼儿中这种特殊的记忆是什么，后来的记忆是从什么？这仍然是一种内在的习惯。当接受口语时，孩子会形成一种精致的内在习惯，通过模仿吸收一切。而在早期，特别养成的习惯——它仍然有一个更多的身体素质——一个灵魂的习惯是形成时，孩子开始改变牙齿。正是这种在灵魂境界中形成的习惯，才叫记忆。一个人必须区分进入灵魂生活的习惯和身体领域的习惯，就像你必须区分狗和狼一样——否则你就无法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还可以感受到儿童灵魂一直生活在其中的图画元素之间的联系，以及新出现的被遗忘的习惯，即实际的记忆，它们也主要通过图像来工作。

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一切都取决于对人性的敏锐观察。它将打开一个人的眼睛，在尖锐的转折点，在牙齿的变化。通过观察儿童的病理情况，我们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到这种变化。任何对这些事情有兴趣的人都知道，儿童疾病看起来与成人疾病非常不同。通常情况下，即使是患病儿童的相同外部症状也有与成年人不同的起源，在那里它们可能看起来相似，但不一定相同。**在儿童中，疾病的特征形式都来自头部，它们影响剩余的有机体。它们是由神经感觉系统的一种过度刺激引起的。**即使有麻疹或猩红热的儿童也是如此。

如果一个人能清楚地观察，就会发现，当行走、说话和思考发挥各自的影响时，这些活动也会从头部向下工作。在牙齿的变化，头部是最完美的塑造和内部形状。在此之后，它将内部力量传播到剩余的有机体。这就是为什么儿童疾病从头部向下辐射。由于这些疾病的表现方式，人们会发现它们是对刺激或过度刺激的反应，特别是在神经感觉系统中。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在儿童疾病中找到正确的病理。**如果你看着成年人，你会发现疾病主要来自腹部运动系统——也就是说，从人类的对立面。**

在儿童可能受到神经感觉系统过度刺激的年龄之间，以及在性成熟之后的几年，即在牙齿改变和青春期之间，都是义务教育的几年。在所有这一切中，孩子的灵魂生活和图像领域之间的亲属生活，正如我向你描述的那样。从表面上看，这是以呼吸和血液循环交织的节律系统来表示的。呼吸和血液循环向内协调的方式，孩子在学校呼吸的方式，以及呼吸逐渐适应血液循环的方式，所有这些通常发生在第九到第十年之间。起初，直到第九年，孩子的呼吸都在头部，直到，通过其有机体内部的一种内在斗争，心跳和呼吸之间建立了一种和谐。随后是血液循环占主导地位的时期，这种普遍的变化发生在身体的领域和儿童灵魂领域。

在牙齿的变化完成后，所有通过孩子工作的力量都在努力向内移动图像，如果我们在给孩子带来的任何东西中使用图像方法，我们将支持这个图像形成元素。然后，在第九到第十岁之间，一些真正了不起的事情开始发生；孩子感觉到与音乐元素有更大的关系。这个孩子比以前更希望被音乐和节奏所控制。我们可以观察到孩子在第九岁和第十岁之前是如何对音乐做出反应的——音乐元素是如何作为一种塑造力量生活在孩子身上的，当然，音乐力量是如何活跃在身体的内在雕塑中的。事实上，如果我们注意到孩子对音乐的亲和力是如何很容易地用热切地表演的舞蹈般的动作来表达的——那么我们一定会认识到，孩子掌握音乐的真正能力从第九岁到第十岁开始发展。在这个时候，它变得显而易见。当然，这些东西并不属于严格分开的类别，如果你能完全理解它们，你也会在第九年之前培养一种音乐方法，但这将以适当的方式进行。一个人将倾向于刚才建议的方向。否则，如果孩子突然暴露在音乐元素的全部力量下，如果孩子在没有适当准备的情况下被音乐经验所吸引，那么到10岁的孩子就会受到太大的冲击。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儿童通过发展某些内在需求，以明确的内在需求对特定的外在表现和现象作出反应。在认识到这些需要时，知识并不停留在理论上，而是成为教学本能。人们开始看到，一个特定的过程是如何处于萌芽状态的，而另一个过程是在孩子体内萌芽的。观察儿童成为本能，而其他方法导致的理论只能应用于外部，对儿童来说仍然是陌生的。没有必要给孩子糖果来培养亲密关系。这必须通过适当处理儿童的灵魂状况来实现。但最重要的因素是师生在课堂上的内在联系。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现在也需要说的是，任何一位老师，如果能看到什么东西想从孩子内心深处溢出，就会变得越来越谦虚，因为这样的老师会意识到用现有的微薄的手段去达到孩子的存在是多么困难。然而，我们将看到，只要我们继续努力，就有充分的理由继续努力，特别是因为所有教育主要是自我教育问题。我们不应该灰心丧气，因为孩子在每个发展阶段都对外部世界——即我们，教师——所希望带来的具体反应，即使这可能是某种内在对立的形式。当然，由于意识在那个年龄没有足够的觉醒，孩子不知道任何内在的阻力。为了符合他们自己的天性，孩子们经历了牙齿的变化，要求课程内容有形式和着色，以满足从他们的生物体溢出的东西。我以后再谈这个。

但是，孩子们不想要的一件事——当然不是在换牙的时候——他们会强烈的内心反对——是必须在一张纸上或黑板上画上一个看起来像这样的奇怪的符号：A，只是被告知这听起来和从自己嘴里自发产生的东西一样[啊！] 当看到一些特别美妙的东西时！因为这样的标志与孩子的内在体验无关。当孩子看到颜色的组合时，感觉会立即被刺激。但是，如果一个人把一些东西放在一个看起来像父亲的孩子面前，期望与被称为孩子自己父亲的人有联系，那么孩子的内心就只能感到对立。

我们的文字符号是怎么来的？想想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他们仍然保留了一些相似的东西，他们的意图传达。古代楔形文字也与符号所表示的东西有一些相似之处，尽管这些文字更能表达使用这些符号的古代人民的意志本性，而埃及象形文字则更多地表达了一种感觉方法。这些古代作品的形式，特别是当要阅读的时候，让人想起了它们从外部世界所代表的相似之处。但是，孩子们会用黑板上这种奇怪而华丽的标志做什么呢？他们和自己的父亲有什么关系？然而，年轻的学生被期望学习和工作这些显然毫无意义的符号。难怪孩子身上的东西会变得怨恨。

当孩子们失去了他们的牙齿时，他们觉得与我们现阶段文明中流行的写作和阅读联系最少，因为它代表了程式化和惯例化的结果。最近才进入世界的儿童，突然被期望吸收写作和阅读所经历的所有转变的最终结果。尽管古往今来的文化进步的许多阶段中没有任何阶段尚未触及儿童，但他们突然被期望处理在我们的现代和古埃及之间失去任何联系的迹象。那么，如果孩子们感觉不到联系，这有什么奇怪吗？

另一方面，如果你以适合孩子年龄的方式向他们介绍数字世界，你会发现他们可以很好地进入新的学科。他们也将准备欣赏简单的几何形式。在第一堂课中，我已经注意到孩子的灵魂是如何准备处理模式和形式的。现在也可以引入数字，因为随着牙齿的变化，内部系统正在发生硬化。通过这种硬化，力量被释放出来，并在孩子如何工作与数字，绘画，等等。

但阅读和写作是一种活动，最初是非常陌生的儿童在第七年左右。请不要从我所说的中得出结论，不要教孩子们读和写。当然，他们必须学会这一点，因为毕竟，我们教育年轻人不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是为了生活。关键是，如何做到这一点而不违背人性？我们将在今后几天更彻底地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一般来说，如果教育工作者意识到对一个孩子的灵魂来说，有多少东西是陌生的，那么这是很好的，这些东西是我们从当代生活中拿走的，并且是因为我们认为孩子们有必要了解它们。

然而，这绝不能导致我们陷入相反的错误，即想要创造一种审美的教育形式，或者宣称所有的学习都应该是孩子的游戏。这是最糟糕的口号之一，因为这样的态度会把孩子变成那种只在生活中玩耍的人。只有在教育领域的业余爱好者才会接受这样的说法。重点不是从成人喜欢的游戏活动中选择某些花絮，而是与孩子玩耍时实际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

在这里我必须问你一个相关的问题。游戏仅仅是乐趣还是对孩子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一个健康的孩子来说，玩耍绝不仅仅是一种愉快的消遣，而是一种完全严肃的活动。游戏从儿童的整个机体中认真地流动。如果你的教学方式能抓住孩子在游戏中的严肃性，你不仅会以一种有趣的方式教学——在普通意义上——而且你会培养孩子游戏的认真。任何时候重要的是对生活的准确观察。因此，如果善意的人试图把他们的宠物想法引入生活的一个分支，要求对所有人进行最密切的观察，即教育，那将是相当令人遗憾的。我们的智力文化使我们陷入了一种大多数成年人不再了解童年的境地，因为一个孩子的灵魂与一个化的成年人完全不同。我们必须重新找到童年的钥匙。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让自己了解到，在第一个生命期，直到牙齿的变化，儿童的整个行为都显示出一种以身体为基础的宗教品质；在这之后，在牙齿的变化和青春期之间，儿童的灵魂生活与所有具有图像质量的人相适应，并在这段生命期间经历了许多艺术和审美的变化。

当孩子进入青春期时，一直通过语言工作到现在的星体躯体就可以自由地独立工作了。以前，需要通过语言的力量来建立儿童身体的内在组织。但是，在青春期之后，这些力量（在许多其他领域也起作用——在所有给予形式的东西中，相对于塑料和音乐形式）被解放出来，

并被用于思维活动。只有这样，孩子才会成为一个有智慧和逻辑思维的人。

很明显，以这种方式，语言中的闪光、溪流和汹涌的东西，在获得解放之前，会给身体带来最后的震动。看看这个年龄的男孩，听听他的声音在青春期是如何变化的。这种变化和第七年牙齿的变化一样具有决定性。当喉部开始以不同的声音语调说话时，它是星体身体的最后一个推力——即通过言语闪烁和工作的力量——在身体中。相应的变化也发生在女性有机体，但以不同的方式，而不是在喉部。它是通过其他器官产生的。经历了这些变化之后，人类在性方面已经成熟。

现在，年轻人进入了生命的这一时期，而以前从神经感觉系统辐射到身体的东西不再是决定因素。现在，正是运动系统、意志系统——与代谢系统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起主导作用。新陈代谢生活在物理运动中。成年人的病理学可以告诉我们，在这个较晚的年龄，疾病主要从代谢系统辐射。(偏头痛也是一种代谢性疾病。)我们可以看到，在成年人中，疾病不再像在儿童中那样从头部传播。疾病在哪里表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知道它从哪里辐射到身体。

但在小学期间（从六到十四岁左右），节奏系统是最积极的参与。在这段时间里，生活在神经感觉系统和代谢——肢体系统中的一切都是由节律系统平衡的。节奏系统的这种平衡活动包括通过我们的物理运动起作用的东西，在那里燃烧的过程不断发生，并且也被新陈代谢所平衡。这种平衡活动也能帮助新陈代谢消化最终进入血液并以循环的形式进行。所有这些都在呼吸过程中结合在一起，呼吸过程有节奏的性质，以便再次回到神经感觉过程中。这是人性中的两个两极。神经感觉系统一方面，代谢——肢体系统另一方面，节奏系统之间。

我们在处理孩子的牙齿变化和青春期之间的问题时，首先要考虑这个节奏系统。它在这些年里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它是人类系统中最健康的；它必须受到严重的外部干扰才能生病。

在这方面，现代的观察方法又走错了路。想想最近用疲劳系数来研究儿童疲劳的科学测试。在这一点上，让我再次重申，为了避免误解，我无意放弃现代科学调查方法本身，也无意对其方法进行蔑视。在这些实验中，测量了不同程度的疲劳，例如在健身房或算术课上，等等。发现这些因素没有什么错，但它们绝不能构成一个人教学的基础。人们不能根据这些系数来安排时间表，因为教师的真正任务是非常不同的。在童年的这个阶段，目标应该是与人类的一个系统合作，这个系统永远不会厌倦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唯一容易疲劳的系统是代谢和肢体系统。这个系统确实疲劳，它把疲劳传递给其他系统。但我问你，节奏系统有可能疲劳吗？不，它永远不会疲倦，因为如果心脏不是终生不知疲倦地跳动，没有痛苦的疲劳，如果呼吸不是连续的，而不是精疲力竭，我们就根本无法生存。节奏系统不会疲劳。

如果我们通过一种或另一种活动使我们的学生过度疲劳，这表明，在所考虑的年龄——在 7 至 14 岁之间——我们对节奏系统没有足够强烈的吸引力。这个中间系统再次完全生活在图像领域，是它的外在表现。如果你不能富有想象力地提出算术或写作课程，你将使你的学生疲惫不堪。但是，如果你从内心的新鲜感和片刻的注意中，你可以在孩子们中召唤出意象的力量，你就不会厌倦它们。如果他们开始下垂，他们疲劳的来源是他们的运动系统。例如，孩子坐的椅子可能压得太紧，或者钢笔可能不适合手。没有必要通过教学心理学来计算一个孩子在不过度紧张的情况下从事算术的时间。重要的是，教师知道如何与小学生节奏系统和谐地教授各科，以及如何通过人类的知识，以适当的形式呈现课程内容。

只有当我们认识到，只有在性成熟的到来时，学生才会觉醒到生活的理智方面，而且在牙齿的变化和青春期之间，教师必须通过个人榜样来指导，因为他们给学生带来了他们希望在他们身上展现的东西。因此，一种源于对人的真正认识的教育学，在很大程度上必须是教师自身内在态度的问题——一种注定要对教师自身道德态度进行研究的教育学。更激烈的表达方式是：孩子本身是好的，但成年人却不是！最重要的是，在第一次讲座结束时，我们已经把需要的东西写成了文字。我们不应该谈论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孩子，而应该努力了解我们作为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应该如何对待自己。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需要心灵的力量。然而，仅仅宣布我们现在必须从原则和方法两方面呼吁他们的心，而不是向我们学生的理智说话，

这还不够好。我们真正需要的——我想再次强调这一点——是我们自己在我们的有自己的心。

GA306__瑞士教师课程 第4次讲座 游戏 画画 元音与辅音 九岁之变 植物 动物 1923年4月18日 多纳赫

在我们以前的会议上，我试图引导你们了解我们所理解的人类知识。我们在这次会议上进一步审议的问题肯定会有一些仍然没有解决的问题。我还告诉过你，人类的这种知识不是那种会导致理论的知识，而是一种可以成为人类本能、被奴役和精神本能的知识，一旦转化为行动，就会导致活生生的教育原则和实践。当然，你必须认识到，在进行这类讲座时，只有以指示的形式指出人类的这种知识对促进实践教学能做些什么。但仅仅因为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实际应用，我只能给出大致的轮廓，这是目前非常不受欢迎的。很少有人充分意识到，用语言表达的任何东西充其量只能是一种暗示，仅仅是对实际生活中更复杂和多样的东西的一种暗示。

如果我们记得，幼儿本质上是由感官构成的，完全以身体宗教的方式被赋予从周围世界向他们走来的东西，我们就会看到，直到牙齿变了，他们附近的一切都适合的，通过他们的感官被接受，然后在内心上起作用。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意识到，每当孩子用感官感知时，同时孩子也吸收了通过灵魂和精神感知的内在道德元素。这意味着，在牙齿变化的临近，我们已经为以后生活中最重要的冲动设定了场景，当孩子进入学校时，我们不再面临空白的一页，而是已经充满内容的一页。

现在，我们正在更多地走向教育的实际方面，我们必须考虑，在牙齿的变化和青春期之间，没有什么完全原创的东西可以在孩子身上启动。相反，教师的任务是识别前七年已经植入的冲动。他们必须把这些冲动引导到他们以后生活中可能需要的东西上。这就是为什么

教师能够意识到学生内心的骚动是如此重要的原因；因为在孩子们入学时，这些令人激动的生活中，这里有更多的东西。教师不能简单地决定他们要做什么，或者哪种方法是对的还是错的。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认识到什么是内在的搅拌和移动在这些孩子——以便进一步引导和发展他们。

当然，这必然会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无法在华德福学校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开办一所幼儿园还不够实际。抚养和教育儿童从出生到换牙的工作当然是最重要的。但是，由于在华德福学校，我们在应付教正式学龄儿童的要求方面已经面临很大困难，我们不可能想到开幼儿园，因为每年我们也必须为我们最大的学生开设一个新的班级。[华德福学校的第一所幼儿园不久就在施泰纳的指导下开办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开始了在华德福学校的八年课程。目前，我们不可能考虑开设幼儿园或类似的想法，作为我们一年级的准备步骤。那些对这些事情有些轻松的人可能会认为，唯一需要的是从托儿所或幼儿园开始，其余的肯定会随之而来。但事情不是那么简单。需要一个全面而详细的方案，既包括幼儿班教学的教学方面，也包括实践方面。只要每年都要增加一个新的班级，就不可能致力于这样的任务。

所谓的学校改革运动所涉及的严肃性和责任感得到了太少人的承认。对于不专业的人来说，虽然善意的人，但声音的要求似乎已经足够了，而这些要求很容易做出。在我们这个时代，当每个人都如此聪明的时候——我不是在讽刺，我是相当严肃的——没有什么比提出要求更容易了。我们这个社会所需要的，就是要有 11 到 12 个人——甚至 3 到 4 个人足够聪明——一起为学校改革制定一个完美的计划，按优先顺序列出他们的要求。我毫不怀疑这样的理论要求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些程序，今天在许多地方的摘要汇编，是非常巧妙的构思。因为人们变得如此聪明，他们在外部和抽象的成就上表现出色。

但是，如果一个人从现实生活中的经验而不是智力上判断这些问题，情况就不会像一个人聚集在一起讨论和决定一个高效炉子的性能。显然，他们会提出一系列“绝对的必要条件”，比如炉子必须能够充分加热房间，它不能排放烟雾，等等。但是，尽管所提出的各种观点可

能足够令人信服，但仅凭对它们的了解，几乎不会产生必要的知识来点燃它，保持它，并控制它的热量。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学习其他东西。在任何情况下，取决于房间的位置，烟囱的状况，以及可能的其他因素，它甚至可能无法满足如此任性地提出的条件。

但是，学校改革的大部分计划都是这样在今天制定的——或多或少以一种同样抽象的方式，就像对假想炉子的要求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不能反驳它们的原因，因为它们无疑包含了许多正确的内容。但要满足现有学校的实际需要，与提出理想情况下合理的要求有很大不同。在这里，我们不必讨论事情应该如何，而是要讨论一些实际的学生。这里有一个必须处理的问题——请允许我提一下，因为这都是学校生活的一部分——有一定数量的不同天赋和能力的教师。所有这些都是必须考虑的。在理论上规划学校改革方案没有问题。但具体的现实是，只有一定数量的天才教师可用，他们甚至不可能满足理论上商定的要求。

生命本身与理智对待生命之间的这种根本区别，是我们当今社会无法再欣赏的。因为它已经习惯了对生活的智力解释，它不能再感知这种品质，至少在它最明显存在的地方。**任何意识到理论和实践之间巨大差异的人都会发现在我们目前的商业生活中，不切实际的理论是最糟糕的过度。** 在现实中，当今商业生活的结构已经成为尽可能理论化的。控制中的人用强壮的手掌握权力。他们用手肘，经常粗暴地推行他们的理论政策。一直持续到生意被毁。在经济领域，有可能在理智地进行。但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一个人在原始的生活中相遇，比如在一所学校（在那里，它不仅仅是一个帮助自己的例子，而是在现有的冲动必须发挥作用的地方），即使是最美丽的理论也没有多大用处，除非它们提供了务实的工作的可能性，以及对人是什么的真正的个人知识。**这就是为什么头脑充满教学理论的教师通常最不适合实际的课堂情况。到目前为止，更有能力的是那些仍然出于某种本能而教书的教师，他们出于对儿童的自然爱，能够认识和满足他们。** 但今天，除非有精神知识的支持，否则再也不可能依靠本能了。现代生活对于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来说已经变得太复杂了，只有在更原始的条件下，在几乎接近动物生活水平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这种生活方式。

所有这些都是必须考虑的，如果一个人想看到什么是在这里提出的正确的角度，作为一

一个真正实用的教学形式。一般来说，教育跟随着我们现代文明的脚步，它逐渐变得越来越唯物主义。这方面的一个症状是经常使用机械方法，而不是有机方法，这只是在童年的早期，直到牙齿的变化，这是最容易印象和最重要的生活时间。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直到第二个牙列，孩子都是靠模仿生活的。正如我昨天所提到的，生活中严肃的一面，在日常工作中的所有要求，都被孩子在游戏中深深地重新表现出来。儿童的游戏和成人的工作之间的区别在于，成人对社会的贡献是由一种目的感支配的，必须符合外在的要求，而儿童只想出于与生俱来的自然冲动而活跃起来。游戏活动从内部向外流。成人工作采取相反的方向，即从外围向内。小学最重要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从游戏到工作的这一渐进过程。如果一个人能够用实际的语言回答一个伟大的问题，即如何将儿童的游戏逐渐转化为工作，那么在从七岁到十四岁的那个中年时期，一个人就解决了这个根本问题。

在他们的游戏中，孩子们模仿周围发生的事情；他们想模仿。但是，由于对人的认识不足，童年的关键已经丧失，为幼儿园年龄的儿童进行的各种人工游戏活动都是由成年人在智力上创造的。由于孩子们想模仿成年人的作品，所以为了他们的利益，发明了一些特殊的游戏，比如“铺设小棍子”，或者其他什么叫做这些东西。这些人工活动实际上使儿童的内在力量偏离了从有机体中流出的，因为它是一条活的溪流，在儿童模仿年长者的欲望中找到了一个自然的出口。通过各种机械操作，鼓励孩子做一些根本不适合他们年龄的事情。特别是在十九世纪，学前教育方案被确定为儿童不应该真正从事的活动；在学前班的整个生活中，围绕着孩子们适应少数负责的人，他们应该表现得自然，这样孩子们就会感到被刺激，去模仿他们的老师所做的任何事情。

学龄前工作人员没有必要从一个孩子到另一个孩子，向每个人展示该做什么。孩子们还不想遵循给定的指示。他们只想复制成人做的事情，所以幼儿园教师的任务是调整日常生活中所采取的工作，使之适合儿童的游戏活动。没有必要设计像那些成年人在生活中遇到的职业——除非在特殊情况下——例如需要专门技能的工作。例如，学龄前儿童被告知用纸条做平行的切割，然后把多色的纸条穿过狭缝，这样编织的彩色图案终于出现了。幼儿园中的这种机械过程实际上阻止了儿童从事正常或和谐的活动。最好给他们一些非常简单的缝纫或刺绣。无论一个孩子被告知做什么，都不应该由那些在我们的智力文化中感到舒适的成

年人人为制造，而应该产生于普通生活的任务。学前班的全部目的是让幼儿有机会以简单而健康的方式模仿生活。

这种对成人生活的调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教学任务，直到幼儿园的年龄，它的所有目的，以便所做的事情将满足儿童的自然和天生的活动需要。设计小棒游戏或设计纸织卡是足够简单的。降低我们复杂的生活形式是一项极其重要和必要的任务，例如，当一个小男孩玩铲子或其他工具时，或者当一个女孩玩娃娃时，孩子就会这样做；这样，孩子们就会把成人的职业变成孩子的游戏，包括成人世界更复杂的活动。这是一项耗时的工作，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以前的“铁锹工作”。人们需要认识到，在儿童的模仿中，在他们所有以感官为导向的活动中，道德和精神力量正在发挥作用——艺术冲动，使儿童能够以完全个别的方式作出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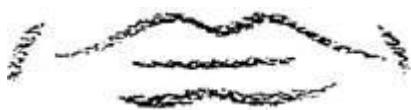
给孩子一块手帕或一块布，把它打结，使一个头出现在上面，两条腿出现在下面，你做了一个洋娃娃或一种小丑。用几个墨水渍就可以给它眼睛，鼻子和嘴巴，甚至更好，让孩子做，有了这样的娃娃，你就会看到一个健康的孩子有很大的快乐。现在，孩子可以通过想象和灵魂中的模仿，添加许多属于娃娃的其他特征。如果你用亚麻布做一个娃娃，比给孩子一个完美的娃娃要好得多，可能是有高度彩色的脸颊和聪明的穿着，一个娃娃，甚至在水平放下时闭上眼睛，等等。如果你给孩子这样一个娃娃，你在做什么？你阻止了孩子自己灵魂活动的展开。每当一个完全完成的物体吸引它的眼球时，孩子就必须抑制一种与生俱来的灵魂活动欲望，一种奇妙的微妙的、觉醒的幻想的展开。因此，你把孩子从生活中分离出来，因为你把他们从自己的内心活动中拉回来。对孩子来说，直到牙齿变了。

当孩子进入学校时，我们很可能遇到某种内在的对立，主要是阅读和写作，就像昨天提到的那样。试着通过孩子的眼睛看到情况。站着一个人。他有黑色或金色的头发。他有额头，鼻子，眼睛。他有腿。他走路，手里拿着东西。他说了些什么。他有自己的思想生活。这是父亲。现在孩子应该接受这个标志，父亲代表一个真正的父亲。没有任何理由让孩子这么做。

孩子们带着形成的力量，渴望从有机体中流出的力量。以前，这些力量在影响大脑的奇妙形成及其伴随的神经系统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他们完成了第二颗牙齿的奇妙形成。一个人应该变得谦虚起来，问一问，如何才能利用自己的资源，在第一颗婴儿牙齿的基础上创造出这些第二颗牙齿；我们完全不知道的智慧的崇高力量，在所有这些力量中工作！这个孩子完全屈服于这种无意识的智慧，通过形成的力量编织。孩子们生活在空间和时间里，现在，突然，他们应该通过学习阅读和写作来理解强加给他们的一切。

引导孩子直接进入我们先进文化的最后阶段是不合适的。我们必须引导他们与想要从自己的存在中流出的东西和谐相处。将儿童引入阅读和写作的正确方法是允许形成力量——到第七年为止，这些力量一直在致力于物理组织，现在正在被释放用于外部灵魂活动——积极参与。

例如，你不直接用字母或完整的单词来呈现孩子，而是画一些看起来像这样的东西：



这样，通过吸引其灵魂中的形能力，你会发现现在孩子可以记住一些有实际意义的东西，一些已经被孩子的形能力所掌握的东西。这样的孩子会告诉你，“那是一张嘴。”现在你可以让它说，“嗯。”然后你要求它省略单词的末尾部分，逐渐让孩子发音为“嗯。”接下来你说：“让我们来描绘你刚才说的话。”我们遗漏了一些东西，因此这就是我们所描绘的：



现在让我们把它变得更简单：



它已成为字母 M。

或者我们可以画出这样的东西。



孩子会说：“鱼。”老师回答说：“让我们把这条鱼变得更简单。”再次，一个人会要求孩子只听第一个字母，这样就得到了字母因此，从这些图片，我们导致抽象的字母形式。

没有必要追溯到历史，以显示当代写作是如何从古代象形文字演变而来的。为了我们的教学目的，真的没有必要深入研究文明的历史。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找到我们的方法——在幻想的翅膀的帮助下——进入这种方法，然后，无论我们说什么语言，选择一些特征词，然后我们转化为图片，并最终从它们中得到实际的字母。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与孩子内心想要的东西一起工作，在孩子在牙齿改变期间和之后，从这一点你会明白，在通过画一幅画和画一幅画来介绍写作之后（孩子们立即使用颜色是很好的，因为他们生活在颜色中，就像每个处理他们的人都知道的那样），人们就可以进步到阅读。这是因为整个人类在写作方面都很活跃。手是需要的，整个身体必须适应自己——即使只有轻微的程度；整个人都参与其中。写作，当通过绘画进化时，仍然比阅读更具体。读书时——一个人只是坐着，一个人已经变成了一只胆小的老鼠，因为只有头才能工作。阅读已经变得抽象了。它应该作为整个过程的一部分，按程度演变。

但是，如果一个人为了与人性和谐地合作而采用这种方法，就会变得非常难以抵御现代偏见。当然，学生们的阅读能力会比今天的预期稍晚一点，如果他们不得不改变学校，他们似乎比他们新班级的其他学生能力更差。然而，我们是否真的有理由迎合一种物质文化的观点，并要求一个八岁的孩子应该知道什么？真正的意义在于，对于这样一个孩子来说，过早地学习阅读可能根本没有好处。通过这样做，一些东西被封锁了一辈子。如果孩子学得太早，他们就会过早地陷入抽象。如果稍微晚一点教阅读，无数潜在的硬化剂可能会带来更快乐的生活。整个人类有机体的这种硬化——给它一个更简单的名字——表现在生活后期最多样化的硬化形式，可以追溯到向儿童介绍阅读的错误方法。当然，这些症状也可能是由许多其他原因造成的，但关键是，如果学校的教学与人性相适应，灵魂和精神对一个人的体质的影响就会得到卫生的增强。如果你知道如何正确地形成你的课程，你将能够给你的学生最好的健康基础。你可以肯定，如果现代教育系统的方法更健康，那么秃头到处走动的男人就会少得多！

具有物质观的人对灵魂——精神自然和身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关注太少。我一次又一次地想指出，当前唯物主义态度的悲剧在于它不再理解物质过程——它只观察到外部——并且它不再认识到道德元素是如何进入物质的。我们自然科学对待人类的方式——人们几乎可以说是虐待——可能会导致对人类是什么的误解。你只需要想想当代教科书中关于生理学或解剖学的常见插图，在那里你可以看到骨骼、神经系统和血液循环的图片。这些画的方式是非常有启发性的，这意味着它们是真实的现实表现。然而，它们根本没有传达实际的事实——或者充其量，只有 10%，因为 90% 的人体由不断流动的液体物质组成，因此不能以固定的轮廓绘制。现在你可以说，“生理学家知道这一点！”没错，但这些知识仍然存在于生理学家的圈子中。它没有进入整个社会，特别是因为这些插图的强烈暗示性影响。

人们对其他事情的认识甚至更少。固体物质不仅构成我们身体最小的部分，而迄今为止最大的部分是液体，而且我们也是我们生命中每一刻的空气生物。一会儿，我们周围的空气在我们体内，下一分钟，我们身体内的空气又在外面。我们是周围空气中不断波动的一部分。温暖的条件呢？事实上，我们必须区分我们的固体、液体、气体和温暖组织。这些区别

可以进一步扩大，但现在我们将在此停止。

显然，当我们考虑以下问题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毫无意义和错误：如果这些关于骨骼、神经系统等的插图真的代表了真实的情况——总是暗示人类是一个坚实的有机体——如果这真的是整个真相，那么难怪道德元素，灵魂的生命，不能穿透这个坚实的骨骼物质或这种明显僵化的血液循环。 物质和道德生活需要单独存在。但是，如果你把液体、气体和温暖组织包括在你个人的照片中，那么你就有了一个精细的代理人，一个精致的实体——例如，在不同的温暖状态中——它允许现有的道德构成也延伸到温暖的物理过程中。如果你的照片是基于现实的，你就会发现什么是具有物理性质的，什么是具有道德性质的。这就是你在与成长中的人类合作时必须记住的。 必须有这种认识。

因此，我们必须审视人类的整体，找到我们的道路，不受普遍接受的生理心理态度的阻碍。它将使我们知道如何对待孩子，否则他们会对自己必须学习的东西产生内心的反对。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让我们的年轻学生逐渐和自然地成长为他们的学科，因为这样他们也会喜欢他们必须学习的东西。但只有当他们的内在力量充分参与这些新的活动时，这种情况才会发生。

最具破坏性的影响，就在 7 到 9 岁的时候，是由片面的幻想、关于如何教导某些事情的固定想法造成的。例如，十九世纪——但这在十八世纪已经做好了准备——非常自豪的是，新的语音教学阅读方法取代了旧的单词制作方法，增加了单个字母——这种方法再次被全词法所取代。因为今天人们不好意思公开地尊重旧的拼写方法，人们几乎找不到任何人准备为旧的拼写方法辩护。根据目前的观点，这样的人会被认为是一个老怪人，因为对老式拼写方法的热情是根本不合适的。注音整字法运天。一个人对语音方法感到非常自豪，教孩子培养对声音质量的感觉。小学生不再学习识别单独的字母，如 P、N 或 R；他们被教导在一个单词中发音字母。

这没什么不对的。整字法也不错，有时甚至从分析一个完整的句子开始，老师从这个句

子进步到分开的单词，然后再回到单一的声音。然而，当这些东西成为时尚时，这是糟糕的。所有三种方法的基础思想都是好的——不可否认，每一种方法都有其优点。但到底是什么让这一切如此？想象一下，你只从一张显示正面景色的照片中认识一个人。这张照片将在你的内心创造出一个特定的形象。现在想象一下，另一张照片落在你手里，有人告诉你，这是同一个人。第二张图片显示了一个侧面的观点，并产生了这样一个不同的印象，你可能相信它不可能是同一个人。然而，在现实中，两张照片都显示了同一个人，但从不同的角度。这就是生活中的一切：一切都必须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虑。很容易爱上自己的特定视角，因为它看起来是如此令人信服。因此，有充分理由的人可能会为拼写方法、语音方法或全词方法辩护，以至于任何有相反意见的人都不能反驳自己的论点。然而，即使是最好的理由也可能只是片面的。在现实生活中，一切都必须从最不同的角度来考虑。

如果字母形式是通过绘画和绘画获得的，如果一个人已经采用了一种语音或全词的方法——这现在是适当的，因为它引导孩子欣赏一个整体，并防止它变得过于固定的细节——如果这一切都已经完成，在我们的物质主义气候中仍然有一些其他的东西被忽视了。就是这样：单一的声音，本身就是单独的 M 或 P，这也代表了一个现实。重要的是要看到，当一个声音是一个词的一部分时，它已经进入了外部世界，已经进入了物质和物理世界。我们灵魂中的声音是这样的，这些声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灵魂本性。当我们发音字母，例如字母 M，我们实际上说“em”，古希腊人没有这样做，他们发音为“mu。”换句话说，他们在辅音后面发音辅助元音，而我们把它放在辅音前面。在今天的中欧，我们通过从元音到辅音来发出字母的声音，但在古希腊，只有反向路径。在几种欧洲语言中，加在辅音字母上的元音在辅音（即 em，但 dee）之前或之后发音）。可以想象，在这里，速记员可能省略了“经常”一词，案文可能读过“今天在中欧，我们经常通过从元音到辅音来发出字母的声音。”——Trans。] 这表明了有关人民的基本灵魂状况。

在这里，我们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如果你从外部或功利的角度来看待语言（因为今天的语言主要是一种传递思想或信息的方式，而单词几乎不仅仅是外部事物的符号），如果你回到生活在单词中的灵魂元素——生活在整个语言中——你就会找到回到所谓声音的真实性质的方法；每一种具有辅音质量的声音都具有与元音完全不同的特征。

如你所知，有许多不同的理论解释语言的起源。((这种情况类似于从不同角度拍摄的照片。)除其他外，还有所谓的根据这一理论，当人们第一次开始说话时，他们模仿特征的外部声音。例如，他们听到一只狗叫，“bow——wow.”如果他们想表达类似的灵魂情绪，他们就会发出类似的声音。没有人能反驳这样的想法。相反，有许多有效的理由支持 the bow——wow 理论。只要一个人只从这个特定的前提论证，它是无可争辩的。但生命不包括证明和反驳；生命充满了活的运动，转化，活的蜕变。在一种特定情况下正确的东西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能是错误的，反之亦然。生活的流动性必须被理解。

正如你可能知道的，还有另一种理论，称为叮咚理论，其信徒强烈反对 the bow——wow 理论。根据这第二种理论，语言的起源用以下方式来解释：当钟声敲响时，随后的声音是由其金属的特定结构引起的。对象和声音之间的类似相互关系也归因于人类的言语。叮咚理论更多地代表了一种对事物物质性的感觉，而不是对外部声音的模仿。

同样，这一理论在某些方面确实是正确的。这两种理论都可以说很多。然而，在现实中，语言并不完全是根据丁东理论或许多其他相关因素也必须考虑，但每一种理论，孤立地，只给出一个片面的观点。在我们的语言中，有许多例子是丁东理论的例子，还有许多其他的例子，声音代表着模仿，如在“事实是，这两种理论都是正确的，还有许多其他的理论。重要的是要把握生活的实际情况；如果这样做，人们会发现 bow——wow 理论更多地与元音相关，而丁——东理论更多地与辅音相关。然而，这种说法也不完全是片面的，因为人们最终会看到辅音是作为事件或形状在我们的环境中的一种反映，正如我已经在小书“个人和人类的精神指导”中指出的那样。[Rudolf Steiner, 《个人和人类的精神指导》，人类出版社，Hudson, 纽约，1992 年。]

某种程度上，辅音的起源可以用叮咚理论来解释，但它必须更详细地计算出来。而元音则是一种表达和揭示一个人本质的方式。表达元音的字母的形式根本不模仿外部事物，而是

表达人类的同情和反感。因此，快乐或好奇的感觉是通过声音 EE 来表达的；惊奇或惊奇；“我很惊讶！”是由 AH 表示的；A（如在路径中）表达了“我想摆脱一些刺激我的东西。”U（和你一样）表示“我很害怕。”

元音直接流露出同情和反感的感觉。它们不仅不是模仿的结果，而且使人类能够交流喜欢和不喜欢。当听到狗的威胁性吠叫时，人类——如果他们的感觉像狗一样——就会根据狗的发声引导从内部向外，而形成辅音代表从外部向内的运动。辅音再现外部事物。简单地说，通过发出这些声音，一个人就是复制外部自然。如果你深入了解细节，你可以自己确认这一点。

由于所有这些只适用于声音而不是单词，但是，您可以理解，当使用解析方法时，一个人实际上是从整个单词到原始灵魂条件。一般来说，我们必须始终努力认识到儿童在每个阶段的内心要求什么；然后我们可以自由地进行——就像一个好的摄影师在要求客户看许多不同的方向，以捕捉他们的个性，同时拍摄他们的照片(从而使这一段时间如此乏味！)。同样，如果一个人想深入了解人类，一个完整的观点是必不可少的。

用整字法只获得物理方面。用语音的方法接近灵魂境界。不管这听起来多么荒谬，用拼写的方法，你实际上进入了灵魂的领域。今天，这最后一种方法当然被看作是一种白痴形式；然而，毫无疑问，它与灵魂的关系比其他方法更密切。它不能直接应用，但需要引入一定的教学技巧和艺术，以避免过度片面的练习在传统的发音字母。相反，孩子将获得一些关于字母产生的经验，这是可以生活在形能力中的东西，对孩子来说是真实的。这是事情的核心。如果以这种方式教导年轻的学生，他们将能够在适当的时候阅读——也许在第九年之后的几个月。如果他们不能早读，这并不重要，因为他们是以一种有益健康的方式自然地学习的。根据不同儿童的反应，这一阶段可能会发生得更早或更晚。

第九年标志着一个较小的生命周期的开始——较大的生命周期已经被谈论了好几次。它

们是：从出生到牙齿的变化；从牙齿的变化到青春期；从那时到二十几岁。然而，现在，当年轻人到了二十几岁时，人们不再敢对他们谈论另一个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将在二十一岁之后达到顶峰。这将被视为纯粹的侮辱！在那个年龄，他们感到完全成熟——他们已经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文章。因此，在谈论生命的后期发展阶段时，我们必须谨慎行事。但对于教育家来说，了解更大的生命周期以及其中包含的更小的生命周期是很重要的。在第九年到第十年之间，但更接近第九年，一个较小的时期开始，当一个孩子逐渐觉醒到自我和周围世界的差异。只有这样，孩子才会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因此，在这个阶段之前的所有教学都应该使孩子感觉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

人们表达了最奇特的思想来解释这一现象。例如，你可能听过人们说：“当一个年幼的孩子跑到角落里受伤时，反应就是撞到角落。”对这一现象的一种理智解释是，只有当一个人有意识地受到伤害或有意识地受到伤害时，他才会反击。这就是如何解释孩子在敲击桌子或其他对象时的反应。这种定义总是诱使人们引用希腊的人类定义的例子——也就是说，一个人是一个有两条腿但没有羽毛的生物。就定义而言，这实际上是正确的。它带领我们回到古希腊时代。我不会详细地说明物理学中目前的定义往往不会好很多，因为也有孩子经常被教导说，人类是一种双腿行走，没有羽毛的生物。一个比其他人聪明一点的男孩想到了这个定义。他抓住了一只公鸡，拔了它的羽毛，把它带到了学校。他把那只拔毛的鸟举了出来，说：“这是人类！它是一种双腿行走，没有羽毛的生物。”嗯，定义可能有其用途，但它们几乎总是片面的。

重要的是要找到一条真正的进入生命之路——我必须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关键是，在九岁之前，孩子还没有区分自我和周围环境。因此，人们不能说，一个小孩在打桌子时，会把桌子想象成一个活生生的东西。孩子们永远不会想到这样想。这种所谓的万物有灵论，是灵魂对无生命物体的赋予——这种思想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文明史中——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一些博学的学者认为，他们发现人类赋予无生命的物体一个灵魂的奇妙理论是真正令人惊讶的。整个神话都是根据这个理论解释的。有人认为，传播这种思想的人从来没有遇到过原始的人。例如，一个简单的农民永远不会想到给自然现象赋予一种灵魂品质，而这个农民没有受到我们复杂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对于孩子来说，概念像是对死的物体赋予灵魂化或动

画化要根本不存在。孩子感到活着，因此孩子周围的一切都必须是活的。但即使是这样的原始的观念也不会进入儿童朦胧梦幻的意识。这就是为什么，当你教九岁以下的学生时，你不能让孩子的环境和它所包含的一切看起来与他们分开。你必须允许植物活下来——事实上，一切都必须生活和与孩子说话，因为他们还没有区分自己和整个世界。

从这一点可以明显看出，在第九年之前，你不能接触到任何理智描述的孩子。一切都要转化成图画，变成新鲜的和鲜活的图画。一旦你继续更直接的描述，你就不会在第八到第九年取得任何成就。这种办法只有在以后才有可能。一个人必须找到进入每个特定生命周期的途径。直到九岁，孩子们才理解一种图画的展示。任何东西都绕过他们，就像声音绕过眼睛一样。但在第九到第十年之间，随着孩子们逐渐意识到自己的身份，你可以开始对植物进行更真实的描述。然而，还不能描述任何属于矿物王国的东西，因为儿童新发展的区分自我和世界的能力还不足以使他们理解内在存在的东西和属于死亡矿物世界的东西之间的显著差异。这个阶段的孩子只能理解自己和植物之间的区别。此后，你可以逐渐发展到对动物的描述。但同样，这也必须这样做，以便对儿童来说，动物世界的介绍仍然是真实的。

今天，有一种既定的植物学形式，伴随着这种倾向，引入这一主题，就像它在低年级一样。这是出于一种懒惰，但把成年人的植物学介绍给更年轻的班级确实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我们的植物学到底是什么？它是由植物的系统分类组成的，按照一定的公认原则排列。首先是真菌，然后是藻类，毛科，等等——一个家族整齐地排列在另一个家族旁边。但是，如果在学校里向幼儿教授这样一门科学（这本身可能是相当可以接受的），它几乎就像排列不同种类的头发，从人体中提取，并根据它们生长的位置系统地分类——耳朵后面、头部、腿上等等。按照这种方法，你可能会建立一个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系统，但它不会帮助你理解头发的真正本质。因为这似乎太明显了，人们可能很容易忽视将各种类型的头发与人类作为一个实体联系起来。植物世界也没有自己独立的存在，因为它是地球的一部分。你可能会认为你从植物学书籍中发现的关于它的内容中知道了金链花。我不反对它的植物学分类。但要理解为什么它的花朵是黄色的，你必须在阳光明媚的斜坡上看到它，你必须在你的观察中包括它生长的各种土壤层。只有这样，你才能意识到它的黄色与它生长的土壤的颜色相连！但在这种情况下，你看着这种植物，就像你看着从人体中生长出来的头发一样。就孩子所知，

地球和植物仍然是一体的。你不能在低年级教成人植物学，这意味着你不能描述一种植物，同时不能谈论太阳照耀它，气候条件和土壤的结构——当然，以适合孩子年龄的方式。

教植物学，就像在演示中所做的那样——取孤立的植物，一个接一个，违反了孩子的本性。即使在演示中，一切都取决于要研究的对象的选择。孩子有一种本能的感觉，什么是生活，什么是真正的真实。如果你带来了一些死亡，你伤害了孩子身上活着的东西，你攻击了孩子的真实感和现实感。但这些天，人们对这些品质的细微差别知之甚少。想象当代哲学家思考存在的概念。无论他们选择水晶还是花作为沉思的对象，这对他们来说都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他们都是。人们可以把它们都放在一张桌子上，这两种东西都存在。但这根本不是事实！关于他们的存在，他们不是同质的。三年后，你可以再次拿起岩石水晶；它是由它自己的存在的力量。但这朵花根本不像它看上去的那样。一朵花，它本身就是一种虚假。为了给花分配存在或存在，人们必须描述整个植物。花本身就是物质世界中的一种抽象。岩石晶体的情况并非如此。但今天的人们已经失去了对事物现实中这种差异的感觉。

然而，孩子们仍然有这种本能的感觉。如果你给孩子带来了一些不是一个整体的东西，他们会体验到一种奇怪的感觉，这种感觉可以跟随他们进入以后的生活。否则，泰戈尔不会描述他童年时被截肢的腿给他带来的险恶印象。人的腿本身并不代表现实，它与现实无关。因为一条腿只是一条腿，只要它是整个有机体的一部分。如果被切断，它就不再是一条腿。

从整体到部分，我们理解现实，这样的事情必须再次变成血肉。如果我们把一个单独的部分隔离开来，那么它就很容易发生。因此，在低级植物学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从整个地球开始，把植物看作是从它身上生长出来的头发。

关于动物世界，如果你遵循共同的分类方法，孩子们根本就不能正确地与动物联系起来。由于动物研究只在第十年或第十一年开始，你可以从孩子们那里得到更多的期望。但是，按照通常的分类来教授动物的研究对那个年龄的学生来说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即使这种

方法是科学上合理的。现实是，整个动物王国代表着一个被散开出去的人。以狮子为例，在那里你可以看到胸部组织的片面发展。以大象为例，在这里，整个组织都倾向于延长上唇。在长颈鹿的情况下，整个组织都努力争取更长的脖子。如果你能看到每一种动物的人类有机系统的片面发展，并调查整个动物王国直到昆虫（一个人可以走得更远，直到“地质”动物，尽管特雷布雷图利达已经不是真正的地质动物了），那么你就会意识到整个动物王国是一个“人”，像一个开放的扇子一样展开，人类的身体组织构成了整个动物王国，就像一个封闭的扇子一样折叠在一起。这就是如何将人与动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带入正确的视角。当然，把所有这些都放在这么少的词中会使它变成一个抽象。你必须将它转化为活生生的物质材料，直到你能够用一个特定的人类有机系统的片面发展来描述每一种动物形态。如果你能找到必要的力量，给你的学生一个生动的描述动物在这个意义上，你很快就会看到他们的反应。因为这就是他们想听到的。

动物与人类联系在一起，被视为各种人类有机系统的片面发展。就好像人类的手臂或腿，以及其他情况下，人类的鼻子或躯干等等，已经成为不同的存在，以便作为地球上的动物生活。这就是小学生如何理解动物形态的方法。它将使教师能够形成与成长中的人类、儿童自身生活相适应的课程。

有人询问有关宗教教育的问题。学生：我对儿童发展和宗教冲动的初步评论引起了误解。到目前为止，我关于宗教教育本身的讲座还没有说什么，因为我直到今天才开始谈论华德福教学方式的实际应用。我告诉过你，孩子和他们的环境之间有一种身体——宗教关系（我称之为身体——宗教）。此外，我还说，仅仅是因为有机体，幼儿的运动在大约 14 岁或 15 岁之后才进入了思考的领域。最初以一种物质精神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东西，在一种隐藏的存在中继续存在，并在大约 15 岁的时间里在思维领域重新出现；我把这与地下溪流再次出现在地下相比。对于成年人来说，宗教与思维领域密切相关。然而，如果教学要符合儿童的自然发展，那么以后将出现的情况必须在较早的阶段做好准备。由此产生的问题是：铭记这些人类发展规律，如何为六至十四岁的学生规划宗教课程？这是即将到来的讲座将讨论的问题之一。

然而，在预料之中，我要说，我们必须明确，宗教因素只是在儿童中与生俱来，它是儿童存在的一部分。这一点通过孩子的宗教取向特别清楚地揭示出来，直到我已经描述过牙齿的变化。在我们的一般文明中，最终成为宗教的东西——从成人的意义上来说——自然属于思想的世界，或者至少取决于思想的实质，它确实主要生活在成人的感觉领域。只有在第十四年之后，青少年才成熟到足以欣赏宗教的理想品质和实质。对于班主任（一至八年级）来说，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安排我们的宗教课？或者，更确切地说：在第七至第十四岁期间，我们必须通过宗教课程呼吁儿童的哪一部分？

在第一个生命期，直到牙齿的变化，我们通过教育影响直接影响孩子的身体组织。从根本上说，青春期后，我们工作在判断的能力和青少年的心理意象。在这中间的几年里，我们致力于孩子的感受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用图画的方法引导孩子进入这个时期，因为图画直接作用于灵魂生活鲁道夫·施泰纳说：“这个 *Gemüte* 生活在灵魂生活的中心。”字典把它定义为“心、灵魂或心灵。”但这些必须被视为一件事，而不是三件单独的事情。因此，人们可以把 *Gemüte* 理解为“灵魂”，也就是说，心和心在一起。]心理意象的力量只是逐渐成熟，他们必须在适当的时间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我们现在在宗教课上所要做的，首先是对儿童灵魂生命的呼吁，正如我明天将在其他主题上描述的那样。问题是：我们怎么做？

我们通过让孩子们体验同情和反感的感觉来作用于孩子们的灵魂生命。这意味着，我们采取了适当的行动，在第七年和第十四年之间发展出一种同情和反感，最终导致宗教领域的适当判断。因此，我们避免在我们的宗教课程中，你或你不应该态度，因为它对教导这个年龄的孩子没有什么价值。相反，我们会安排一些课程，让孩子对自己的目标产生同情。我们没有向儿童解释我们的真正目标。以图画元素为媒介，我们向孩子们展示了在高度意义上和宗教意义上充满同情的感觉。同样，我们也试图引起对他们不该做的事情的反感。

通过这种方式，在正确或错误的感情的力量上，并始终通过图画元素，我们试图引导年轻的学生逐渐从自然中的神圣精神，通过人类中的神圣精神，走向生儿育女。这必须通过灵

魂的生命来传递给孩子，然而，肯定要到八年级。我们必须避免教条主义的做法，树立道德戒律。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为孩子的灵魂做好准备，以便以后作为成人形成健全判断的能力而发展。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将为儿童未来的宗教取向做更多的工作，而不是在儿童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提出宗教戒律或固定的信仰条款。通过将我们的主题装在图像中，从而为以后的生活中会出现的宗教判断奠定基础，我们使我们的学生准备好通过他们自己的精神理解他们所要掌握的作为他们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即他们的宗教取向。通过在宗教课程中呼吁儿童的灵魂生活，即通过形象地呈现我们的主题，而不是通过信仰的文章或道德戒律的形式，我们给予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找到自己宗教取向的自由。对于年轻人来说，从青春期到20多岁，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力量，将他们最初通过灵魂生活（从许多角度来看具有一定广度）获得的东西提升到有意识的个人判断是极其重要的。它将使他们能够找到自己通往神圣世界的道路。

无论孩子们在权威时代是在某种宗教信仰中长大的，还是通过看到老师的基本宗教态度，他们是否能够“像卷须上的植物一样振作起来”，从而在以后的生活中发展自己的道德，这都是不同的。在最初发现快乐或不快乐的东西，最终被浓缩成你或你不会的态度，并学会通过对自然的图画思考，认识到人类的灵魂是如何通过在自然和历史上的神圣精神编织的内在画面而自由的，一个新的阶段被达到，在那里年轻人自己的形象和想法可以形成。这样，就有可能在生命中心之外接受宗教教育。只有到了青春期，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关键是，未来的阶段必须做好适当的准备——也就是说，基于对人性的正确洞察力。在我的演讲中，我使用了地下消失的河流和在较低水平重新浮出水面的比较。在头七年里，孩子们有与生俱来的宗教态度。这现在进入他们灵魂的深处，成为他们的一部分，直到青春期的到来，才以思维的形式重新出现。在第二个生命期，我们必须通过揭示给我们个人的洞察力来深入学生的灵魂深处。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让他们成长为宗教成年人。如果我们不给我们的学生以后找到自己的宗教取向的可能性，我们就会阻碍这一进程。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对宗教的个人取向，在第十五年之后，宗教必须逐渐获得。我们的任务是做好准备，以便能够妥善地开展这项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代，我们必须像对待其他学科一样对待宗教课程。他们都必须通过意象的力量来影响孩子的灵魂；孩子的灵魂生命必须受到刺激。

有可能把宗教因素引入每一门学科，甚至数学课。任何对华德福教学有一定了解的人都会知道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基督教元素渗透到每一门学科，甚至数学。这种基本的宗教潮流贯穿于所有教育。

然而，由于目前的情况，我们认为有必要就宗教教育作出以下安排。我想再次指出，华德福学校不是思想性的学校，而是教学性的学校，这里的基本要求是我们的教学方法要与孩子的天性相协调。因此，我们既不想也不打算教我们的学生成为人智学者。我们之所以选择人智学作为基础，仅仅是因为我们相信一种真正的教学方法可以从中流动。我们的天主教学生是通过拜访天主教牧师来教的，我们的新教学生是通过拜访新教牧师来教的。华德福的学生，他们的父母是自由思考者，否则他们根本不会接受任何宗教教育，由我们自己的给他们上宗教课。然而，令人惊讶的事实已经出现，几乎我们所有的华德福学生现在都参加华德福教师的宗教课程。他们都涌向所谓的“自由”宗教课程，这些课程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包含了我们所有教学的内容。[[自由，这里的意思是“非宗派。”]]

这些自由宗教的教训无疑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关注。对于这些课程，我们与学校的关系是非常不寻常的。从人智学研究的原理和方法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所有其他学科都是我们教育的必要和内在的。但是，关于自由宗教课程，我们认为我们与来访的天主教或新教教师处于相同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教授宗教课的华德福教师也是“局外人。”我们不想有一个意识形态或教派学校，甚至在人智学意义上也不想有。然而，人智学的方法被证明是这些自由宗教课程的非常肥沃的土壤，在这些课程中，我们不教授人智学，而是根据已经描述的方法建立和形成的。

人们对这些自由宗教课程提出了许多反对意见，这不仅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儿童从教派改为自由宗教课程。这带来了许多其他困难，因为尽管我们缺乏教师，但我们不得不在现有工作人员中找到一个又一个新的宗教教师。如果学生因为希望参加自由宗教课程而放弃其教派宗教课程，那就不是我们的错。其明显的原因是邀请的宗教教师不采用华德福方法，正确的方法也是宗教教学中的决定性因素。

另一个问题是询问宗教课程。学生：华德福教育的特点应该是，所有的教育问题和问题都只从教学角度考虑，宗教课程也不例外。以道德行为的教训取代宗教教育的建议通常是那些想要完全消除宗教的人提出的，他们坚持认为宗教或多或少已经变得多余。另一方面，倾向于宗教教条很容易引起对教派学校的渴望。这些都不是教学观点。

为了更准确地将它们与教学方法方面联系起来，我想问：什么构成了教学观点？当然，这是一个假设，一个人在童年或青年阶段还没有完成——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孩子必须逐渐成长为一个完整的人类个体，这只有在生命过程中才能实现。这意味着儿童中所有潜在的和休眠的能力都应该受到教育——在这里，我们有最抽象的教学观点。

如果一个人从对人性的洞察力中表现出纯粹的教学观，现在就宣布，一个孩子出生时与宗教因素有内在的亲缘关系，而且在头七年里，孩子的身体充满了宗教色彩，只是为了听到用道德课来取代宗教课的呼吁，那么他必须打击这样一个人，就好像那些持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愿意锻炼人的肢体，比如说一条腿，因为他们的结论是，除了使用腿之外，人类需要在各个方面接受培训！呼吁排斥人的一个基本部分只能来自狂热的态度，但绝不能来自真正的教育学。由于这里只维护教学原则和审查教学冲动，宗教教学的必要性当然从教学的角度来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为那些按照学校当局的规定本来会被剥夺宗教教育的儿童开设了免费宗教课程，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通过这一安排，而且由于所有属于这一类别的儿童都参加了免费的宗教课程，因此在华德福学校没有宗教教育的学生。这一程序使我们能够将宗教生活带回整个学校。

谈论学校宗教生活的适当培养，以及通过呼吁年轻人与生俱来的宗教性格来对抗所谓的“无宗教启蒙”的影响，可能是走向宗教复兴的最佳途径。我认为华德福学校给持不同政见者的子女带来宗教信仰是一种一定的成功。天主教和新教的儿童无论如何都会接受宗教教育，但要找到适当的形式使我们能够向我们所有的儿童开放这一问题，实在不容易。**它只是从教**

学的角度来争取。

GA306__瑞士教师课程 第5次讲座 7到14岁孩子教育 艺术的元素 矿物学 物理学 因果关系的教育 1923年

4月19日 多纳赫

在7岁至14岁之间，教师的主要关注对象必须是学生不断发展的感受的生命。教育工作者有能力创造一种心理意象，引导学生度过这一时期特有的过渡阶段，这是非常重要的。

当孩子们入学时，以前的“身体——宗教情绪”(我称之为“宗教情绪”的残余仍然存在。孩子们仍然渴望通过感官来吸收发生在他们周围的一切事物；这种感知转化为模仿，然后与倾听来自老师自然权威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在这个阶段，真理不是建立在孩子的判断之上的，而是以老师自然崇敬的权威的话为幌子出现的。同样，被认为是虚假的只是与这一自由接受的权威所认为的虚假相一致。这也适用于被视为美丽或丑陋、善恶的事物。儿童只有在成年后才能发展独立判断的能力，只要他们经历过以不加批判的尊敬仰望权威之声的经历。当然，我在这里指的不是任何一种强制的权威；我所说的权威绝不能强加于外部。而且，如果在某些情况下，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威权主义的做法是必要的，那么孩子就不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孩子必须始终有安全感，完全自信地仰望老师或其他主管大人的权威。从孩子进入一年级到九年级，特别是在第七至九年级期间，一切都必须得到这种与权威的温柔关系的支持。这种关系应该保持更长的时间，但在第九年和第十年之间，这种关系必然会有所改变。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现在必须再看一看。在生命的最初阶段——即从出生到牙齿的改变——儿童的生活就像一个巨大的多层面感官，但作为一个感官，意志的力量在生命的每一

刻都在发挥作用。对我来说，用“意志力起作用的感觉器官”这句话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但这只是因为当代生理学和由此产生的流行思想对我们讲的东西完全不够。举个例子，今天人们并不把意志力与人眼的功能联系起来。然而，即使在眼睛里，感知到的图像也是意志活动的结果。其他感官的功能也是如此：意志——物质在创造内在感觉印象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感觉器官的任务首先是被动地暴露自己或人对外界的影响。但是在每一个感觉器官中，一个内在的活动也会发生，它具有意志的性质。

这个意志的元素在整个孩子的整个身体中非常密集的工作，直到牙齿的改变。在这一事件之后，它也仍然很活跃，其结果是，从入学到第九年级，儿童的这一主要的意志因素只能容忍一种对外部自然和对完全是人和图像的人的态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引进的不是美学，而是一种彻底的艺术元素，尤其是在年轻人中。我们从一开始就允许孩子使用液体颜色，即使这种做法可能会在课堂上造成相当不舒服的后果。我们让孩子们处理颜色，因为他们把颜色放在纸上，不是根据先入为主的观念，而是出于一种本能的色彩感；通过随之而来的内在满足，他们与自己的形成力量和谐一致。在这个机会下，孩子们展现出一种奇妙的绘画艺术色彩组合的本能，这些很快就向老师展示了老师如何引导孩子们努力用彩色铅笔作画，从而最终使写作得以发展。

但是，这个年龄的孩子们不能做的一件事就是听从解释，他们根本不理解这一点。如果老师在第一学年试图解释这些主题，孩子们就会变得迟钝和迟钝。这种方法根本行不通。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不是解释主题，而是把内容写成一个故事，如果文字被描绘成心理意象，如果把节奏带入整个教学方式，一切都会顺利进行。如果教师与音乐的关系不局限于狭义的音乐，而是能够在教学中引入音乐元素——如果他们的课程充满节奏、节奏和其他不那么明显的音乐品质——那么孩子们就会自发地、敏锐地做出反应。另一方面，如果老师以学生的感觉（感受）来介绍世界，现在把人说成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孩子们就会产生内心的怨恨。他们会拒绝它；事实上，他们根本无法忍受它。孩子们在这个阶段真正想要的是他们学到的每一件事——即使它是无机物的一部分——以活生生的和人类的方式呈现出来。

面对人类的描述，内心的恐惧(我认为这一点可以强烈地说出来)一直伴随着孩子，直到12岁左右。从第九年到第十二年，我们可以使用我昨天描述的课程内容。只要我们有想象力地展示它，我们就可以用从地球上生长出来的毛发来谈论植物世界，我们可以通过展示每一种动物的形式来介绍动物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有机体的一部分，但我们是以一种片面的方式专门化的。然而，在这一阶段，我们不能直接把人作为一个对象来研究，因为儿童还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直到第十二年，他们才有了一种微弱的渴望，要聚集整个动物王国，以发现人类动物世界的综合。这可以构成课程的新内容，然后，在第十一和第十二年之后。

如果你被告知，教师应该把人类组织的某些部分与某些动物形式联系起来，然后他们的学生才能达到学习人类的必要的成熟程度，作为一个单独的实体，这听起来可能是自相矛盾的，但生活中充满了这种明显的矛盾。然而，这样做是正确的，直到伟大的时刻到来，当老师可以向他们的学生展示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东西是如何分布在整个动物王国中的。让孩子们非常强烈地体验生命中这样的决定性时刻在教学中是非常重要的；其中一个时刻是认识到，通过孩子的灵魂，身体上的人既是整个动物世界的精华，也是整个动物世界的综合，但在更高的层次上。如果我可以把这个比较的话，这种爬过童年高峰的内在体验比一步地获得知识更重要。它将对孩子的余生产生有益的影响。但是，由于我们这个时代在外部科学方向上发展的方式，很少有如此密切地看待人性的倾向。否则，事情就不会像在我们的文明中那样发生，特别是在现代精神生命中。你只需要考虑我在第一次会议上强调的内容。

直到第七年，灵魂力量在儿童的所有生理过程中发挥作用，在牙齿更换期间在一定程度上结束。我把它与在容器底部形成沉淀物的溶液进行了比较。沉淀物代表着密度较高的部分，而更精细的溶液仍在其上方。这两种物质相互分离。同样，在牙齿改变之前，我们可以把孩子的身体和以太体看作是一个均匀的溶液，直到身体沉淀，让以太体自由地独立工作。

但是现在太多的灵魂物质可能被物质身体所保留。灵魂物质的一部分必须永远留在后面，因为人类的身体必须在整个生命中被灵魂和精神渗透。但是，太多的灵魂和精神物质可

以保留下，这样它就很少留在上层的区域。其结果是一个人，其物质的身体被灵魂物质过度饱和，其灵魂和精神对立面变得过于虚实。这一状况太频繁了，只要必要的洞察力，就能在 7 至 14 岁的儿童身上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但是为了看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能够准确地区分人类组织中更粗的和更精细的成分。

今天，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必须发展出一种由足够强大的心理学和一种不是抽象的，而是得到生理学必要背景支持的心理学所支持的生理学。换句话说，一个人必须能够认识到身体和灵魂之间的相互关系，否则就会产生业余的生理学和同样业余的心理。由于缺乏看透人的能力，当代科学生活产生了两个这样的科学分支。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长方效应”，也就是所谓的精神分析。

就像一个数字本身乘以相同的数字平方一样，一个二次体生理学，当乘以膨胀心理学，也等于精神分析。这就是精神分析起源背后的秘密。我这么说并不是为了在精神分析上撒娇。事情不可能是这样的，因为由于当今的科学的气氛，社会生活在一个心理学变得过于淡化，生理变得过于密集的时代。从这个角度来看，生理学，而不是成为真正的科学分支，承担了沉淀的作用，本来应该是一个均一的解决方案。这只是一个画面，但我希望你能理解。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成长中的人是如何发展的，我们必须如何适当地关注儿童生活的每一个阶段。因此，我们发现，在 9 岁至 12 岁之间，孩子们可以接受任何作为图片出现在他们身上的东西。直到第九年，他们才想参与画面的形成——他们还不会扮演观众的角色。在这段时间里，教师必须以一种活生生的方式与学生一起工作，他们的共同努力本身就已经有了一种画面的品质。不管是否涉及实际的图片制作，如绘画、绘画或类似的活动，所有的工作，课程本身，都必须形成一幅图画。然后，在第九至第十岁之间，孩子们形成了一种新的感觉，更多的外在表现的图案元素，这是当我们可以适当地介绍植物学和动物研究。特别是这两个主题必须以图画和想象力的方式呈现；一个人能做的越多，作为一个 9 岁到 12 岁儿童的老师就越好——这与人们在通常的植物学教科书中发现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些教科书中，人们非常缺乏意象。用真实的想象力描绘植物世界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要

实现这一点，我们必须“共同创造”。

分享这个世界的创造力正是我们目前的文化所期待的。生活中的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来到我面前，充满了绝望，因为他们无法从画面上理解任何东西。这一缺点可追溯到儿童时期，当时他们的需要没有得到充分满足。

当我们说人是由身体、以太体、星芒体和我组成时，这个世界太容易笑了。只要一个人只是用普通科学的标准来评价这些事情，人们就会忍不住笑。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考虑到我们文明的严重混乱，人们至少希望有一些意愿去寻找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东西。有许多明显的难题的例子。当然，很容易贬低人类的以下描述：身体出生时就出生了。它的发展是通过身体的宗教信仰，通过模仿，直到牙齿的变化。在这些早年里，以太身体和所有其他力量都完全参与了孩子身体的工作，他们是在孩子身上工作的灵魂和精神力量。星芒体只在青春期出生，并从那时起独立存在。至于我所关心的自我——这是只有某些保留才能说出来的东西——自我是在二十岁以后才完全出生的。尽管在与从事学术学习的年轻人交谈时，对最后一点保持沉默可能是最明智的，但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

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人类四个成员之间的特征差异，人们可能会把这些区别看作是无稽之谈——或者至少是一些高度多余的东西。然而，一旦一个人了解了整个人类，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变化。你看，如果我们观察物理物质，我们会发现它的主要特征是施加一定的压力。我同样可以说它占据了空间。它压在另一件材质上，推着它。它也压在我们的身体上，我们通过触觉感受到这种压力。物质施加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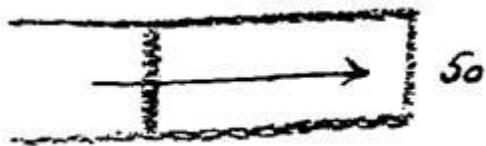
以太的本质有它自己的性质。在过去的四、五十年里，自然科学将以太视为一种相当奇特的现象。如果一个人要谈论所有关于以太本质的理论，你就会忙碌很长一段时间。这已经达到了许多人断言以太在本质上与在空间中工作的数学和力学原理相同的程度，仅仅是以某种线性力的形式存在。对许多研究头脑的人来说，以太的本质只不过是在空间中飞行的微

分商，或者至少是一些数学上可以计算的东西。

正如你所看到的，很多艰苦的思考已经深入到了以太是什么的问题上，而这本身就足够令人钦佩了。然而，只要一个人继续沿着这些路线前进，就不会发现任何关于以太的真正意义。人们必须知道，以太具有与压力相反的极性特征，它具有吸力的作用。它总是有加速物质离开空间，消灭它的倾向。这是以太的特征。物质充满了空间，以太会清除占据空间的物质。它可以被称为负物质，但在定性意义上，而不是从数量的角度。

这也适用于人类以太体。 我们身体和以太体的关系包括我们不断地摧毁和更新我们自己。以太持续地破坏物质，而物质身体又重新建立起它。这一说法与当今普遍接受的能量守恒定律相矛盾。我只是顺便提到这一点，但事实是，这种能量守恒定律不符合人类的内在本性，而且与真理相矛盾。严格地说，这条法律只适用于无机领域。在有机世界中，它只适用于血清中的铁颗粒，而不涉及到整个人类，在以太的吸力破坏物质的过程和受物理身体影响的恢复之间不断发生振荡。

星芒体身体不仅吸引空间，而且——听起来很奇怪——它吸引时间！ 它具有时间落后的特点。如果我们考虑老年人的生活，这一点对我们来说会更清楚。假设你已经五十岁了。在你的星芒体身体中，力量总是在起作用，引导你回到你生命中的早期，带你回到青春期之前的时代。五十岁的人并不是在他们的星芒体身体中体验到他们现在的年龄，而是实际上再次经历了十一岁、十二岁、十三岁或十四岁的自己。这些过去的时代通过他们星芒体身体的落后主导活动向他们辐射回来。这是人生的秘密。 在现实中，我们只会随着物质体和以太体及其振荡而变老。然而，星芒体身体却一次又一次地引导我们回到生命的前几个阶段。关于星芒体，我们都还是“成年的孩子”。如果我们想象我们的生活过程以一根管子的形式象征性地表达，如果我们已经达到了某个点，比如说 50 岁，那么我们成年的童年就会闪耀到我们的 50 多岁，因为星芒体总是把我们带回过去。



在星芒体身体中，一个人总是生活落后，但这种回溯性的生活自然只从青春期的到来开始。如果一个人能真心实意地接受这一点，那么你就会意识到它对教育的影响，并会给出一些能为他们后世服务的东西。无论一个人决定对他们做什么，都会在他们的一生中看到，即使他们活到 90 岁！这种意识将赋予教师一种适当的责任感。真正重要的是，正是这种责任感，产生于对一个人真正在做的事情的了解。然而，只有当教师学会认识到影响人类生命的隐藏的相互联系时，这种意识才能得到发展。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教师就不会断言孩子们只应该被教导他们能完全理解的东西。考虑到人的真实性质，这种态度确实令人震惊；从具体示范的角度编写的教学教科书和手册会使人绝望。在那里，目标总是下降到儿童目前发展阶段的水平，并处理一切，以便他们能看穿他们的每一个细节。这种方法剥夺了儿童对生命的极其重要的价值，因为任何人都可以看到，谁都能认识到童年是如何与整个人类生命联系在一起的。

让我们以一个孩子为例，他在八岁时接受了一些尚未被理解的东西，仅仅是因为老师所说的一切都是正确和美好的，仅仅是基于对老师的爱和尊重。在这里，对老师的爱——或者说同情——是内心接受的工具；孩子可能直到三十五岁左右才完全理解这件事。向现代人谈论这类事情不容易，因为他们倾向于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只有在生命的第三十五年才能获得足够的成熟，才能理解某些事情。然而，事实是，只有在三十五岁的时候，一个人才有足够的成熟来理解某些事情，这些东西是一个人在孩提时代出于对老师的爱而接受的。再一次，在这个年龄，你有来自星芒体身体的倒退力量的经验一些东西产生于内在，一种镜子的反射，在现实中，是对童年时代的回归。这就像是内在视觉的产生。一个人三十五岁了，已经成熟了，从一个人的灵魂深处就有了一种认识：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了我八岁时所接受的信任。

这种能够理解充满爱的事物的能力，因此在一个人的生命中生活了很多年，对一个人的

生活产生了极大的振兴作用。我们可以通过保护儿童与生俱来的权威感——从而使这种感觉能够成为爱和同情的载体——并通过给予儿童他们尚未完全理解但将在今后几年中逐渐成熟的东西，赋予他们这种复兴的潜在力量。教师不承认这种相互联系，因为他们把学生目前的理解能力范围内的东西带到他们的课堂上。另一方面，相反的观点同样是错误的和不恰当的。一个懂得人性的老师永远不会对孩子说：“你还不能理解这一点。”一个人绝不能使用这样的话，因为如果与学生建立了必要的融洽关系，人们总是可以把自己要说的话穿成一件合适的衣服。

如果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教育学变得本能，人们就会知道在适当的时候该说些什么。最重要的是，我们将避免明确界定或僵化的概念。当一位教师的思想和观念被制定到不再具有适应性或灵活性的程度时，真是令人震惊。它们会产生类似于强迫孩子的小手戴上铁手套的效果，从而阻止他们自然生长。我们不能把孩子的思想束缚在已完成的概念上，而要给他们能够成长和扩展的概念。我们必须给他们一些可以改变的活生生的概念。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在每一门学科上都采取富有想象力的方法，当然，直到第 12 年；那么，我迄今为你描绘的教学方法将鼓励你创造性地使用语言，在黑板上画出有用的图画，或者拿起画笔，为你想要交流的东西绘制丰富多彩的插图。但必须始终有一种意识，即教师带来的一切都必须具有内在的流动性，并能够保持这种能力；因为人们必须认识到，随着十二年的临近，一些新的东西开始发展，这就是因果意识。

在十二年即将来临之前，儿童的头脑中并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概念。他们对移动的东西有兴趣。他们能够理解灵活的思想，他们能感知到以图片或音乐的形式出现的东西；然而，任何与因果关系有关的东西，直到第 12 年，对他们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在此之前，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一概念，然后我们可以考虑对因果关系新出现的理解。只有在那个时候，孩子们才开始对各种事情有自己的想法。以前，他们在图片中看到了世界，但现在一些东西开始出现，只有在青春期才会发光——即思维的生命和形成与思考密切相关的判断的能力。

在牙齿变化和青春期之间，儿童主要生活在感觉的领域；在牙齿改变之前，他们生活在意志的区域，这一领域虽然与思维领域相去甚远，但与儿童模仿周围环境的事实密切相关。但是，当时进入孩子身体的东西也包含着道德和精神的力量，这些力量在孩子的身体中牢固地建立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在第十和第十一年(在大多数情况下，直到第十二年开始)，是不可能交流的需要理解因果关系的知识。因此，一个人不应该向学生介绍矿物的王国，直到十二年左右。此外，与物理学有关的概念不在那个时代之前加以探讨，尽管这些概念必须通过绕过因果关系的图像为更早的概念做好准备。在无机物世界中，任何与因果有关的东西，只有在十二岁左右才能被孩子掌握。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我们在教历史的时候遇到了对方。在第十二年左右，我们不可能唤醒学生们对历史关联的复杂结构的理解。直到那个时代，教师才能对历史人物进行生动的描述，因为他们的行为，由于他们的善良、真理和其他伟大品质，会激发同情，或者，在消极品质的情况下，会激起孩子们内心的反感。在这个阶段，历史的内容首先要迎合学生的感受。这可以通过明智地选择历史人物和事件来实现；这些人物和事件本身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但在学生的头脑中(在上述意义上)应该保持灵活。只有在星芒体的倒退力量开始的时候，才能有意义地教授早期和后期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些力量在第十四年之后越来越多地进入他们自己的领域。大约在十二岁的时候，孩子们进入了这股逆流，这时人们也可以开始诉诸于历史上的因果关系了。

如果更早地做到这一点(与因果概念密切相关的是判断的形成)，人们就会把一些可能在以后的生活中变得非常有害的东西付诸行动。起初只有孩子的以太身体。到了第十二年，星芒体身体慢慢地开始了它的出生过程，这个过程是在青春期完成的。但在此之前以太体已经完全发育了。如果你要求学生做出判断(这总是有是或没有质量)，或者如果你让他们记住预制的概念，这些将进入以太体，而不是尚未出生的星芒体。但是星芒体身体还携带着什么？正如你从性成熟的事物中得出的结论，星芒体身体也携带着人类的爱。爱，当然，已经活跃在孩子青春期之前，但它还没有达到独立的存在，还没有完全出生。因此，批判性的判断，以及伴随着是或否的品质，被灌输到孩子的以太身体中，而不是在星芒体身体中。另一方面，当在正确的时间做出，星芒体身体的爱和仁慈的力量成为形成判断或批评

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你犯了一个错误，迫使孩子们过早地形成批判性判断——让他们在“是”和“否”之间做出决定，那么你就会用不成熟的判断填满他们的以太身体。但以太身体不是仁慈的。它吸引了任何阻碍它的的东西。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它甚至是恶意的；它具有破坏性的影响。这就是当你要求孩子过早地做出“是”或“否”判断时所做的事情，因为因果关系的概念背后总是有“是”或“否”的判断。

另一方面，一个本身完整的历史过程，或者被生动描述的历史人物，可以简单地用一个人看图画的方式来对待。然而，一个人一旦将后来的历史时期与早期的历史时期联系起来，就必须作出判断，必须拒绝或接受，而这一选择总是包含一个是或否的元素。在 14 岁以下的儿童中，这种过早判断的最终结果是对社会普遍接受的判断的内心怨恨。如果判断的力量发展得太早，别人的判断是以潜在的破坏力而不是仁慈来接受的。这些事情证明了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的重要性。

记住这一点，让我们再一次把动物和人类进行比较。当观察动物的外表时，它的形状表示它所做的一切。我们也可以观察动物的行为。但就人类而言，我们必须寻找内在原因。由于儿童只有在十二年才能成熟，所以现在是把动物世界描绘成“扩展的人类”的恰当时机，也就是把人类描绘成整个动物王国的合成的时候。这是一个例子，老师被要求去影响孩子在这个特定阶段满足内心需求和准备状态的经验。

但现在你必须承认，这标志着孩子的天性在牙齿变化和青春期之间发生了强有力逆转。从某种意义上说，孩子的灵魂现在完全来自于外在。回想一下，直到第十二年，孩子们都无法忍受听到对人类的描述，现在他们开始把自己看作是世界的镜子——他们在概念上以思想的形式这样做。这种描绘人类的新准备——也就是对自己的描绘——确实代表了儿童在第二牙列和青春期之间的一张完整的面孔。

在此期间——大约在第九至第十岁之间——儿童生活中发生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

就个人而言，这种变化可能会有所不同；在一些儿童中，这种变化要到第十岁以后才会发生。每个孩子，本能地，无意识地，面对一种生活的谜语。这种从内部向外的改变，这种被外部世界包围的自我的新意识——而以前这两个方面是交织在一起的——是孩子没有意识地体验到的，而是通过内心的怀疑和不安而产生的，这让他们当时感觉到了。身体上，当这两个过程开始相互协调和平衡时，呼吸就会适当地融入血液循环。建立了脉搏与呼吸的关系。这是身体的方面。灵魂和精神的对立面是儿童对教师或教育者的一种新的依赖。这种求助不一定是通过直接的问题来表达的，而是以一种典型的行为形式表达出来的。

现在，老师被要求发展必要的技能，正确地衡量这个伟大的，但却是无声的，生活在每个学生身上的生命的问题，尽管每个人的生命的问题是不同的。这个伟大的生命的问题是什么？到目前为止，儿童的自然权威感来源于教师作为全世界的代表和调停人的形象。对于孩子来说，星星会动，因为老师知道星星的运动。事情是好的还是坏的，美的或丑的，真的或假的，因为这是老师的评价。来自世界的一切都必须通过老师找到孩子，这代表了老师和孩子之间唯一健康的关系。

然而，在第九至第十年间——有时是稍晚一点——一个问题出现在孩子的灵魂里，不是作为一个概念或想法，而是作为一种感觉。“‘我的老师是从哪里得到这些知识的？’”这时，老师开始对学生变得透明了，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孩子想要把这个世界看成是生活在老师身后的世界，老师现在一定要确认学生的内心信念，即老师与世界是适当协调的，并体现了真理、美和善。在这个阶段，孩子们的无意识性对老师来说是前所未有的考验。他们想知道老师是否真正值得代表整个世界。

同样，所有这些都必须保持不变。如果教师通过解释或其他方式提及或暗示这一点，这将只是儿童软弱的表现，儿童目前的意识状态尚未形成因果关系感；任何需要证明的东西只会显示软弱和内心的不确定性。没有必要去证明灵魂中所经历的力量。

我们的文明史也是如此。我现在不想详述，而只是给你一个动态的印象；直到中世纪的某个特定时期，人们才知道最后一顿晚餐的意义。对他们来说，不需要证据。然后情况突然改变了。当从适当的角度来看，这只是表明对这件事的真正理解不再存在。如果有人被当场抓住，没人会证明他是小偷。但是，如果小偷潜逃了，那么必须找到证据，才能正确地称其为小偷。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总是需要证明，而不是生活的事实直接告诉我们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每当人们试图寻找形式逻辑和现实之间的内在联系时，它是如此可笑。这有点像在寻找通往一座山的小径和山本身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条小径是为了让流浪者到达这座山，然后山本身就开始了。逻辑的存在只是为了达到现实，而现实是从逻辑结束的地方开始的。

对这些事情的认识是至关重要的。当学生们正在经历人生的这个重要阶段时，不要犯这样的错误，那就是要向他们证明，这个世界正被真实地为他们解释。在适应课堂上的这种新情况时，我们必须使学生产生一种毫无理由的信念，即老师知道的比他们以前想象的还要多。教师和学生之间的适当关系可以再一次建立起来，也许是在让孩子们惊讶的时候，他们会对一些新的、意想不到的事情不以为然，这会让他们坐起来倾听；现在，如果学生们觉得到现在为止，他们的老师还没有表现出真正的勇气，并且能够真正达到意想不到的程度，这种情况就会发生。我们必须为这样的时刻保留一些东西，这样老师的形象才能继续得到尊重。一个重要的生活问题的解决办法在于学生们觉得他们的老师可以超越人格的界限。在这一阶段，我们还必须给予儿童以安慰和力量，这样人们才不会辜负他们带来的充满希望的期望。在内心深处，这些孩子渴望得到一个人的安慰，他们已经对这个人产生了同情和爱。如果这个关键时刻没有被注意到，教师们将不得不经历失去权威的痛苦经历，并在 9 岁到 10 岁左右对学生进行控制。因此，他们很可能会觉得被诱惑去证明他们所做的一切，而这个可怕的错误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

当这种教育观成为第二种性质时，人们也会发现其他有用的指导方针。但是课堂上呈现的任何东西都要合二为一，必须合二为一。我已经告诉过你们，我们允许我们的孩子自由自然地用他们自己的造型力——一开始不是用彩色的铅笔，而是用液体的颜色——画出来。通过这一点，人们很快就会意识到孩子们生活在色彩世界中的多少。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年轻的学生会逐渐地来体验一些遥远的东西——把我们引到遥远的地方——蓝色。不用说，老师

一定也经历过这种蓝色。黄色和红色似乎向旁观者移动。孩子们已经可以在第七或第八年期间以非常具体的方式体验到这一点，除非他们在绘画或绘画方面受到固定任务的困扰。但当然，如果你强迫孩子以代表性的方式复制房子或树木，这种色彩体验很快就会消失。但是，如果一个人引导孩子，让他们感觉到：无论我在哪里移动我的手，颜色跟随——然后使用的材料类型是次要的。或者：颜色真的开始活在我的指缝下面——它想要传播得更远一点。每当这样的感觉在孩子们的灵魂中被描绘出来时，我们就能让他们发现一些基本和有意义的东西——即色彩视角。一个孩子会觉得红色的黄色向我们走来，紫红色的蓝色会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这就是一个人如何生活中为一些必须在稍后阶段引入的东西做好准备——线性视角；在学生深入体验色彩视角之前教授这门课程是非常有害的。教他们定量的视角，而不是他们的第一个内在吸收定性的视角——这是色彩体验中固有的——有着使他们变得肤浅的完全有害的影响。

但还有更多的影响。如果你阻止孩子们深入体验色彩视角，他们在学习阅读时就不会产生必要的动机(总是记住昨天表达的保留意见，没有必要让孩子尽早阅读)。这些色彩体验将刺激孩子的心理意象的移动性、情感的柔顺性和意志活动的灵活性。孩子的整个灵魂生活将变得更加敏感和柔韧。很可能，如果你使用绘画和绘画的方法，孩子就不会那么快地学会阅读。但是，当正确的时机到来时，阅读不会被锚定得太松，这可能发生，也不会太紧，就好像每封信都在孩子温柔的灵魂——物质上做了一种划痕。

重要的是，任何通过灵魂和精神能力来理解的东西，都应该在人类内部找到它应有的境界。我们永远不应该问：教孩子画画有什么意义，如果以后的生活永远不会用它呢？这代表了对生活的一种完全肤浅的看法，因为在现实中，一个孩子完全需要这种活动；如果一个人想要理解一个孩子的需求的复杂性，一个人只需要了解一些关于人类精神背景的东西。正如“你不能理解这一点”这句话不应该在和孩子说话时使用，所以大人们也不应该对孩子需要或不需要什么持怀疑态度。这些需要应该被认为是从人类组成本身产生的；如果是的话，人们将以正确的本能作出反应。如果一个孩子忘记了一些已经学到的东西，你也不会过分担心，因为知识已经转化为能力，这些在以后的生活中是真正重要的。如果你让一个孩子有太多的知识，这种能力就不会得到发展。必须认识到——而且实际上是实践——一个人应

该在学生的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社会生活所要求的，使学生的记忆负担过重是没有意义的。

这就引出了有关个人与社会、民族或族裔背景以及整个人类之间关系的问题。在解决这一问题时，我们必须尽量避免在将外部需求与我们的教育实践相结合时损害人性。

有人问一个 17 岁女孩的音乐课。鲁道夫·施泰纳：重要的是鲍曼先生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什么。[Paul Baumann(1887——1964)德国斯图加特华德福学校音乐教师。]随着青春期的开始和随后的几年，某种音乐的判断取代了以前对音乐的感觉和一般的音乐体验。形成音乐判断的能力出现了。这一点通过鲍曼先生所特有的现象变得非常明显——即某种自我观察开始显现，对学生自己歌唱的自我观察，以及更有意识地使用声音的可能性等等。这必须有条不紊地加以培养。

然而，与此同时，一些其他的东西变得引人注目——从这个阶段开始，自然的音乐记忆开始减弱，学生们不得不更加努力地记住音乐了。这是在音乐课上必须特别记住的事情。然而，在青春期之前，孩子们与音乐的关系是自发的和自然的，正因为如此，他们的音乐记忆是极好的，因此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开始遇到困难——不是在接受音乐，而是在记忆中。需要解决这一问题。一个人必须尝试重复同一音乐几次，不是立即重复，而是断断续续地重复。

这一特定阶段的另一个特征是，虽然一首乐曲的器乐部分和声乐部分以前是作为一个整体来经历的，但在第十六至十七岁之后，人们对它们的聆听却有明显的歧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两种倾听方式之间有着细微而亲密的区别。)在这个时代，人们更有意识地听乐器。人们对各种乐器的音乐品质也有更多的了解。虽然早期的乐器似乎与歌唱一起，但现在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被听到。听和唱成为两种独立的活动，尽管是平行的。

歌唱与乐器角色欣赏的新关系是这一新阶段的特点，教学方法也必须相应地改变。重要的是在这个时代之前不要引入任何音乐理论。

音乐应该直接接触，老师想要做的任何理论观察都应该来自学生的实践经验。渐渐地，这个年龄的学生应该有可能在更理性的基础上向形成音乐判断的转变。

鲍曼先生在他的贡献的结尾所指出的是绝对正确的：人们可以利用学生音乐表达自己的方式来增加他们的自我知识的某些方面。学校，我们让年龄较大的学生做一些建模，从一开始，我们就可以从他们所产生的东西中感受到个人特征。（当你让孩子们做一些模特儿时，他们的作品总是显示出鲜明的个性特征。）但在音乐活动方面，教师要到十六、十七岁才能更深入地了解学生的个性特征。然后，为了避免片面性，恰当的做法是解决对特定音乐方向的过分吸引而提出的问题。如果这个年龄的学生对某些类型的音乐产生了一种热情——例如，如果他们强烈地被瓦格纳的音乐所吸引（在我们这个时代，许多年轻人几乎自动地变成了纯瓦格纳人）——那么老师就必须设法平衡他们对音乐过于情绪化的倾向，而不是去欣赏音乐本身的内在结构。（这绝不意味着对瓦格纳音乐的任何批评。）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是，音乐体验太容易滑入情感的领域，因此需要再次提升到意识的领域。一个音乐家会注意到这一点，即使是在学生的歌声的品质。如果音乐在感觉的领域中经历了太多的话，这个声音听起来就会和一个听得更多的年轻人的声音不同，他们对音乐中更多的结构元素有正确的理解。

在这个时代，努力达到平衡的音乐感觉和理解是特别重要的。当然，仍然是权威的老师还没有机会在学生进入青春期之前以这种方式工作。青春期后，教师的权威不再重要，但教师音乐判断的分量却是如此。在青春期之前，无论是对还是错，都与老师认为是对或错的东西是同时存在的。青春期之后，必须给出原因——音乐方面的原因。因此，如果在这个时代有机会继续上音乐课，深入探讨自己音乐判断的动机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人愿意的话，

整个晚上都可以讨论这个主题。 鲁道夫·施泰纳：这个问题的底部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东西。通常情况下，如果我问一个问题，那是因为我想找到一个我不知道的问题的答案。如果我现在质问一个孩子——知道答案——我犯了一个错误。然而，在教学中，总有一些不可捉摸的事情要考虑，有时有必要弄清楚这一点。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经常使用以下例子：作为一名教师，如果一个人想以一种宗教和想象力的方式谈论不朽的问题，人们可以选择以下程序，并对自己说：既然孩子们还不能理解概念的想法，我将用一个形象来传达灵魂不朽的想法。作为老师，我知道，我的学生不知情。据我所知，我会为他们画一幅画，说：“看茧。当时机成熟时，它就会张开，一只美丽的蝴蝶飞走了。就像蝴蝶从茧里飞出来一样，不朽的灵魂也会在人死后飞出身体。”这是处理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好吧，但如果这是一个人的态度，人们可能会发现，所选择的形象并没有给孩子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因为老师，用一切的聪明才智，不相信这个形象的真相，这只是用来向“不知情”的孩子说明不朽的问题。

但还有另一种可能性——老师相信这幅画的真实性。那么，一个人的态度可能是：尽管我的知识和智慧有限，我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世界，我相信这个形象的真相。我知道它不是我发明的，而是通过赋予世界的力量而放在世界上的。通过蝴蝶从茧中爬行，当不朽的人类灵魂离开身体时，所发生的是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上，但在感觉到的形式上。 我可以也确实相信这个启示。

注意不同之处：如果老师相信他们的形象和描述他们的文字的真实性，他们内心的态度就会与学生沟通。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此，同样地，无法理解的游戏进入了刚刚提出的有趣的问题。不重要的是，作为老师，一个人应该有这样的看法：我知道我的主题，孩子不知道；现在我要问我的问题，假装我想听到我不知道的事情的答案。这确实有很大的不同，毕竟，我是否问孩子一个问题，例如，关于萨伯恩战役的问题，我知道答案，但孩子不知道，或者我是否知道答案，孩子也知道它。不真实的是问一些我已经知道的事情。但我也可以有一种不同的态度，那就是，我对孩子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感兴趣。我可以用我的问题来

找出孩子的感受，并思考一个特定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事先不知道孩子会说什么。这个孩子的答案可能有很多不同的颜色或细微之处。

让我们假设老师的理想的态度——这是我在课堂上经常强调的——就是即使是最聪明的人也不会超出学习的能力，即使是从一个小小的婴儿身上。因为，无论一个人在科学知识上取得了多大的进步，一个婴儿的哭声仍然可以教一个人很多。如果这是理想的话，孩子回答每个问题的方式将帮助老师学会如何教学。如果老师问题，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想从他们已经知道的学生那里听到一些东西，而是他们自己想从孩子的回答方式中学习。然后，他们也会恰当地表达他们的问题。例如，他们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对你意味着什么？甚至声音的语调也可能表明老师对孩子的回答感兴趣。

这是一个事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影响教师和儿童之间发生的事情的不可测性。如果孩子的潜意识中所发生的事情是已知的，你也会发现许多其他的事情。教师中的不真实的整个问题也是这个主题的一部分——也就是，当老师们站在他们的课堂前，通过书本或书面笔记进行教学时，我们会发现什么。当然，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方便的，但这样的权宜之计对实际的教学有很大的破坏性影响。这是因为，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孩子们不断地形成判断：为什么要让我们去学习甚至老师都不知道的东西呢？为什么要让我们知道他们从书中读到了什么？这是一个甚至比老师提问更大的不真实进入课堂。即使在听写的时候，老师也应该避免从书本上听讲。如果你觉察到孩子身上发生了什么，如果孩子能感受到老师对学生的真正兴趣，从而不带着虚假的含蓄提出问题，那么整个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样，老师们就可以安全地提问，而不必担心在课堂上引入不真实的元素。

GA306__瑞士教师课程 第6次讲座 感因、爱和责任感幽默 教育的治疗效果 1923年4月20日 多纳赫

内容概要：个体与身体社会的关系。三种基本美德：感恩、爱和责任感及其发展。需

要在课程中引入“灵魂呼吸”的元素。严肃和幽默。一种包容的生活态度应该渗透到老师的灵魂和精神中。教育和治疗。教育是自我教育。老师需要培养无私。教育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机构在社会发展中意义不大。在社会领域工作的两项指导原则。

当我们考虑成长中的孩子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时，就会提出道德和社会教育的问题。我们今天将考虑这两个问题——即使是短暂和肤浅的，因为时间紧迫。再一次，问题的核心是知道如何适应成长中的孩子的个性。同时，你必须记住，作为一名教师和教育家，你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你亲自将社会环境及其道德的态度带给日益增长的学生。同样，必须形成教学原则和方法，使它们提供一切机会，使人们认识到儿童的真实性质——根据最近几天在这里简要展示的情况，老师必须学习了解儿童的真实性质。和往常一样，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老师在不同的年龄和阶段如何将自己的材料带给学生。

在这方面，我们需要考虑三项人类美德——一方面涉及儿童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涉及与整个社会有关的问题。它们是三种基本美德。第一个问题涉及到一切可以通过意志来表达感恩的事情；第二个问题，所有可以生活在爱的意志中的事情；第三个问题，一切能活在义务的意志中的事情。从根本上讲，这是人类的三大美德，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了所有其他美德。

一般来说，人们太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个上下文中，我想说的是改为感恩或感谢。然而，感恩是一种美德，为了在人的灵魂中发挥适当的作用，必须与孩子一起成长。当成长力量——在孩子的内心深处工作——在他们处于塑造和塑造活动的巅峰时，感恩是一种必须已经流入人类的东西。感恩是必须从身体——宗教关系中发展出来的，我把这种关系描述为孩子从出生到牙齿改变的主要特征。然而，与此同时，只要孩子得到适当的对待，在生命的第一阶段，感恩就会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通过父母或其他教育者，从孩子的内心流向任何来自周边的东西，所有这些都将通过孩子的模仿表现出来，所有这些都将洋溢着一种自然的感恩情绪。我们只需要以值得孩子感激的方式行事，它就会流向我们，特别是在生命的第一阶段。然后，这种感恩进一步发展，流入生长的力量，使四肢生长，甚至改变血液和其他体液的化学成分。这种感恩生活在身体中，并且必须住在其中，因为否则它就不会被足够深地

锚定。

经常提醒孩子们要感谢他们周围的一切，这是非常不正确的。相反，一种感恩的气氛应该在儿童中自然成长，仅仅是通过见证他们的长辈在接受他们的人类同胞自由给予的东西时所感受到的感激，以及他们如何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会通过让孩子模仿周围环境中所做的事情来培养感恩的习惯。如果一个孩子非常自然地说“谢谢”——不是为了回应别人的催促，而只是通过模仿——已经做了一些事情，对孩子的一生都有很大的好处。由此，一种无所不包的感激之情将向全世界发展。

培养这种对世界的普遍感激是至关重要的。它并不总是存在于一个人的意识中，而是可以简单地生活在感觉的生命的背景中，这样，在艰苦的一天结束时，人们就可以体验感恩，例如，当进入一片美丽的鲜花盛开的草地时。当我们看到大自然时，这种潜意识的感激感可能会在我们身上产生。每天早晨太阳升起时，当看到任何自然现象时，都会感觉到。如果我们只在孩子面前采取适当的行动，他们就会对生活在他们周围的人，从他们说话或微笑的方式，或这些人对待他们的方式，产生相应的感激之情。

这种普遍的感恩情绪是一种真正的宗教态度的基础；因为人们并不总是认识到，这种普遍的感恩感，只要它在生命的第一阶段就能抓住整个人类，就会产生更多的东西。在人类的生活中，只要有适当的发展条件，爱就会流进一切。只有在生命的第二阶段，牙齿的改变和青春期之间，才有可能获得更强烈的爱的体验，达到身体层面。但是，那第一份温柔的爱，如此深刻地体现在孩子的内心，还没有向外工作——这种温柔的花朵将通过感恩的发展而牢固地扎根。爱，是在孩子生命的第一段经历感恩的过程中诞生的，是上帝的爱。一个人应该认识到，就像一个人要把一棵植物的根挖到土壤里，然后才能得到它的开花，你也必须在孩子的灵魂里种下感激之情，因为它是上帝爱的根源。上帝的爱将从普遍的感激中发展出来，正如花朵从根源上生长一样。

我们应该注意这些事情，因为抽象地说，我们通常很清楚它们应该是怎样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事情往往是非常不同的。理论上说，人们应该把上帝的爱传递给自己，这是很容易的——这是再正确不过的了。但抽象地提出的这种要求有一种特殊的习惯，就是在实践中永远看不到白天的光。

我想回到过去几天中我所说的话。很容易想到炉子的功能是这样的：你是一个炉子，我们必须把你放在这里，因为我们想要加热房间。你的绝对命令——真正明确的“炉子——命令”——告诉你有义务加热房间。我们非常清楚，这本身不会对房间的温度造成丝毫影响。但我们也可以说，取而代之的是，简单地点燃炉子，用合适的原木加热它。然后，它将散发它的温暖，而不被提醒其绝对的必要性。在童年的各个阶段，当我们在正确的时间给孩子们带来正确的东西时，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如果在生命的第一段时间，我们创造了一种感恩的氛围，围绕着孩子，如果我们做了其他的事情，我稍后会说，那么，出于对世界、对整个宇宙的感激，也出于内心的感激，对存在这个世界上(这是一件应该诱骗所有人的事情)，最深层次和最温暖的虔诚将增长。不是只活在嘴唇上或思想上的那种，而是充满整个人类的虔诚，它将是正直、诚实和真实的。至于感恩，它必须成长；但是，只有当它从孩子的幼小生命中发展出来，从出生到牙齿更换时，才能产生这种灵魂和精神品质所必需的强烈程度。然后这种感激就会成为上帝爱的根源。它是上帝之爱的基础。

了解这一切将使我们认识到，当我们把孩子送到一年级时，我们还必须考虑他们在达到上学年龄之前所过的生活。真正应该与父母家直接接触，也就是孩子入学前发生的事情。这种接触应该始终为之努力，因为教师应该相当清楚地了解儿童的现状是如何受到他们的社会条件和成长环境的影响的。在学校，教师会找到很多机会来纠正任何可能的障碍。然而，要做到这一点，通过与父母接触了解孩子的家庭背景当然是绝对必要的。教师只需在家中观察和模仿母亲，就可以观察孩子的某些特征是如何发展的。当孩子开始上学时，要意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它和在课堂上所做的一样，也是教学的一部分。如果要建立一个有效和适当的教育，就不能忽视这些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在孩子换牙和青春期之间的岁月里，培养一种对教师权威的感觉是自然的，也是必不可少的。第二个基本美德，即爱，是在孩子也在发展爱的物质基础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但我们必须从真正的角度来看待爱，因为，由于我们这个时代盛行的物质主义态度，爱的概念已经变得非常片面和狭隘；由于唯物主义的观点往往只从性爱的角度来看待爱，它通常会将爱的所有表现形式追溯到隐藏的性行为上。在前天我所说的“业余性平方”的例子中，我们发现，即使不是在每一种情况下，至少有许多心理学家将人类的特质追溯到性起源，即使他们与性无关。爱就会吞噬所有其他形式的爱。要平衡这种态度，老师必须至少对爱的普遍性有一定程度的欣赏；因为性爱不是孩子第二次牙列和青春期之间开始发展的唯一东西，而是最充分意义上的爱——对世界上一切事物的爱。性爱只是爱情的一个方面，在生命的这个时刻发展起来。在那个年龄，人们可以看到对自然的爱和对人类同胞的爱是如何在孩子身上唤醒的，而老师需要有一个强烈的观点，性爱是如何只代表一个方面的，在生命之中爱的书中的一个章节。如果你意识到这一点，你也会知道如何将性爱赋予它在生活中的适当位置。今天，对于许多用理论眼光看待生活的人来说，性爱已经成为一种吞噬自己后代的莫洛赫，因为如果这种观点是真的，性爱就会吞噬所有其他形式的爱。

爱在人的灵魂中发展的方式与感恩的方式是不同的。感恩必须随着人类的成长而增长，这就是为什么在孩子成长的力量最强大的时候就必须种植感恩。另一方面，爱必须被唤醒。爱的发展确实类似于觉醒的过程，就像觉醒一样，它必须更多地留在灵魂的区域。爱的逐渐出现是一个缓慢的觉醒，直到这个过程的最后阶段已经达到。观察一下早晨醒来时会发生什么。起初，人们对模糊的概念有一种模糊的意识；也许第一种感觉开始震动；眼皮慢慢地挣扎着，摆脱了封闭；外部世界渐渐地帮助了一个人的觉醒；最后，觉醒进入身体的时刻到了。

爱的觉醒也是这样的一——只是在孩子身上，这个过程需要七年左右的时间。起初，当人们对学校早期所教的东西产生同情时，爱就开始激起。如果我们开始用我所描述的那种意象来接近这个孩子，我们就能看到爱是如何特别地来满足这个活动的。每件事都必须充满这份爱。在那个阶段，爱有一种深刻的灵魂般的和温柔的品质。如果你把它与每天醒来的过程相比较，你仍然会沉睡，或者至少在睡梦的状态下。（当然，这里我指的是孩子的状况——老

师绝不能做梦，尽管这种情况似乎经常发生！)然后，这种状况就会产生更强烈的震动，进入清醒状态。在我昨天和前一天所描述的大约九岁和十岁的时候，特别是在十二岁之前的时候，对自然的爱在孩子身上唤醒。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看到它的出现。

在此之前，孩子与自然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然后，一个孩子对所有属于自然公平世界的人都有着极大的爱，这种爱必须通过创造性和形象的方法来滋养。对自然界中的现实的爱直到后来才觉醒。在这一点上，我们面临着一项特别困难的任务。在人生的这一时刻，所有与课程相关的东西(因果关系、对无生命物质的研究、对历史关联的理解、物理和化学的开始)都必须被老师介绍——在这里，我不是开玩笑，而是非常认真地说——老师必须引入一种优雅的元素。例如，在几何学或物理课中，老师完全有必要让真正的恩典来实现。所有的课程都应该充满一种亲切的气氛，最重要的是，绝不能让这些课程变得尖酸刻薄。很多时候，仅仅在十一岁半，或者十一岁和四分之三，到十四到十五岁的时候，这些学科的工作就因为变得令人不快和酸涩而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学生们所要学习的是光的折射和反射，或者是球状热水球中的表面积的测量，人们通常不是带着优雅，而是带着一种酸酸的气氛来谈论这些东西的。

就在生命的这个时候，老师必须记住在课堂上需要一定的“灵魂呼吸”，这是以一种非常奇怪的方式与学生交流的——必须允许灵魂呼吸。普通呼吸包括吸气和呼气。在大多数情况下，或者至少在许多情况下，教师在物理和几何课程中，只会用他们的灵魂呼吸。它们不吸气，而呼出是产生这种酸度的原因。我指的是用单调乏味的描述表达的灵魂的呼出，它将所有的内容都注入了夸张比例的额外严重性。严肃性是有其地位的，但不是通过夸大其词。

另一方面，灵魂的呼吸带来了一种内在的幽默感，无论是在教室内外，还是在有机会让老师和学生在一起的时候，这种幽默感都是随时准备好的。这种幽默的唯一可能障碍是老师自己。在这个特定的年龄，孩子们当然不会挡着他们的路，各方面的问题也不会，只要他们处理得恰如其分。如果老师在课堂上能感觉到宾至如归，那么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即使是反射光也可能破解笑话的位置，或者一个球形的黄芩可能会用一个获胜的微笑来计算

它的表面积。当然，笑话不应该事先计划好，也不应该被强加在课堂上。每件事都应该带有自然的幽默，这是内在的内容，而不是人为地嫁接到它上。这是问题的核心。幽默必须存在于事物本身，最重要的是，它甚至不需要去寻找它。在最好的情况下，适当准备课程的教师需要在教学过程中给他们带来一定的秩序和纪律，因为如果一个人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就会发生这种情况。然而，如果一个人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相反的情况也是可能的；一个人会觉得自己被剥夺了思想，因为他仍然需要与课程内容作斗争。这就破坏了一个健康的灵魂呼吸，并把它所需要的充满幽默的空气拒之门外。在这个特定的时代，我们必须记住以下几点。

如果教学以这种方式走上正确的道路，爱的觉醒就会发生，使学生的灵魂和精神在这一觉醒的最后阶段——即青春期开始的时候——适当地融入到人类组织中。这时，孩子的灵魂开始如此温柔地发展，然后以一种更加健壮的方式，终于能够以正确和恰当的方式掌握身体的本性。

现在你可能会想，老师们需要做些什么才能完成他们所描述的任务。在这里，我们必须考虑一些我想称之为“社会方面”的教育专业，其重要性被认为太少了。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个特定时代(但不是古代)与教师职业相关的形象，他们的成员一般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尊重。只有当社会以应有的尊重对待教师时，才能认识到教师站在给我们的文明带来新动力的最前线——而不仅仅是在政治平台上的演讲中——只有这样，教师才能得到他们开展工作所需的道义支持。这样的态度——或者更好的是，这样的感情——将为获得更广泛、更全面的人生观铺平道路。这是教师所需要的，他们也需要充分融入生活。他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在教育原则和方法上的适当资格，而不仅仅是对他们各个学科的专门培训；大多数教师需要的是一种会不断更新自己的东西：一种在他们的灵魂中以一种生活方式跳动的人生观。他们所需要的是对生命本身的深刻理解；他们需要的远远超过他们站在他们的班级面前所能从他们的嘴唇上传递出来的东西。所有这些都必须转化为教师的创造。严格地说，教育问题应该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它不仅要包括实际的教学学校，还要包括教学教师的内在发展。

同时，应当理解，这里提出的当代教育的目标和愿望绝不是叛逆或革命的。相信那将是一个很大的误解。这里所提倡的东西可以纳入目前的局势，而不需要任何根本的改变。然而，人们想要补充的是，正是教育的这个社会方面指出了生活中如此多的热点问题。因此，我想

提一些事情，并不是因为我想煽动反对目前的状况，而是要用文字来说明某一天将要发生的事情。这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不会发生的，所以请不要把我要说的话看作是激进或革命性的东西。

如你所知，今天的惯例是授予那些从根本上说还没有在他们获得学位的学科上获得任何实际经验的人，无论是化学、地理还是地质学。然而，要证明他们的知识和能力，就必须包括将他们的专业知识传授给其他候选人的能力，以及教授他们的能力。 [博士一词来源于 docere，拉丁语动词，意思是“教学”——翻译。]因此，在考生通过教学和培训其他希望从事同样职业的其他人的实际测试之前，不应真正授予博士学位。你可以在通俗的表达中看到基于本能知识的伟大智慧，因为在白话中，只有一个人能够治愈，能够给出具体的治愈能力的证据，才被称为“医生”。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一词指的是作为一个实际的治疗者，而不仅仅是一个已经获得专业医学知识的人，不管这个知识有多全面。

两个概念已经逐渐从最初的单一概念——教育和治疗的概念。在更遥远的时代，教学或教育也被认为包括治疗。教育过程被认为是治疗过程的同义词。因为人们认为人类有太多的物理遗传标记，所以教育被视为一种治疗的形式，正如我在上一次会议上已经提到的那样。使用过去时代的术语，人们甚至可以说，教学被认为是治愈原罪影响的一种手段。[见第 37 页脚注] 从这个角度看，由医生发起的疗愈过程与教导的过程基本相同，尽管在不同的生活领域。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这位老师既是一名医生，也是一名治疗师。因此，“医生”这个头衔在公众眼中的重要性，很可能取决于一种普遍的认识，即只有那些通过了实践经验测试的人才能获得学位的荣誉。否则，这个标题将只保留一个标签。

然而，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决不能被误解为煽动者对眼前的要求。我甚至不会提到它，除非在教学的背景下。我非常清楚在我们这个时代可能会听到的那种说法，以及那些不可避免地给人留下印象的是，有人试图通过闭门造车而崩溃。如果一个人想要在生活中完成某件事，他必须愿意放弃抽象的目标或遥远的理想，试图实现这些目标或想法会打断自己的脖子或挫伤自己的前额。人们必须始终努力与现实保持联系。因此，我们也有理由用某些东西来说明我们时代的某些需要，即使这些需要只有在将来才能得到满足；因为我所说的不能在很

长一段时间内被要求。然而，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在社会领域中，教师职业应有的尊严。我提到这一切，是因为我们应该正确地看待这一问题，这似乎很重要。如果教师能够感受到来自整个社会的道德支持，那么年轻人中爱的逐渐觉醒将成为他们自然权威感的亲密盟友，而这种权威必须在学校中盛行。这样的事情有时起源于非常意想不到的地方。

正如人们所描述的，就像上帝的爱植根于感恩一样，真正的道德冲动也来自于爱。因为除了对人类的一种爱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成为真正道德美德的基础，这种爱不允许我们通过我们的人类同胞而不去了解他们，因为我们不再关注他们的生活——就像现在这样容易发生。对所有人的普遍爱，就是在任何地方都能得到人类理解的爱。正是爱在孩子的牙齿交换和青春期之间唤醒了孩子，就像孩子出生和失去第一颗牙齿之间的感激之情一样。在学校里，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唤醒爱。

儿童在生命的第一阶段——即从出生到牙齿的变化——是如何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的？他们看到人们从事各种活动。但是孩子们接受的并不是他们自己的实际成就，因为他们还没有发展出有意识地感知他们的能力。他们所感知的是有意义的手势。在这人生的第一段时间里，我们只关心孩子们对他们模仿的有意义的手势的理解。从对这些有意义的姿态的感知中，产生了感恩的感觉，从这种感觉中产生了感恩的意愿。

儿童也没有意识到在随后的几年中，在牙齿变化和青春期之间发生的活动——特别是在这一时期的早期阶段。他们所感知到的——即使是在他们周围人的行动中——也不再代表所有有意义的手势的总和。相反，事件开始对孩子们说话，成为一种有意义的语言。不仅仅是用实际语言说的话，而且在这个特定的时间里，每一次身体活动和每一次活动都直接对孩子说话。因此，教师是否在黑板上写字是完全不同的：

Leaf

或写入相同的字，从而：

Leaf

老师是这样写的：

7

或类似以下内容：

7

无论是以一种艺术的方式，还是以一种不那么精致的方式，甚至是以一种懒散的方式，都会产生很大的不同。这些事情影响孩子生命的方式才是最重要的。叶这个词是用第一种还是第二种方式写的(见上文)，对孩子来说是一种有意义的语言。无论老师是以一种庄重的方式进入教室，还是老师试图剪出一个漂亮的人物，都会直接对孩子说话。同样地，无论老师是否总是完全清醒于课堂情境——这将通过老师在课堂上处理各种物体的方式在孩子的眼里显现出来——或者，在冬天，老师是否会缺席——带着黑板毛巾离开教室，把它误认为是一条围巾——所有这一切对孩子来说都是有意义的。对孩子起作用的与其说是外在的行为，不如说是生活在他们背后的东西，无论是不愉快的、丑陋的，还是迷人的、令人愉快的。

在这种情况下，教师的某种个人习惯甚至有可能在课堂上产生一种友好的气氛，即使它本身可能显得非常滑稽。例如，从十三岁到十八年级，我有一位老师——我一直认为他是我最好的老师——他上课时总是先轻轻地流鼻涕。如果他没有这样做就开始了他的课，我们就会非常想念它。我并不是说他知道这对学生的影响，但在这种情况下，期望这样一个人克服根深蒂固的习惯，是否真的是正确的呢？但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提到这一集只是作为一个例子。

关键是，老师在孩子面前所做的每件事，在生命的这个阶段，都构成了他们有意义的语言。教师实际说的话只是这门语言的一部分。还有许多其他无意识的因素存在于感觉生命的深处，这些因素也起着一定的作用。例如，儿童对教师是否在上课期间弥补一名或另一名学

生，或她或他是否以一种自然和有尊严的方式表现，有着一种非常微妙的感觉(这种知觉从来没有达到意识的范围)。这一切对孩子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此外，正如我们在讨论中所提及的，教师是否已作好足够的准备，无须使用印刷或书面的笔记，便已准备得足够好，这对学生来说，是有很大分别的。孩子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问自己：为什么我要知道老师不知道的什么呢？毕竟，我也只是人类。老师应该是完全长大的，而我只是个孩子。为什么我要这么努力才能学会他们都不知道的东西呢？

这是一种深深折磨着孩子无意识的东西，一旦它在那里固定下来，就无法纠正。它证实了这个年龄的教师和学生之间敏感而自然的关系只有当教师——原谅这句相当迂腐的话，但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法避免的——完全掌握在他们的指尖上才能产生。[在德语中，“非常不整洁的文字”通常被称为“更好的文字”，是“书页上的污点”。动词 schmieren 的意思也是“为了油脂。”我在这里用它来润滑轮子，使它们平稳运行。然后，教师们会感觉到完全掌握了课堂环境，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这本身将确保学生永远不会想到无礼的气氛。

如果在 10 岁、11 岁或 12 岁的孩子中发生这种情况，那将是最糟糕的事情之一。我们必须时刻意识到，无论我们对我们的学生说什么，即使我们试图幽默，也不应诱使他们作出轻率或无礼的回答。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老师可能会对一个由于缺乏努力和注意力而突然陷入困境的学生说：“在这里，牛站在山上。”学生反驳道：“先生，我不是一座山。”[德国俗语：“韦德奥克斯球茎硬汉。”] 它的字面意思是“站在那里像牛面对山。”这是一句很普遍的谚语，也可以翻译成“完全脱离自己的深度”，)绝不能允许这种事发生。如果老师们做好功课准备，就会自然而然地对他们产生一种尊敬的态度。如果这种态度存在的话，这种无礼的回答是不可想象的。当然，它可能是一种更温和、更少破坏的方式。我提到这一点只是为了说明我的观点。这种厚颜无耻的言论不仅会破坏课堂上的工作气氛，而且很容易感染其他学生，从而破坏整个班级。

只有当从第二个生命周期过渡到第三个生命周期时，才有可能(在这个现代时代，我该如何称呼他们？)青年男女观察他们周围发生的活动。在此之前，有意义的手势是被感知到

的，后来是关于孩子周围事件的有意义的语言。只有现在，青少年才有可能观察其他人在环境中开展的活动。我还说过，通过感知有意义的手势和经历感恩，对上帝的爱就会发展，通过来自环境的有意义的语言，对一切事物的爱被发展成为个人道德意识的基础。如果现在青少年能够正确地观察他人的活动，那么对工作的热爱就会发展起来。虽然必须让感恩成长，爱必须被唤醒，但现在需要进化的东西必须随着年轻人充分的内在意识而显现。我们必须使年轻人能够在青春期之后进入这个新的发展阶段，并具有充分的内在意识，从而使青少年在某种程度上找到自我。那么，对工作的热爱就会发展起来。这种对工作的热爱必须在已有成就的力量下自由成长。这是对工作的热爱，也是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的热爱。当对其他人的活动的理解被唤醒为一种互补的形象时，一种对工作的有意识的态度，一种对“做”的爱就会产生。这样，在中间阶段，孩子的早期玩耍已经转变成正确的工作观念，这就是我们今天社会的目标。

教师和教育者在这一切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这是他们职业生涯中最困难的事情之一。在孩子的第一和第二生命阶段，老师能为他们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帮助那些在青春期开始时自己醒来的孩子。当老师们一次又一次地见证孩子的个性是如何逐渐显现出来的，让他们感到惊讶的是，他们不得不意识到他们自己只是一个工具。没有这种认识，就很难成为好老师，因为在课堂上，一个人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人，站在教室里，感觉到所有的学生都应该成为自己的复制品，这是不可能的。这种情绪永远不会出现——为什么不呢？因为这很可能发生，如果一个人够幸运的话，学生中可能会有三四个萌芽的天才，这与那些迟钝的天才是截然不同的，我们以后会对他们有更多的看法。当然，你会承认，不可能只为教学专业挑选天才，教师不具备某些学生在以后的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天赋，这一点是肯定的。然而，教师必须不仅能够教育学生自己的能力，而且能够教育那些以其非凡的聪明才智将远远超过他们的学生。

然而，教师只有摆脱希望使学生成为他们自己的习惯，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他们能够下定决心，尽可能无私地站在学校里，不仅要抹杀自己的同情心和反感，而且要抹杀自己的野心，把自己奉献给来自学生的任何东西，那么他们就会适当地教育潜在的天才和不那么聪明的学生。只有这样一种态度才能使人们认识到，从根本上说，所有的教育都是自

我教育的问题。

本质上，除了自我教育之外，没有其他教育，不管是什么程度的教育。这是认识到它的全部深度内的人智学，有意识的知识，通过精神研究的重复地球生活。每一种教育都是自我教育，作为教师，我们只能为儿童的自我教育提供环境.我们必须提供最有利的条件，通过我们的机构，儿童可以根据自己的命运教育自己。

这是教师对孩子的态度，只有通过不断提高对这一事实的认识，才能形成这种态度。对一般人来说，可能有很多种祈祷。除此之外，还特别为老师祈祷：

亲爱的上帝，因为我——就我个人的野心而言——否定了我自己。基督在我身上使保罗的话成为真，“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

这篇对上帝，特别是对基督的祈祷继续写道：“好叫圣灵在教师中占支配地位。“这才是真正的三位一体。

如果一个人能生活在这些思想中，同时又能接近学生，那么这种教育所希望的结果也可以同时成为一种社会行为。但是其他的事情也起作用了，我只能触及它们。想想看，在许多人看来，要改善当今的社会秩序，必须做些什么。人们期望通过实施外部措施来创造更好的条件。你只需要看看苏联正在进行的可怕的实验。在那里，全世界的幸福都是通过外部项目的启动来寻求的。人们认为，社会领域的改善取决于机构的建立。然而，这些是社会发展中最不重要的因素。你可以建立任何你喜欢的机构，无论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民主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决定性的因素将永远是在任何这些制度下生活和工作的人。对于那些传播社交影响力的人来说，重要的两件事是对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的热爱，以及对他人所做的事情的理解兴趣。

想想从这两个属性中可以得到什么；至少人们可以在社会领域再次合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将成为一种传统。只要你只是在外面工作，你就不会产生任何切实的结果。你必须把这两种品质从人性的深处表现出来。如果你想通过外部手段引入改变，即使是以最好的意图建立起来，你也会发现人们不会像预期的那样做出反应。反过来说，他们的行为可能会让你无法理解。机构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你到处都能看到这个。他们是由两种或多或少生活在发起人身上的品质所创造的，那就是，对他们所做的事情的热爱，以及对他们的理解的兴趣。

当我们睁大眼睛看我们时代的社会动荡时，人们发现出现了最奇怪的想法，特别是在社会领域，这仅仅是因为目前的情况没有得到适当的理解。让我举一个例子：

今天，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劳动及其与社会阶级关系的信息不仅被灌输到数千人身上，而且被灌输到数百万人的头脑中。[如果你调查它的作者声称发现了什么——数百万人被灌输的东西，使他们把它看作是他们的社会主义福音，作为政治煽动的手段——你会发现这一切都是基于对社会现实的态度的根本错误。卡尔·马克思思想把工作的价值建立在人类所花费的精力上。[这导致了一种完全荒谬的现象，因为从能量输出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某人在给定的时间内砍掉一定数量的木柴，还是——如果一个人能够避免这样一项卑微的任务——一个人在踩着专门为对抗初期肥胖而设计的车轮踏板时花费了同样的精力和时间，这都没有区别。根据卡尔·马克思的计算，人类消耗在这两种体力活动上的能量没有区别。但砍柴在社会秩序中有其应有的地位。另一方面，踩着一个减肥周期的踏板是没有社会用途的，因为它只会对做它的人产生卫生效果。然而，卡尔·马克思衡量工作价值的标准是计算要做的工作所必需的食物消耗。这种在国民经济背景下评估劳动力价值的方式简直是荒谬的。然而，所有的计算都是为了这个目的。然而，一个因素的重要性被忽视了——即热爱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理解他人正在做的事情。

当我们与孩子在一起时，我们必须做到的是，通过我们自己的行为，青少年将充分意识

到这两件事所包含的社会影响。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认识到支持儿童意味着什么，这样我们才能帮助他们自己的自我教育。

GA306_瑞士教师课程 第7次讲座 美德的培养 教育中的 实践活动唯物主义的悲剧 1923年4月21日 多纳赫

【内容梗概】 在应对现代生活的需求时，特别是在第十二年之后，需要妥协。通过感恩意识和爱的能力，展开了第三种根本美德，即责任感。在第十二年之后，特别是青春期之后，教育必须进入实践活动：男孩和女孩在编织、缝纫、编织、纺纱和装订方面的课程。引入简单的机械和化学过程用于技术和随后的渗透物理身体的灵魂和精神力量。由于考试工作的压力，缩短了可用的上课时间。唯物主义的悲剧。

正如你所能想象的那样，对于一个摆脱狂热或宗派态度的人来说，要完成这种基于我们在过去几天谈到的人类知识的教育是不容易的。你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注意到，在这里被认为是正确的和良好的教育在许多方面不同于传统的教育形式，他们的规章、课程和其他基本政策。在这方面，人们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

一方面，我们站在从客观知识产生的教育学的坚实基础上，规定了每年的具体课程和教育任务(正如你从迄今所听到的情况中已经发现的那样)。为了确定在这一教育中必须做些什么，我们从孩子们自己那里得到启示，不仅是每年，而且也是每个月，每个星期，最后是每天。在这里，我认为有理由感谢华德福学校的教师对一个真正有基础的教学法的客观要求作出了多大的反应，以及他们对这一教学法如何与成长中的儿童的需要相联系的洞察力表示赞赏。[1919年8月和9月，鲁道夫·施泰纳为第一所Waldorf学校的教师开设了三门课程，该学校是由实业家艾米尔莫尔特为烟厂工人的子女创办的，于1919年9月7日开办。]他们已经认识到，这种教学方法没有一个细节是武断的，其中的每一件事都是对儿童本身所能读到的东西的直接反应。这是导致这一困境的一个方面。另一方是生活本身提出的要求。那些尽管有自己的理想(或你选择称之为这些东西的任何其他东西)却没有狂热情绪的人，以及那

些认为需要在生活的现实中扎根的人，用特别敏锐的眼光去体验另一个方面。

在任何程度上，宗派主义和狂热的热情都不能渗透到我们的教育事业中，只会在道路的尽头发现我们的学生不适合自己的生命的现状，因为世界上的生命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教育理想。生命受普遍状况本身所产生的影响，这些条件表现为关于教育的条例、学校课程以及与当前思维方式相对应的其他相关事项。因此，我们总是有这样一种危险：我们教育儿童的方式，尽管本身是正确的，但也可能使他们与世界上的生命疏远——不管人们是否认为这是对的或错的。必须永远记住，一个人不能盲目地引导自己选择的教育目标，而不考虑是否会使学生远离周围的生活。

反对人智学的人常常把狂热和宗派主义归因于这一运动，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如你所看到的。相反，正是这两种属性与其性质不同。它们可能出现在一些个体成员中，但人智学本身总是努力充分地进入生命的现实中。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意识到在处理生命的实际方面所遇到的困难。从华德福学校一开始，就必须做些什么。很难给它起一个恰当的名称，但必须商定一些不好的或消极的东西——即一种妥协——因为这所学校不是建立在狂热主义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上的。从一开始，就必须拟订一份发给地方学校当局的备忘录。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以下几点：在最初的三年里，我们学校的学生将根据他们的内在需要，分阶段、尽可能地接受教育。同时，其他学校普遍达到的标准应得到尊重，前提是在完成前三年之后，华德福学校的学生应能够满足必要的要求，以便能够进入其他学校的相应班级。这样的提议，对我们的老师来说，等于是一种“讨好的妥协”——原谅这个词，我不能用其他方式来表达它。**一个现实的头脑必须走这样一条路，因为一个人所做的每一件事都需要谨慎。**狂热者会有不同的反应。当然，当我们选择这样的政策时，很多困难都必须解决，我们的许多教师会发现，最好是朝着我们的目标和理想走一条直截了当的道路。在通过这两种相互冲突的方法找到一篇文章之前，进行了冗长而详细的讨论。

我备忘录中的另一点是，当我们的学生在六年级时，从一年级开始数数时，他们在十二年级毕业后，应该能够再次达到进入另一所学校的相应班级的要求。我对这一特定年龄的选

择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标志着一个发展时期的结束，正如在上一次会议上已经描述过的那样。最后，备忘录中提出，我们的学生在第十四年应该再次达到必要的学习标准，以便他们能够在需要的情况下改变学校。

回想起来，可以说，在前三个年级期间，这个计划运作得相当好。在这一级，它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尽管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麻烦，但在学生十二年级之前，它仍然是可行的。然而，真正的困难开始于接下来的几年，因为从一个黑暗的潜意识中，一些关于一个孩子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知识从遥远的过去一直徘徊到我们现在的时代，不管这个洞察力今天变得多么模糊。正因为如此，现在人们习惯于在孩子们失去第一颗牙齿的时候送他们上学。今天，人们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两件事是相互关联的。然而，六岁左右进入学校仍然是古老智慧的产物，这种智慧源远流长，如今这种智慧已经变得模糊和本能。然而，由于这些情况已不再得到承认，因此有一种倾向，即武断地规定在第六年完成学业时入学的年龄，这总是有点为时过早，因此不符合儿童的性质。这是无可奈何的，因为如果父母在完成第六年后不送子女上学，警方或低级地区行政官，或其他叫他们的人，都会来接他们上学。

然而，如前所述，在头三年中，这一妥协是相对容易的。诚然，如果一名或另一名学生因情况而不得不离开华德福学校去另一所学校，人们通常会被告知，这些学生在阅读和写作方面落后。他们可能被认为在艺术方面遥遥领先，如绘画或优律诗美，但这些，因此，我们被告知，一般不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这样的官方判断甚至可以被看作是对华德福方法的肯定！它们促使我告诉你一些关于年轻歌德的有趣的事情。[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1749——1832)德国诗人、科学家和哲学家。]如果你看看他的拼写，即使他比七、八岁大得多，你也会发现里面充满了可怕的错误。这一点可以很容易地推断出，一个8岁的孩子今天的期望（如果“更多”是正确的单词）要比歌德在17岁时所取得的成就(当然只是在拼写方面)要高得多。这当然表明还有另一种判断情况的方法，因为歌德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使在十七岁的时候，他仍然很可能会犯拼写错误，因为他没有受到严格的规则的束缚，他的内在存在可以在某些灵魂

力量的展开方面保持灵活性。如果一个人知道这些东西是如何相互作用的(这需要一种比今天经常遇到的更敏感的心理),那么你就不会受到负面批评的影响,而会受到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的肤浅标准的影响,这至少是有趣的。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所谓的孟德尔主义,它出现在二十世纪初(也许甚至在十九世纪末左右),被自然科学家认为是解释遗传现象的最佳理论。它的名字来自某个格雷戈·孟德尔,[Gregor Johann Mendel(1822——1884)奥地利植物学家。1843年,他成为圣奥古斯丁的一名僧侣,1854年至1868年在一所技校任教,后来成为方丈。他以在寺院园中培育豌豆的实验而闻名,从收集的统计数据中,他建立了遗传的某些规律,这成为遗传学科学的基础。]一位植物学家,生活在十九世纪中叶,也是摩拉维亚一家学校的教师。[Realschule(或Realgymnasium)是德国的高中同等学历,从事科学、贸易或技术研究的准备工作,而体育馆通常指的是准备大学学习的高中。]

为了研究植物的遗传特性,格雷戈·孟德尔对植物进行了仔细的实验。他的著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默默无闻,只是在世纪之交再次浮出水面,被誉为最具说服力的遗传理论。

现在考虑一下孟德尔的传记是很有趣的。正如我们在这里的奥地利朋友们所知道的,僧侣们必须通过考试才能成为高中的教师。孟德尔考试成绩优异,这意味着他被认为无法成为一名高中教师。但奥地利有一项规定,允许不及格的考生在一段时间后重新参加考试。格雷戈·孟德尔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我相信,即使在今天的奥地利,这样的人永远也找不到高中教书的职位。然而,在那些日子里,条例却不那么严格。由于当时教师短缺,有时甚至连不及格的考生也被聘为教师,于是格雷戈·孟德尔最终成为了一名高中教师,尽管他两次考试不及格。然而,由于这是由于校长的恩典,他被同事视为二流工作人员,根据高中教师的规则,他无权加上“博士学位”到他的名字。成功通过考试的考生通常会在他们的名字后面写上这些简短的学位,例如,“约瑟夫·米勒博士”。在格雷戈·孟德尔的案件中,这些信件不见了,这封信的遗漏表明了他的劣势。嗯,几十年过去了,但在他死后,这个人被誉为最伟大的自然学者之一!

现实生活中有一些奇怪的例子。而且，虽然不可能计划年轻人的教育以适应以后生活的实际需要（因为，如果这是唯一的目标，肯定会提出一些非常奇怪的要求），尽管人们不能使课程适应以后生活本身将带来的成熟，但人们必须准备好以内在的清晰和心理感倾听生活中许多事件对我们所说的，无论是小学教育还是中学教育。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华德福的学生在三年级时必须离开，在某些基本技能方面还没有达到与另一所学校的学生相同的水平，他们是用不好的方法进行训练的，其有害影响只会在以后的生活中出现。许多生活故事可以用来证实这一说法。当你看到讣告时，有时会出现一些奇怪的事情。例如，伦琴也被排除在一所有教学之外，只有通过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的特殊仁慈，他才能获得一个教职。[Wilhelm Konrad von Rntgen(1845——1923)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射线或 x 射线的发现者]如前所述，人的教育思想不能建立在这样的东西上，但应该被注意到，人们必须设法通过一种更加区别的心理来理解它们的意义。

回到我们的观点，十二年后，我们的教学方式越来越难找到一个可行的折中方案。直到第十二年，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只要你真的知道学生们在做什么。但后来，情况开始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从那时起，课程和所需的成绩标准不再与成长中的人的性质有任何关系；它们完全是任意选择的。任何一年要讨论的主题都是完全由专制选择的，人们根本不能再弥合相互冲突的要求，一方面是来自本来的权力，另一方面是直接来自不断发展的人类的权力。记住我昨天说过的话：当青春期过去时，应该已经帮助青少年发展出足够的成熟和内在力量，进入人类自由的领域。我提到了两个基本美德：感恩，在换牙之前必须准备好；爱的能力，需要在牙齿变化和青春期之间做好准备；这是昨天发展起来的主题。

此外，我们也看到，在道德生命方面，儿童的灵魂生活也必须经历同情和反感的感觉，什么是善恶。如果一个人以“你应该”的态度接近这个年龄的学生，那么在未来的几年里，适当的发展将受到阻碍。另一方面，当一个人把青春期前的孩子，通过自然的权威，去爱善而恨恶时，在性成熟的时候，从青少年的内心，发展出第三个基本的美德，那就是责任感。要把它灌输给年轻人是不可能的。它只能作为自然发展的一部分展现出来，仅仅基于感激——从昨天描述的意义上——以及爱的能力。如果这两种美德得到了适当的发展，随着性成熟，责任感就会显现出来，而这种责任感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属于人类灵魂和精神境界的东西必须按照自己的规律和条件发展，就像属于物质领域的东西必须服从物理规律一样。就像一只手臂或一只手必须自由生长一样，按照生长的内在力量，就像不能被人为地控制一样，被固定在一个刚性的铁架上——尽管在地球上的某些地方，有一种限制足部自由生长的习俗，就像我们阻碍儿童灵魂生命在这里自由展开的方式一样——青少年也必须感受到这种自由产生的新的责任感。年轻人将适当地融入社会，歌德的格言将找到最崇高的实现：“责任是对自己所要求的东西的爱。”在这里，你再一次看到了爱是如何进入每件事的，以及如何培养责任感，最终使人爱上它。这样，一个人作为一个人适当地融入了社会。然后，根据以前正确权威的经验，依靠自己的力量支撑自己的能力将不断发展。

当我们用灵性的眼光看到真正的虔诚时，最终被揭示出来的是在牙齿改变之前的身体相关的，自然的宗教，这一点我对你们描述得相当详细。这些都必须深深植根于一种真正的教育学，并在实践中加以应用。很快，人们就会意识到，让课程——从十二年到青春期，最重要的是，在青春期之后——越来越倾向于实践活动是多么的必要。在华德福学校，这项任务的基础很早就准备好了。在我们学校，男孩和女孩并排坐着。虽然这种做法本身就产生了有趣的心理事实——每个班级都有自己的心理学，我们明天会讲得更多——但可以肯定地说：如果让男孩和女孩一起练习手工艺品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对他们成年生活的极好的准备。今天，只有少数几个人认识到编织的能力有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实现健康的思维和健康的逻辑。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判断自己的生活对编织意味着什么。在我们的华德福学校，男孩们和女孩们一起织毛衣，他们还补袜子。

通过这一做法，如果有必要，男女之间的工作类型之间的区别将发现其自然过程。同时，正在实施一种充分考虑学生未来生活的实际方面的教育形式。

当人们听到我说（以下的说法不仅表达了我个人的信念，而且是基于一个心理事实），我不能认为任何人都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好教授，除非那个人也能在紧急情况下修理一只鞋；

因为如果情况需要的话，任何人怎么可能知道存在和进入这个世界的真正实质，除非那个人也能修理一只鞋或一只靴子？当然，这是一个相当笼统的说法，但有些人甚至不能正确地缝上一个按钮，这是一个可悲的失败。哲学知识几乎没有分量，除非一个人也能帮助任何需要做的事情。这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在我看来，只有当一个人也能成为鞋匠时，如果这是一个人的命运，一个人才能成为一个好哲学家。而且，正如哲学史所显示的那样，有时皮匠会成为哲学家。[例如，Jakob b hme(1575——1624 年)，grlitz 的鞋匠，他的影响在西方哲学和精神流中影响深远。]

对人的认识要求我们在课程和时间表中作出充分规定，使学生为生活的实际方面做好准备。读了《人性》一书，我们就简单地向孩子们——或者更确切地说，向我们现在应该称之为的年轻男女——介绍了织布机的艺术。从那里，很自然地，他们也应该学会旋转，他们获得了一个工作的想法，如何制作纸张，例如。

不仅要教他们力学和化学，还要教他们如何理解技术中使用的机械和化学过程的至少简单的例子。他们应该用自己的手在小范围内复制这些，这样他们就会知道各种物品是如何制造的。这种向更实际的生活方向的转变肯定是可能的。如果一个人想建立适当的课程，特别是在上层阶级，它必须以诚实和严肃的意图来努力。

但这会让人陷入可怕的困境。只有使九岁以下的儿童具备足够的学习技能，才能转入另一所学校的四年级，同时又不会因为合理的教学理由而忽视对他们需要做的事情。对于即将进入七年级的学生来说，这也是可能的。使学生达到高中学习的必要标准已经变得非常困难。如果我们高年级的学生必须改读高中，那么就必须克服巨大的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好回想一下古希腊，在那里，一个聪明的希腊人不得不忍受一个埃及人说：“你们希腊人就像孩子一样——你们对地球所经历的所有变化一无所知。”一个聪明的希腊人必须听取一个聪明的埃及人的判断。然而，希腊人并没有变得如此幼稚，以致于

要求一个成长中的青年先获得埃及语的知识，后者要接受某一或另一门学科的教育。他们对年轻人使用母语希腊语感到非常满意。不幸的是，我们今天并没有像希腊人那样行事，因为我们让我们的年轻人智学习希腊语。我不想反对它，学希腊语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但这与满足需求是不一致的。当一个人被告知在时间表上分配这么多的课程给这个主题时，当这样的要求与编织、纺丝的需要相冲突的时候，以及应该如何练习纸张的粗略知识的时候，这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问题。当一个人被召唤来完成时间表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既然我们非常清楚，我们永远不会获准在任何地方兴建我们自己的大学，我们绝对有必要使那些希望在大学、技术学院或其他类似机构继续教育的学生能够通过必要的毕业考试。

所有这一切使我们处于几乎不可能的境地，几乎无法克服困难。当一个人试图在教育中培养实际的一面时，由于对青少年学生的内在需求的洞察力，一个人必须面对希腊老师的强烈抱怨，他宣称考试大纲不可能被分配给这门学科的时间覆盖，因此考生注定要考试不及格。

这就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它们当然表明，我们不可能以狂热的热情坚持推进我们的理想。最终要发生的事情不再仅仅取决于一群教师对教育的正确与错误的共识。今天，社会中更广泛的圈子必须认识到真正的人的教育的理想，以便外部条件使教育能够在不使学生脱离生活的情况下发挥作用。很明显，如果学生在自己的学校接受过文法学校的教育后，他们的毕业考试就不及格了，他们就得到别的地方去参加。[华德福学校的学生必须在州立学校参加所需的毕业考试(Abitur)。]

说到考试不及格——在这里，我要对教育方面的专家说——我相信，即使是植物学教授，无论多么聪明，植物学都会失败——如果这是唯一的意图的话！我真的相信这样的事情是可能的，因为任何人都可能考试不及格。在人生的这一章中，也出现了一些非常奇怪的事实。例如，奥地利诗人罗伯特·哈默林(Robert Hamerling)，他对德语的使用后来被誉为奥地利作家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平。[Robert Hamerling(1830—1889)奥地利诗人和哲学家。]他的考试证书使他有资格在奥地利一所体育馆担任教学职务，这使他读起来很有趣：希腊语——优秀；拉丁语——优秀；德语和散文写作——很难在中学低年级教授这门学科。你真的可以在

Hamerling 的教学证书上找到这个！所以你看，考试不及格是件很棘手的事。

因此，困扰我们的困难使我们认识到，整个社会必须提供更好的条件，才能通过作出我刚才提到的那种妥协来取得更多的成就。如果有人抽象地问我，是否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开设一所华德福学校，我只能完全以抽象的方式回答：“是的，只要一个人被允许在任何地方开学。”另一方面，即使这也不是决定性因素，因为正如许多人已经说过的，在许多人看来，这只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尽管主修科目考试成绩不佳，但还是有一些人努力成为著名诗人。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对许多人来说，不及格的毕业考试意味着被赶出生活的潮流。因此，必须承认，我们学校的年级越高，就越不可能朝着自己所有的教育理想努力。它展示了一个人如何适应现实生活的情况。

在基于对人的理解的教育中，必须始终存在以下问题：年轻人在进入生命时，是否会在社会中找到适当的人与人的联系，这是人类的一种基本需要？毕竟，那些负责毕业考试要求的人也是社会的一员，即使他们考试的风格和内容都是错误的。因此，如果一个人想要将华德福教学法融入到当前的社会环境中，就必须忍受必须做一些本身不被认为是正确或有益的事情。任何检查我们的上层阶级的人都可能会有这样的印象：在那里发现的东西并不完全符合 Waldorf 教育学公认的理想。但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我们实现这些理想，不管一般情况——尤其是，如果我们试图向现实生活过渡——我们所有参加毕业考试的考生都会失败！这就是今天截然相反的问题。但必须处理这些问题，这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同时，必须认识到，不仅在教育领域，而且在所有生活中，都必须认识到必要的变革程度，才能建立真正的人的教育形式。

尽管存在种种障碍，但华德福学校的实际活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正在完成，尽管有时确实发生了这种情况，但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希腊或拉丁教师声称有其中一些课程，这些活动必须加以限制。这是无法避免的。

从我所说的，你可以看到青春期是进行这种转变的适当时机，引导青少年进入普通生命的现实。在更高的意义上，必须在学校生活中扮演越来越多的角色，这些元素将使人类个体，作为身体、灵魂和精神的存在，成为社会的有益和有用的一员。在这方面，我们当前的时代缺乏必要的心理洞察力；因为人类精神、灵魂和物质领域中的更好的相互关系，在一般情况下，都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只有那些把理解人类灵魂作为他们的特殊任务的人才能直观地感受到这些东西。

从我个人的自知之明中，我可以谦虚地告诉你，如果我在我的生命中的某个特定时间没有学会装订，我就不可能在精神科学上完成某些证明是可能的事情——这对许多人来说似乎有些无用。这与华德福教学法没有任何关系，而只是我命运的一部分。这种特别的人类活动对最亲密的精神和灵魂事务有着特殊的后果，特别是如果它是在生命的正确时间进行的话。其他实际活动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不把装订和制盒纳入我们的 Waldorf 学校工艺课，如果没有在特定的年龄被引入到课程中，这是由对学生发展的洞察力决定的，我会认为这是违背人性的。这些东西都是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不是学生制作一个特定的纸板盒或装订一本书，而是学生们已经通过了必要的纪律来制作这些物品，并且他们已经经历了与他们一起的内在感受和思维过程。

男孩和女孩之间的自然差别将变得不言自明。然而在这里，一个人也需要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保持关注，同时对灵魂也保持关注。例如，下面的情况出现了，心理学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因为我还没能花足够的时间在华德福学校。下次我们会彻底调查的。但是发生的事情是，在纺纱课上，女孩们开始了真正的纺纱。男孩们也想参与其中，不知何故，他们发现他们的任务是为女孩抓取和携带。男孩们想要有骑士气概。他们带来了女孩们用来纺丝的各种材料。男孩们似乎更喜欢做准备工作。这就是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仍然需要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理解它。

但是，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这种“改变我们的工艺课”的可能性，让我们现在可以改装订，然后再改做盒子。所有这些都是在世界上有一些教育方法，完全不切实际的理论家的

聪明想法，他们认为他们已经吃了一勺实际的生活经验，但这些方法却完全脱离了现实。如果一个人从教育理论开始，就会得到最不实际的结果。理论本身并没有产生任何有用的东西，而且常常只滋生偏见。而现实教育学则是人的真实知识的产物。而艺术和手工艺在某一特定时期所扮演的角色，只不过是适用于某一特定情况的知识而已。这些知识本身已经呈现出一种教育学的形式，它将通过传授实际课程的生活方式转变为正确的实践教学。它变成了老师正确的态度，这才是真正重要的。整个学校的性质和品格必须与之相适应。

因此，在华德福学校培养的教育系统中，重心就在教师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定期会议中，因为整个学校都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精神渗透的有机体。因此，一年级教师不仅要真正感兴趣地关注物理教师到七年级的教学内容，而且要关注物理教师在该班各学生的经历。所有这些都是在教职员会议上共同进行的，在这些会议上，根据实际教学经验，可以自由地提供和接受实际的咨询和咨询意见。通过教职工的努力，为整个学校的有机体创造了一种灵魂。所以一年级的老师就会知道，六年级的老师有一个以某种方式智力迟钝的孩子，或者是另一个特别有天赋的孩子。这种共同的兴趣和共同的知识有着有益的影响。因此，整个教学机构将作为一个整体来体验整个学校。然后，一种共同的热情将弥漫学校，也愿意分享其所有的悲伤和忧虑。然后，全体教职员将携带任何必须携带的东西，特别是在道德和宗教问题上，但也在更具认知性质的问题上。

通过这种方式，不同的同事也学会了由一位教师教授的某一学科是如何影响另一位教师教授的一门完全不同的学科的。正如就人体的有机体而言，胃是否与头适当协调并不是漠不关心的问题，所以在学校里，从上午 9 点到 10 点，给三年级的课与八年级的 11 点至 12 点的课程是否有适当的关系，也不是无关紧要的事。当然，这是相当激进和极端的说法。事情并不是那样发生的，但它们的呈现方式是这样的，因为它们本质上与现实相对应。如果思考是与现实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对于与感知世界有关的事物的判断将与基于抽象理论的判断大相径庭。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想提及一些在不属非法的地方接受治疗的非专业医生。他们是在医

学上获得一定程度知识的人。现在，其中一位医生可能会发现，例如，病人的心脏功能不正常。这可能是一个正确的诊断，但在这种情况下，它并不意味着治疗将使心脏恢复正常。根据这样一位医生的说法，病人可能已经使整个机体适应了心脏的轻微异常功能。这意味着，如果现在要使心脏恢复正常工作，这种“治愈”的心脏，仅仅因为它恢复正常，就可能扰乱整个机体，从而使病人的一般情况恶化。因此，治疗实际上可以包括保留心脏，并建议，如果轻微心脏缺损的症状恢复，则应采取不同于通常在类似情况下使用药物的治疗方法。

我昨天说过，教育和治疗是相关的活动。因此，在教育领域也需要类似的东西。这是一种既全面又与现实相联系的概念性和感性的感觉的方法，因为它必须适用于与实际生活直接相关的其他认知领域。

如果我们看看当代解剖学和生理学告诉我们的关于人类的东西——更不用说心理学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种抽象的大杂烩——我们发现了一种特定类型的知识，从这些知识中我们可以得到一幅人类的图画。如果把这幅画作为自我知识的一种手段，它就会给人一种印象，以为我们只是一副骨架。((在一定限度内，人类的知识也是自我知识——不是内省的知识，而是对每个人本质上人性的认可。)如果当我们审视自己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忽视骨骼内部和周围的一切，我们自然会得出结论，我们只是骨骼。这就是整个人类——身体、灵魂和精神——如果我们只使用当代解剖学和生理学所提供的作为人类的一张图片，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心理学需要真正地将精神渗透到人类的灵魂中。如果这样做了，我们就可以直接跟随精神的元素进入身体的物质实相，因为精神作用在人体的每一个部分。

我已经说过，唯物主义的悲剧是它不能理解物质的真正本质。对精神的认识导致对物质的真正理解。唯物主义可以说是物质，但它并没有渗透到通过物质工作的力量的内在结构。同样，只观察外部现象的教育学也没有渗透到人类的各个领域，这些区域揭示了在实际的生活中应该做些什么。这导致了一种情况，对精神研究者来说，这是非常自然的，但对许多人来说却是自相矛盾的。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从人智学中发展出来的教育学总是强调在某些实际活动中训练特定年龄的儿童的必要性——即训练他们正确处理物质过程的必要性。以人智学

的研究为基础的教育原则和方法，不仅不会使学生陷入迷雾神秘主义，而且也不会使他们对生活感到陌生。相反，它将诱使灵魂和灵魂物质渗透到他们的物质的身体中，从而使他们对今世的生活有用，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发展内在确定性的适当条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有必要扩大实际的工作类型，当然，随着每一个新学年的开始，当我们必须在现有的班级中增加一个新的班级时，困难就会增加(我们从八年级开始，增加九、十一年级，我们即将开始我们的第一个十二年级)。

这导致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在最近处理人智学事业所面临的其他问题的同时，他们中那些期望要参加毕业考试的人已经写出了一份了不起的文件，只有从正确的角度看清楚整个问题，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份文件的更深层次。他们或多或少地向人智学会发送了以下备忘录：

由于我们正在接受真正的人的教育和教育[他们以某种方式收集了这一点]，因此，由于我们不能进入现有类型的大学，我们希望向人智学社区提出以下建议：建立一个新的为人智学学院，使我们能够继续我们的教育。

虽然这种判断在当代社会中屡见不鲜，但在这一措辞中并没有暗示对大学的负面判断。

所有这些都给我们带来了最大的困难。但是既然你已经努力到这里来了解华德福教学法是什么——这是我们非常知道如何理解的——这些问题也应该被公布于众。任何对这种教育的意愿的真诚兴趣都应清楚地表明所涉及的所有困难。

到目前为止，华德福教学法仅由一所现有的华德福学校的教师进行实践，我们发现我们的困难随着学校的发展而增加。我只能假设，在一所以人智学为基础的大学里，问题会更严重。但是，既然这样的大学只是一个非常抽象的理想，我只能假设。这一直是我直接处理

生活中设定的任务的方式，这也是为什么我可以只谈论直到十二年级的教育，这一教育很快就要开始了。属于朦胧未来的事物不应占用人们在生活中的太多时间，因为它只会减损手头的实际任务。

我们只能说问题会大幅度增加，显然会有两种困难。如果我们开办一所大学，我们的考试成绩就不会被认为是适当的资格，这意味着成功的候选人不能在生活中担任专业职位。他们不可能成为医生、律师等，他们现在的习惯形式仍然是重要的职业。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某些艰难的事实不能缓解这种焦虑，那么另一方就会想到真正可怕的前景；因为，在我们年轻朋友所作的值得称赞的努力的基础上，实际上成立了一个协会，其明确目标是根据华德福教学法的原则，努力创建这样一个学院。没有必要对这种努力的潜在后果感到彻底恐慌的唯一原因是，该协会所需的资金肯定不会达到任何人都会认真考虑推进该项目的令人眼花缭乱的高度。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努力是完全值得称道的，但就目前而言，它仍然超出了实用性的范围。真正的担忧只有在，例如，一位美国百万富翁突然提供建设、装备和教职员这样的学院所需的数百万美元时才会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整个华德福学校的教职员成为新学院的教师。但那样就不会有华德福学校了！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相信实际的事实比任何抽象的论点都重要得多。在承认教育，包括大学教育，以人的真正知识为基础的理念，是一种深远的理想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坚定地支持我们理想的人的圈子是极小的。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对这一工作的每一步都感到如此高兴的原因，通过你们对这一课程的欢迎访问，这可能会获得更大的动力。同时，一个人绝不能忽视所有必须发生的事情，这样华德福的理想才能建立在真正牢固和健全的基础之上。这一点需要在本课程的范围内提及，因为它是根据华德福学校的章程制定的。

明天，在最后的讲座中，我想告诉你更多关于华德福学校的章程——关于它是如何运作的，关于教师和学生之间应该有什么关系，以及学生之间和教师之间的相互关系。此外，我想谈一谈，以我们的思维方式，处理考试和学校报告的适当方法是什么，以便它们反映人类的知识。

GA306_瑞士教师课程 第8次讲座 节奏系统 优律诗美 全人的教育 1923年4月22日 多纳赫

【内容梗概】根据课程中提出的原则管理一所学校。必须平等地考虑身体、灵魂和精神。教育的卫生和治疗方面。三个主要系统的交织和相互作用：神经和感官，节奏系统，营养和运动。第一个七年期间的儿童疾病。**第二个七年时期是最健康的，因为节奏系统辐射到孩子的整个有机体，而节奏系统永远不会厌倦。**学院会议是学校的命脉。学校的医生。如何对待各种性情。整个学校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必须反映整个学校的精神。主要课程中的间歇期。语文课。体操和优律诗美。整个人类有机体面向音乐的力量。华德福教育是全人类的教育。

为了结束，可以说，在过去几天里，我们只能在人智学研究的基础上粗略地概述有关教育的内容，我今天想补充一些内容，作为这些想法如何付诸实施的例子，关于华德福学校是如何运作的。从这种教育的精神中必须清楚地看到的是，对与人体、灵魂和精神有关的一切都给予平等的考虑。如果实际教学是按特征进行的，因此，它将同时成为儿童生活中的一种卫生保健，必要时甚至是一种治疗。

要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能够正确地看待孩子的处境。在这里，我们必须理解的是，我们所说的关于孩子发育的一切，从出生到牙齿的改变，最主要的表现在神经系统的活动中。每个有机系统自然延伸到整个人体，但每个系统同时也局限于物理有机体的一个特定部分。因此，神经系统主要是在头部组织起来的。但是当谈到人类的三大有机系统——神经系统、节律系统和代谢——运动系统——我们并不意味着它们仅限于头部、胸部和代谢肢体系统，因为这将是完全不准确的。将人类组织划分为三个不同的空间区域是不可能的。只能说，这三个系统相互渗透，在任何地方都是相互作用和交织在一起的。

然而，神经传感系统主要集中在头部的区域中。节律性的系统，包括人体中的节律性的一切，主要是在胸部器官、呼吸和血液循环器官中组织的。**在这里，人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

事实，即所有的东西都会使消化的节奏———最终是睡眠和觉醒的节奏———也属于节律性的系统，只要消化，睡眠和醒来都是以人体为基础的。实际的化学——生理消化过程与构成人体运动系统的一切因素密切相关。至于运动本身，一方面是营养和消化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是实际的身体运动。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虽然这三个系统在儿童幼年时期自然相互作用，直到牙齿发生变化，但参与儿童成长和营养过程的形成性和延展性成形力主要从头部、感官中心和神经系统向下工作。因此，如果一个年幼的孩子生病，这种疾病主要是由于神经感觉系统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年幼的孩子在第二次牙列之前就特别容易患上来自内心的疾病——那些被称为儿童疾病的疾病。

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即那些通过儿童模仿的冲动而影响到儿童的影响，对这种儿童疾病的脆弱性产生了非常强大的影响，在当前物质主义的环境下，医学界普遍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在许多情况下，成年人突然爆发愤怒，当幼儿目睹时，可对麻疹的发作负责。我指的不是精神病患者的精神变态爆发，而是一种不那么暴力的脾气，这种脾气在人们中很常见。随之而来的震惊以及它在道德和精神上的影响，肯定会被视为导致麻疹的一个因素。此外，所有这些对孩子起作用的影响都会像后遗症一样一直持续到将近 9 岁。如果老师在学校很生气（例如，一个孩子不小心洒了点墨水，老师的反应是：“如果你再这样做，我就把整个墨水倒在你头上！”）或者“我会把它扔到你的头上！”，那么当这对孩子的身体健康产生非常有害的影响时，我们就不应该感到惊讶了。当然，我选择了一个相当激烈的例子，但这类事情在课堂上很容易发生。

教师的内心不诚实对孩子也有非常有害的影响，即使是在他们第二次牙列之后。谎言可以采取许多不同的伪装，如不真诚或虚伪的虔诚，或建立一个道德准则的给到儿童，成年人不会想到适用于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不真实的元素编织和生活在所说的话中，以及在孩子面前展现出来的东西。一个成年人可能对此完全置若罔闻，但孩子们会通过老师的手势接受它。通过神经感觉系统，不诚实和虚伪对儿童消化道的有机结构，特别是对胆囊的发育有着极其强大的影响，而胆囊的发育对孩子的其他部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有的教学互动都必须渗透到这种强烈的意识中，即精神、灵魂和身体是如何不断地相

互交织和相互影响的，尽管教师们没有必要一直谈论它。由于人类的有机体，从头部向下，在最初的几年里是如此活跃——也就是说，来自神经感觉系统的极性——而且由于异常条件可以轻易地超越头部区域的所谓正常条件，儿童在这个年龄就特别容易受到儿童期疾病的影响。

牙齿的变化和青春期之间的岁月，奇怪的是(然而，符合人类有机体的本性)是孩子最健康的年份，尽管对人类发展有洞察力的人并不感到奇怪。这是因为这个年龄的孩子的整个有机结构是从节奏系统辐射出来的。这个系统本身从来不会感到疲倦或过度刺激。这些年中出现的疾病症状是由于外部环境造成的，尽管这一说法当然不能过于严格，而且只限于实际生活情况。在这个特定的年龄，当节奏感系统起着如此主导作用的时候，受疾病影响的孩子在外部生活中受到了不适当的对待，不管是哪种方式。

当青春期被抛之脑后，疾病的发生就会从内部——也就是代谢——运动系统向外辐射。这是生命中的一段时间，当年轻人接触到疾病的原因时，就会产生内在的原因。由于实际课的教学方法对学生的身体健康起着很大的作用，我们必须始终允许一定的身心卫生，就像翅膀一样，用我们的教育思想和方法来进行。这必须是我们在课堂上所做的一切的一部分，尤其是在童年的第二阶段。

这里可以显示某些细节。例如，让我们以一个性格忧郁的孩子为例。如果你给那个孩子糖——当然，适当的数量——你会发现糖对一个主要乐观的孩子有着完全不同的影响。在忧郁的孩子中，糖会对肝脏活动产生抑制作用。这种逐渐减少的肝脏活动，在辐射到整个存在的孩子，有效地抑制了身体方面的忧郁倾向。这是一个有用的权宜之计，但我们必须理解它。使用它作为一种帮助并不意味着否定灵魂和精神，因为任何知道精神在所有身体或物质过程中工作的人——就像人智学所揭示的——不会把糖摄入增加对肝脏活动的影响仅仅看作是身体上的东西，而是灵魂和精神通过物理手段所产生的作用。((当然，结果总是取决于正确的剂量。)对于一个多血质的孩子来说，通过拒绝给糖来刺激肝脏活动是有益的。

这是一个例子，说明关于身体、灵魂和精神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作用的知识如何能够大大有利于人类的三个系统。它肯定允许人们说，与人们经常持有的观点相反，华德福教学法(产生于精神基础)肯定不会忽视教育的身体的方面。另一方面，你会发现，其他形式的教育，

执意按照固定而抽象的规则发展儿童的身体部分，实际上对它的作用是最小的，因为他们的追随者没有意识到，一个孩子的每一个灵魂和精神上的骚动都对他或她的身体性质有直接影响。

正因为如此，我觉得有必要在华德福学校开学前开设一个研讨会课程，让那些被选为第一批教师的人受益。这门课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在新教育学实际开始之前，将灵魂、身体和精神共同工作的基本和全面的思想纳入新的教育学；因为在十九和二十世纪，这方面的知识已逐渐丧失——比一般人所认识到的要多。

在华德福学校成立后的几年里，还开设了较短的补充课程。不用说，任何认真考虑在华德福教育中发挥积极作用的人都必须本着这些课程的精神生活。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如果一个人想以一种生活的方式来对待某一主题，细节就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它们总是可以从精神的背景出发来处理。然后，这些细节也将以正确的视角出现。你可能已经看到了，通过华德福老师的讲座，比如巴瓦莱博士赫尔曼·冯·巴瓦莱(1898——1973年)斯图加特华德福学校数学和物理教师。还有博士冯海德布兰德，[卡罗琳·冯海德布兰德(1866——1938)班主任在华德福学校。]如何尝试让生活在这一教育中的精神融入到各种学科的教学中去。当人类结构被理解为一个包含所有灵性实体的人类结构时，类似于生命血液的东西将贯穿于课程中。当然，在这方面，今天可以说的大部分将是简短和肤浅的。

我昨天提到，一个团结的教师队伍，就像整个学校有机体的灵魂和精神一样，是管理华德福学校的绝对基础。根据其教学冲动之一，重要的不是对教师在会议期间所表达的意见进行统计收集，而是应根据教学的实际经验，共同发展一种活生生的和个性化的心理学。我想举个例子。

在我们学校，男孩和女孩坐在一起。当我们开始的时候，华德福学校有一百多名学生。但我们的人数增长如此之快，以至于去年我们有七百名学生，这就需要开设平行班，特别是在学校的低年级。现在我们发现，在一些班级中，女孩多于男孩，而在另一些班级，男孩更多。男孩和女孩的数量或多或少，即使是在极少数的班级。在每个班级坚持人数相等，不仅是迂腐的，而且是行不通的。首先，新来的学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第二，这样的计划并不代表现实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做法是使教育冲动成为可能，不管是外部的教育冲

动还是教育冲动。

尽管如此，我们很快发现，一个女孩占大多数的班级，除了外部环境之外，与男孩多的班级，呈现出非常不同的心理图景——也就是说，除了最明显的情况。这类人的心理特征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不可捉摸的因素。然而，在我们的会议上共同努力时，提供了在这方面进行富有成果的研究的机会。很快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分享这些共同感兴趣的问题极大地促进了学校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灵魂化的有机体。

让我们想象一个人说：“我只想想那些对我以后生活有用的想法。我不想让任何东西进入我的灵魂，对以后的生活没有直接的价值，因为这将是不经济的。”这样的人会成为生活中一个骇人听闻的人物！首先，因为这样的人不会有任何梦想——事实上，永远不会梦想。当然，倾向于这个方向的人可能会简单地回答：“梦是不重要的。没有它们，人可以做得很好，因为它们在生活中真的没有任何意义。”诚然，对于那些只接受外部现实的人来说，梦没有什么后果。但是，如果梦中有比幻想更多的东西呢？当然，那些相信自己在每个梦中都能看到非常有意义和深刻预言性的东西的人，即使它仅仅是由他们的肝脏、膀胱或胃的活动引起的一—那些认为梦比清醒生活中的事件更重要的人—他们不会从他们的梦中得到任何好处。然而，如果一个人知道，在一个人的梦中，生命的力量被表达——即使只是模糊的——对呼吸、循环系统和神经性系统具有健康或疾病诱导作用的力量，那么你也知道，一半的人在这些梦中得到了反映，无论是在卫生方面，还是在病理意义上。此外，人们将认识到，完全不做梦就像通过某种形式的毒药破坏消化或循环。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人类看来，对于外部生活来说，许多看似没有必要的东西，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就像我们看待外部自然的方式一样。只要把无穷无尽的鲱鱼卵，分布在海洋上，和实际出生的鲱鱼的数量进行比较，你就可以很容易地指责大自然是巨大的浪费。然而，这只能是那些不知道死鲱鱼卵对生长中的鲱鱼有什么强大的精神影响的人的看法。一定数量的卵子必须死掉，这样一定数量的卵子才能茁壮成长。这些东西都是相互关联的。

如果我们现在把这种想法与学校作为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联系起来，我们就会遇到以下情况：在教师的教职员会议上，诸如男女比例等问题，以及许多其他问题，正在从心理和气候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作为共同研究灵魂和精神的一部分。我们不断努力，使人们对学校面临的心理和病理问题有新的认识。为了应付每一次突发事件，在学校的生活中，其他的东

西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在华德福学校有一些东西，那就是学校的医生。他是一名全职教职员，同时在学校任教各种班级。这使教师——只要他们积极参加所有会议，就可以讨论和处理病理和治疗问题，以及特别有天赋的儿童提出的问题。研究问题不仅是为了个别案例的利益——或多或少是统计上的——而且这些问题深入研究的。这样，就可以从每一个个案中学到很多东西，即使它似乎并不总是立即有用的。

一个人可以将这种情况与那些接受了这样或那样的东西的人进行比较，并宣称它在生活中没有任何用处。然而，生活可能证明并非如此。同样，无论老师在这些会议上做了什么，创造了一种活生生的心理学，一种活生生的生理，等等，都会继续产生影响，通常是在非常意想不到的地方。想象一下，比方说，你用孩子的胆量的精神功能——原谅这个表达，但这是完全有道理的——通过这项研究，你学会了找到一条进入这种思维的道路。如果你现在突然被叫去处理一个孩子的鼻子，你实际上会与新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即使你可能会想，“如果现在我不得不处理鼻子问题，了解关于胆量的知识有什么好处呢？”一旦你找到了一个切入点，你就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和任务。

从这个意义上讲，教师必须成为整个学校有机体的精神和灵魂。只有这样，每个老师才能以正确的态度和正确的心灵状态进入课堂。同时，我们还必须记住，在这些问题上，可以找到强烈的宗教因素。没有必要不断地把主的名字印在嘴唇上，也不必一直呼求基督的名。你最好遵守这命令：“你不可徒然取主神的名。”然而，这是有可能渗透到一个人的整个生命与一个基本的宗教冲动，强烈的基督教冲动。某些古老的经验，不再为现代人所知，然后开始在一个人的灵魂中激荡，这些经历深深植根于人类的进化，以及人类的基督教发展。例如，在灵魂深处寻求适当刺激以寻找适当形式的教育学（特别是在这些病理生理学领域）的教师将很好地使自己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来自圣路加福音的启发。（对现代人来说，这样的说法听起来一定很奇怪。）另一方面，那些希望在学生中灌输生活所必需的理想主义的教师，可以通过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圣约翰的福音，找到灵感的源泉。如果老师不想让他们的学生成长为懦夫，而是成为那种能以旺盛的精力完成生活任务的人，他们应该在圣马克的福音中寻找灵感。而那些热衷于教育年轻人成长为有洞察力的成年人，而不是那些用无知的眼睛经历生活的人，可能会在圣马太福音中找到必要的激励。这些品质，在古代，被认为生活在不同的福音书中。如果我们的同时代的人读到，在过去的年代里，圣路加福音被认为是一种医学意义上的治愈元素，他们就什么也做不了。另一方面，如果他们作为真正的教师进入生活，

他们将重新开始理解这些事情。

这是一个人可以谈论这些事情的方式之一。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谈论它们是最可能的，无论是宗教还是基督教。例如，研讨会课程的主要主题很可能是人类的四种性情——即精神、身体和精神性质的胆汁、忧郁、多血质和粘液质的脾气。首先，我们会描述这四种性情，然后讨论如何在课堂上对待它们。例如，如果一个人把胆小的孩子放在教室的一个角落里，这样就给班上的其他人带来了一定的宽慰，因为老师不需要不断地管教他们，这就产生了一种有益的效果。胆汁质的孩子们情不自禁地互相推搡和殴打。如果他们现在突然发现自己在接受的一端，这本身就产生了彻底的教学效果，因为那些推搡、鞭策他人进行报复的人正以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被“塑造”。如果把粘液质的孩子放在一起，让他们“冷漠化”，这也有很多好的教学效果。然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以适当的机智来完成。我们必须知道如何处理每宗个案的情况。你会发现在第一次培训课程的出版版本中，对孩子们各种性情的详细处理，该课程提供给了华德福学校的老师。[见脚注第 171 页。另见 1909 年的讲座，“四个气质”，载于鲁道夫·施泰纳，“日常生活中的入学”，“人类出版社”，纽约哈德森，1995 年。]

从精神的角度来看，我所说的四本福音书，从根本上讲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它引导一个人进入相同的生命的元素。今天，人们普遍认为，要想学到东西，就必须把相关的要素整齐地放在一起。但这一程序不会导致基本原则，因为它们必须在实际生活中处理。例如，一个人无法理解人类的胆囊或肝脏系统，除非一个人也了解人的头部，因为消化道中的每个器官在大脑中都有一个互补的器官。一个人对肝脏一无所知，除非他也知道肝脏在大脑中的相关功能。同样，一个人对从福音书中流入人类灵魂的巨大灵感没有一种内在的理解，除非你也能将这些转化为在地球上的人类个性中所铭刻的性格和气质的方式。活生生地去理解这个世界和用死的概念去理解它是非常不一样的。

这也将在有助于人们认识到，如果孩子们是在这里所讲的教育中长大的，那么我们就能让一些东西在他们身上成长，超过他们童年的日子，这将继续影响他们的一生，因为当你变老时，你必须做些什么呢？不了解人性的人无法评估某些只有在童年时期才能植入的冲动对生命有多重要。在那幼小的时候，这些冲动仍然有可能被浸入孩子的柔软和柔韧的有机体中，仍然对音乐形成的力量非常开放。在后来的几年里，有机体变得更难了，不一定是生理上的，但无论如何，趋向于精神——身体硬化。然而，一个人通过教养和教育所吸

收的东西并没有变老。无论一个人多老，一个人的内心仍然被赋予了一个人从第十岁到第十五岁时所拥有的同样年轻的元素。一个人的内心总是携带着青春的元素，但它必须保持柔软和灵活的程度，以至于现在的大脑——也许已经被秃头所覆盖——可以像以前的软脑一样使用它。然而，如果一个人的教育没有帮助这一进程，结果就是代沟，这种差距现在经常出现，被认为是无法弥合的。

有时人们说的话实际上与实际发生的情况相反。例如，人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评论：“今天的年轻人不了解老年人，因为老年人不再知道如何与年轻人在一起。”但这不是事实。真正发生的是，年轻一代希望老一代能够恰当地使用已经变老的身体的组织。通过这种方式，年轻人认识到老年人中与他们自己的状况不同的东西，这是他们尚未拥有的东西。这就是导致对老人的自然尊重的品质。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必须教育年轻人，使他们懂得如何适当地变老。我们这个时代的弊病是，随着年轻人的成长，他们在老一辈人中不认识那些已经适当老龄化的人。相反，他们看到的只是孩子气的人，他们与年轻一代的发展水平相同。这是因为老人教育不足，不能善用身体组织，仍然是幼稚的。“过度成长的孩子”这个词的选择是非常巧妙的，因为它意味着这些人在一生中失去了掌握整个有机体的能力。（德语中的意思是 kindskopf，字面意思是“孩子的头”——译者）

他们只能和头部一起工作，这正是儿童或年轻人想要做的事情。因此，年轻人回答说，“我们为什么要从他们那里学习呢？他们不比我们更远；他们和我们一样幼稚。”关键不在于老年缺乏青春，而在于老年仍然落后，太幼稚了，这就造成了今天的困难。你看，表达的方式，有时是用最善意的方式来选择的，这就意味着他们想要表达的是相反的。[见 Rudolf Steiner"精神科学学校青年，1924年3月9日(《精神科学学校章程》，大不列颠，1964年)，其中包括：

但是，今天的青年在老年男女身上看不到任何不同于其自身的人性，但值得效仿。因为现在的老年人并不是真正的“老”。他们已经接受了许多事情的内容，并且可以谈论这些。但他们的知识还没有成熟。他们已经变老了，但在灵魂上，他们没有跟上前进的岁月。他们说话的方式和他们年轻时说话的方式一样，都是从年纪较大的大脑里说出来的。年轻人感受到了这个事实。与长辈在一起时，他们看不出成熟；他们在年老的身体里看到自己年轻的灵

魂状态，就转身离开，因为这对他们来说似乎不真实。

在教育重新站稳脚跟之前，必须正确地看待这些事情。这一点在今天已变得非常必要。请原谅这种有点过激的说法，但在我们的理智的时代，教育确实被颠倒了。

因此，华德福教学法的特征之一就是要认识到，重要的不是外在因素。教师是否从四福音书的不同品质中汲取实质来滋养学生的灵魂，还是利用斯图加特教师关于这四种气质的培训课程来做到这一点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在那里发展起来的精神。由于这些东西在今天经常被认为是肤浅的，很容易发生的事情是，当有人被告知四种性情的治疗可以在斯图加特的基本课程中进行研究时，也可以咨询稍后的课程，在那里人们可以找到一些关于老师对四部福音书的态度的东西。这样一个人的反应很可能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应该学习以后的课程。”用不同的来源接触不同的学科当然是一件好事。但也有另一种方式来看待它——也就是说，人们可能会发现一个共同的信息贯穿这两门课程，在不同的时间在两个不同的地方给出，即使在外表上，主题可能会出现很大的不同。在不同的讲座课程中发现的这种内在的对应关系可能是不舒服的，因为它们的各个点是相互联系的，而不是适应更传统的因果模式。

因此，在一年前在歌德馆这里给出的教育课程（有些英国朋友在场），由斯泰芬先生（阿尔伯特·斯泰芬（1884—1963），瑞士诗人、小说家、剧作家，从1907年开始，他是鲁道夫·斯坦纳的主要学生。）可以与我在本课程中对您介绍的内容进行比较。你会发现，基本上，这两个课程的实质内容与例如头部和胃相同，每个都形成一个有机体的一部分。也许不舒服的是，由于不同的主题相互支持，人们不能说：我读过并理解了第一门课；因为后一门课应该带着同样的信息，所以我也没有必要去研究它。然而，事实是，如果一门课程已经学习了这两门课程，那么前面的一门课就会被更深入地理解，因为每一门课程都会照亮另一门课程。甚至可以说，一个人只有在消化了一门后来的教师课程之后，才能充分理解早期的课程，因为这些相互作用。数学是建立在纯粹的因果序列之上的，因此，在不了解后续阶段的情况下，理解早期阶段是可能的。但是，当谈到以生活方式教学时，它的主题受到相互联系的影响，因此在较早的日期所给予的内容可能会得到后来提出的进一步的阐明。

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它是生命精神的一部分，必须渗透到华德福的教学方式中。

一个人必须有希望从各个方面了解它的善意，而你绝不能满足于理解它的一个特定方面。作为一名华德福教师，一个人必须意识到不断扩大和深化自己的知识的必要性，而不是对自己的成就感到满意，甚至认为自己非常聪明。如果一个人生活在华德福的教学方式中，这种错觉很快就会被克服！对于一个真正的华德福老师来说，从这个活动中产生的一切都必须充满真实的心灵力量。它必须产生于正确的自信，这种自信建立在对上帝的信任之上。当意识到内在的神圣力量时，你将被一个不断流动的生命之泉所滋养，从时间到记忆之外流动，并且与你在外部可能或没有学到的东西有很大的不同。这仅仅是自信来源于外在成就的开始。一个是在适当的地方，当自信导致对神的工作有信心时，当它使人意识到话语的力量时：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自信也变成了自我谦虚，因为一个人意识到，基督的神圣力量反映在你灵魂中的任何东西上。这种精神必须贯穿整个学校。

如果它不存在，学校就会像一种自然的有机体，它的生命正在被抽出来，或者正在慢慢地被窒息。这是最重要的精神，如果它是活的，它将产生热情，无论是教职员还是学校的领导。这样，我们就可以相信，在整个学校里，一定会有一种客观的精神，这与教师个人精神的总和是不一样的。然而，这只能在教职员的生活中逐步培养。

由于以这种方式工作，在华德福学校出现了一些我们称之为“板块时段”或“主要课程”的东西。这些主要的课程——比普通的课程要长得多，因为这些课程允许深入学习——不会分散孩子们的注意力，因为经常会因为太多的科目变化而发生这种情况。例如，学生通常在上午 8: 45 到 8: 45 上地理课，然后在上午 8: 45 至 9: 30 上一个完全不同的科目，如拉丁语。这之后可能又是数学，或其他一些课程。另一方面，主要课程的整段时间被安排在上午的前半部分，每天教授相同的课程大约三到四个星期(取决于课程的类型)。例如，在一个主要的课程期间，地理可能会被学习三到四个星期——不是严格的，也不是用沉重的方法，而是以一种更放松，但完全严肃的方式。当同一主题在下列术语中再次被讨论时，它将在前一个区块期间所给出的内容的基础上再接再厉。这样，一年内所涵盖的主题是以整段时间讲授，而不是每周定期上课。毫无疑问，这种方法对教师的负担比传统的课程表安排要大，因为这样冗长的地理课对孩子们来说很容易变得枯燥乏味。这是通过教师对学科的更深层次的投入来解决的，这样他们就能胜任他们自由选择的任务。

上午休息后，这是孩子们必不可少的，主要课程之后通常是语言课，或其他科目，而不是在主要的课期。我们的学生一进入华德福学校一年级，就向他们介绍两种外语。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教他们法语和英语——目的不在于扩大他们的外部视野，而在于丰富他们的灵魂生活。

你可以从昨天说的话中了解到，身体运动——最主要的练习是优律诗美和体操——决不是被认为不那么重要，而是被处理，以便在整个课程中发挥适当的作用。同样，从一年级开始，所有的课程都会根据不同的年龄和阶段被音乐元素渗透。

我已经指出(不幸的是，不可避免的简短)，我们的学生是如何被引导到艺术活动中去的——唱歌、音乐制作、模特等等。培育这些活动是绝对必要的。只要和孩子们一起练习，人们就会意识到，在这些年轻的岁月里，从牙齿的改变到第九和第十二岁，到青春期，他们的整个生命都在音乐上得到正确的引导意味着什么。对音乐元素的适当介绍对于人类克服任何障碍是至关重要的，这些障碍阻碍了人在以后的生活中，一种充满勇气的意志的健康发展。音乐力量通过尽可能平稳地让神经波动在气流中活跃，从而影响到人类的有机体。反过来，呼吸流反过来作用于神经系统的功能。然后呼吸的节奏进入血液循环的节奏，而血液循环反过来又作用于睡眠和清醒的节奏。这一洞察力，通过人智学的研究，对音乐力量如何在人类的结构中创造性地工作，是生活中最奇妙的事情之一。

人们学会认识到，我们有一种极其敏感和精致的乐器，它从脊髓的整个系统从神经中放射出来。我们还学会了如何看到这个微妙的乐器如何干涸和变硬，因此，在内在，如果音乐教学和普通音乐教育不能与这一美妙的精密乐器和谐地工作，人类就不能再适当地培养勇气的素质。真正微妙而独特的乐器是通过神经和感官的各器官与其功能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另一方面，人类的运动功能与消化节律以及睡眠和清醒的节律密切相关。

人的上半身想要影响下半部分。通过引导孩子的整个有机体进入音乐领域，我们加强了外部声音(在音乐课期间来自钢琴，或从孩子的歌唱声音)与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的融合，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神圣的创造计划。这是一件崇高的事情，因为在每一堂音乐课中，神圣的精神和来自尘世的东西之间都有一次交汇，在孩子的身体里升起，就像它一样。在整个人类地球进化的过程中，天地真正相遇于音乐文化的每一个成就中，我们应该永远意识到这一点。

这种意识，再加上教师们的知识，使他们在把天的天才和大地的天才结合在一起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他们有了面对课堂所需的热情。同样的热情也体现在教师的教职会上，音乐教师可以在那里激励艺术教师等等。在这里，你可以清楚地看到精神在华德福教育的各个方面是多么的重要。

举另一个例子：不久前，在我们的一次教师会议上，我们真正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学生的精神、灵魂和身体方面的问题。关于体操和优律诗美之间关系的这种洞察力(这对于如何讲授这些课程非常重要)是在前几天的一次老师会议上真正完成的。当然，我们会继续研究。但是，这就是教师会议是如何变得像血液，必须流经学校作为一个活的有机体。只要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其他的一切都会就位。

老师们也会知道什么时候上课去散步或郊游是合适的，体操的角色会在学生的生活中找到一个自然而合适的位置，不管他们在哪所学校上学。关于这句话，疑虑和焦虑将会消失：在华德福学校所做的一切可能都是非常好的，但他们忽略了那里的体育活动。诚然，我们还不可能做任何需要做的事情，因为华德福学校不得不从一个小小的起点开始发展。只有克服巨大的障碍和外部困难，才有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但是，当以灵性的洞察力来处理事情时，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关系的整个问题就会得到妥善的处理。

可以用下面的比喻：就像没有必要学习手臂各种大小的肌肉(根据动力学、静力学、活力学等的规律)，这样我们就可以举起它，所以也没有必要知道每件必须做的事情的每一个细节只要我们能够从转变成教师正确态度的精神中接近和提出教训——只要我们能够恰当地渗透到我们所有任务和职责的本质。

我只能给你简单而肤浅的概述的基本原则和冲动，产生于人智学研究，根据这些华德福学校的功能。因此，我们已经走到了这门课的尽头——主要是因为你们的其他承诺。

在这一点上，我想再一次表达我在一次讨论中已经说过的话：如果一个人全心全意地生活在一起，有着让教育成为全人类进化的祝福的理想，那么在会见来自不同地方的老师时，我们会充满深深的感激之情；因为你们来到这门课程是为了获得关于从人智学研究中产生的教学方法的信息，我试图把这些信息摆在你们面前。除了这一点是否得到了一个或另一个参

与者或多或少的同情，我想表达我深深的感激和内心的满足，即一群灵魂再次有可能感知到什么是打算在生命中最不同的分支上工作，什么是通过人智学来促进生活的一般意义。两个想法将留在你身边，特别是那些处理这门课程的组织和实际安排的人：感恩的快乐记忆，以及我刚才表达的内心满足的快乐记忆。这些思想越强烈地内在形成——基于这种感激和满足的工作思想——就会产生更多的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这种教学方式可能会成功，造福全人类。

这样的希望将加强对这种教导方式的关爱，对那些已经有意愿用他们所有的人性献身于它的人来说。

还应该说，可能给你一些实际经验的可能不仅仅是教师，因为华德福在座的各位作为来访者当然也同样给予了他们一些经验。通过允许我们见证我们的生活也开始在其他灵魂中生活，你们已经点燃了爱的光芒，这是必要的，也是自然的，只是会产生真正的热情。我们可能希望，由于感激和内心的满足，希望和爱在这一过程中，良好的果实可能成熟，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必要的兴趣，我们是内在的积极，足以维持它们。

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朋友们，这就是我想要倾注到我的告别中的东西，它不是正式的或抽象的，而是非常具体的，在这个过程中，感恩成为坚实的基础，内心的满足成为温暖的源泉，希望将从这里散发出来，带来勇气和力量。愿那些愿意成为全人类教育方式的人的爱变成光明，照亮那些认为关心全人类的教育是他们的责任的人！

在这个意义上，我必须结束这一进程，我愿向你致以最热烈的告别问候。问：是否有可能在其他国家，例如在捷克斯洛伐克实施华德福教学方式？鲁道夫·施泰纳：原则上，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引入华德福教育，因为它完全建立在教育学的基础上。这是华德福教育学与其他教育运动的显著区别。正如你所知，今天有些人认为，如果要给学生适当的教育，就必须送他们去乡村学校，因为他们认为城市环境不适合儿童的教育。还有一些人认为，只有寄宿学校才能为子女提供适当的教育条件，还有一些人坚持认为，只有家庭生活才能为儿童提供适当的背景。所有这些都在华德福教育中失去了真正的重要性。我不想争论这些不同的态度（从某种观点来看，每一种态度都可能有其理由），但由于华德福教育完全侧重于教学方面，所以它可以适应任何外部条件，无论是城市学校、乡村学校还是其他什么。它不是为了满足

特定的外部条件而设计的，而是完全基于对不断增长的人类的观察和洞察。这意味着华德福教学法可以在每所学校实施。

会否容许这种情况发生，负责教育、制订课程等的当局会否同意采取这样的步骤，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华德福教学法在世界任何地方被应用，即使是明天，但真正的问题是，是否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这个问题只能从地方政府的各种政策来回答。这就是人们所能说的一切。